

此系  
陌  
紅  
塵



66

I246.33

383

慈水馮玉奇著

紫陌紅塵

一九四七出版



3 2168 6482 1

上海廣藝書局印行

長篇社會言情小說

紫陌紅塵 目次

- 一 錯認知音一睚辛酸淚……………一
- 二 誤毆癡兒冤枉無處訴……………二〇
- 三 因憐生愛病榻話纏綿……………四五
- 四 顧此失彼醋海起微波……………六六
- 五 持鎗欲尋仇險闖人命案……………八三
- 六 誤會是香巢潑婦遭奇辱……………九六
- 七 誰都不愛看破情場奔四海……………一一六
- 八 卿偏薄命願與事違留遺憾……………一三二

長篇社會  
言情小說 **紫陌紅塵**（清歌豔舞續集）

馮玉奇新著

一 錯認知音一睚辛酸淚

世界上無論什麼事情，不管是國與國之間，或是人與人之間，差不多沒有不自私自利的。爲了發展自己國家的強盛，因此有了野心的企圖，侵略的政策，毫無理由的去攻打人家，以致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弄成了遍地焦土，血染山河。在表面上好像人爲萬物之靈，原是個最有智慧的動物；但按諸實際，每一個壯士，都由父母提攜捧負而漸漸由童年長至成人；其間化費了少心血和精神。但到了戰場上，二十多年的心血和精神，就在這一霎那間，讓炮火的爆炸，不要說屍骨，連四肢也都成爲灰塵的了。所以仔細的想來，越是聰明的國家，反轉來說，越是愚笨得可憐。我們不說別的，單看眼前的日本，這似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更進一層說，自己人和自己人互相殘殺，互相爭鬭，爲了幾個人爭權奪利，而犧牲了千千萬萬的熱血健兒；這真是污辱了「人爲萬物之靈」的一句話了。

清歌豔舞裏的鴻文珠，顧元洪，李英龍，張得標，以及秦鍾等這幾個人，他們鉤心鬥角的互相利用互相欺騙，歸根結蒂的一句話，大家何嘗不是爲了自私自利呢？只因爲有了自私自利的心，往往在行動上會幹出冒險的事情。他們在被一種利害有關的衝動之下，根本已失去了理智，他們決

不考慮到對方假使被自己弄得難以活命；那麼自己會不會受法律的制裁？而犯罪入獄。所以張得標在白雲公寓鴻文珠的家裏和李英龍發生衝突，竟然不顧一切的把一隻花瓶向李英龍兜頭的擲了過去。當時文珠姊妹兩人，一見這個情形，覺得這一下子擲過去，實在很有生命危險。所以心中一急，不約而同的竭聲地叫喊起來。幸虧英龍是個眼快手快的人，他竟有本領把花瓶接住了，而且反向張得標身上還擲過去。張得標雖然也躲避得快，不過到底是冷不防之間的回手，所以花瓶就落在他的肩胛上。張得標肩胛一斜，啊呀了一聲，痛得幾乎搖搖欲倒。但就在這時候，李英龍還並不放鬆的搶步上前，就是兜胸的一拳，因為他本來是一個運動健將的出身，這一拳當然也有幾分力量。不要說張得標肩胛上已經有了傷痛，就是他沒有受到花瓶的擊傷，也難免是站腳不住的。所以得標仰天跌倒，竟是爬也爬不起來。在這個情形之下，李英龍好像是打落水狗，張得標倒著實挨了他幾拳。文珠一看不對，遂上前狠命的把英龍拉開，口裏還連說你瘋了嗎？你瘋了嗎？就在文珠拉開英龍的當兒，張得標方才勉強掙扎爬起，口中喊着好小子！還怒目切齒的神氣。戴指罵道：

「他媽的！你這狗忘八蛋！你敢動手打人嗎？好！好！好！你有種氣，你不要走！老子不給你顏色看，不算是張得標！」

「哈哈！不中用的小賊！胆敢到我不英龍面前來撒野，那你真是在做亂夢。老子在這裏等着你，倒要看看你的顏色，究竟紅的還是綠的？」

「好！你要逃一逃，便是我的孫子王八蛋！」

「他媽的！你狗嘴裏還敢不清不爽的，老子要你命！」

李英龍聽他還要嘴裏向自己佔便宜，這就猛可的趕了上去，預備伸手去抓住他的意思。張得標已經領教過他的氣力，知道不是他的對手。好漢不吃眼前虧，於是也只好忍住了一肚皮怨氣，拔腳向外奔逃出去了。李英龍方才停步不追，冷冷的笑道：

「這種不要臉的東西，倒來跟我動手動腳，真是算他倒霉。我若手下不留一點情分，這小子就叫他來得去不得！」

「英龍！你還要自鳴得意，我瞧你是闖下大禍的了。」

文珠雖然是驚魂稍定，但她却怨恨地白了他一眼，蹙了眉尖兒，憂愁地說。李英龍整理了一下衣服，却毫不介意的神氣。還是驕氣滿面的說道：

「我闖什麼大禍？並不是我誇一聲口，不要說我打打這種流氓似的張得標，就是打幾個再要比張得標狠一點人物，也決不放在我李英龍的心上。」

「你不要以為張得標是個好惹的人，他在上海也是一個有畸形勢力的人。要不如他沒有一些小手勢的話，他也不會吃這一碗飯了！」

文珠見他還是一味的逞強，這就又向他低低的告訴，是叫他不要過分輕視人家的意思。李英龍不再說話，一屁股坐到沙發上去，點了煙捲，連連猛吸，却表示心中兀是那股子氣憤的意思。愛玉拍了拍胸口，低低的說道：

「剛才張得標把花瓶向李先生腦門飛擲過來，他這一下子手段真也太辣一點。我在旁邊瞧

了，真是急出了一身冷汗，那可不是玩兒的事情。假使李先生沒有這一手接住的工夫，今天李先生不完了，也得上醫院裏去睡幾天呢！所以張得標這種人，也只配碰到李先生那麼辣手辣脚的人，才叫他受一點兒教訓。」

「在這個年頭兒就根本不能以禮相待，強權是公理，誰要是太老實，誰就得讓人家欺侮，而且世界上永遠沒有對弱者表示同情的人。剛才我若老實一些的話，不是被這小子就得一頓痛打嗎？」

李英龍很贊成愛玉這幾句話，因為在她芳心之中至少還有些庇護自己的意思。所以在她粉臉上還了一聲感謝的目光，低低的回答。文珠忽然把手接住了額角，身子大有搖搖欲倒的神氣。愛玉連忙上前去扶住了她，急急的問道：

「姊姊！你怎麼啦？」

「我頭又暈起來，我簡直眼睛也有點昏黑，好像要暈倒的樣子了。」

「姊姊！你還是躺下來休養一回吧！哦！我想起了，你從早晨到現在還沒有吃過什麼東西，我瞧你還是吃些兒麵吧！」

「也好，我此刻口裏清水都貯滿了，也許真的想吃一些兒東西了。」

文珠倚靠在床欄上，點了點頭回答。愛玉遂匆匆的到廚下去了，英龍望了文珠一眼，似乎有點憐惜的意思。低低的說道：

「你裝生病是爲了不肯上戲院，那麼東西只管可以照舊的吃呀！幹嗎真的餓起來？餓壞了

身子，那可怎麼辦呢？」

「哼！餓壞了身子又有什麼希奇？在你只有好稱心啦！我死了，你不是可以另外去勾搭別人嗎？再也不會有什麼人來纏住你了。」

文珠因為自己吃不下東西，正是爲了他一去而不返的緣故。此刻還聽他這樣的說法，一時心眼兒上也不知是悲是喜？只覺得一股子辛酸觸鼻，眼淚便撲簌簌的落下來了。女人的眼淚，那是感動男子的心底唯一的法寶。所以李英龍看了心頭也有些兒難過。忍不住站起身子來，走到床沿邊坐下。低低的說道：

「文珠！你這又何苦呢？不要含血噴人來冤枉我，我除了你之外，還有什麼人夠得我資格去相愛呢？因爲我是一個窮小子，比不了人家住洋房，坐汽車，多麼闊綽，多麼的威风，想到與其是將來感到失敗的痛苦，倒不如早些分手來得爽快。其實我的心頭，又何嘗不痛如刀割呢！」

「哼！你還拿這些話來挖苦我嗎？我假使存心要去做人家姨太太的話，我還會把我的身子交到你的手裏去嗎？你以爲我和顧元洪要好，你心中就覺得難過。但是你不知道我不敷衍他，我沒有這許多進益，所以他是我的財路，我沒有他給我錢，你又怎能化得這樣的舒服？所以我完全是利用他，才和他親熱。難道你連這一點意思都不明白？不肯原諒我，鬧着氣兒就這麼的一跑，你叫我心中多麼的難受。自從你賭氣走後，我就弄得失魂落魄的樣子，那裏有好好兒的吃過一頓飯呢？」

一 借認知音一 雁辛酸淚



文珠無限哀怨地瞅住了他，絮絮地傾吐着她所受的委曲。說到末了，眼皮兒一紅，無論你怎麼能幹精明的女人？結果還是免不了哭泣流淚。李英龍聽她這一篇話之後，方才有些懊悔起來。覺得文珠對待自己確實要算有情義的了，在她敷衍着別人家，實在也是不得已的苦衷，我何苦一定要疑心她呢？這就伸手去抹她頰上的淚水，此刻倒又顯出極度溫文的神情，低低的說道：

「原來你不吃東西，還是爲了我的緣故。這樣說來，實在是我不應該了。其實我是怕你被別人家搶奪了去，所以我心中很生氣。按諸實際，也無非是爲了愛你過分的緣故。文珠！姓顧的也不是一個好東西！雖然你是爲了要利用他而和他敷衍。但是他在你身上把錢化得多了，假使一點兒不得代價，他豈肯表示甘心情願呢？那麼在他們詭計多端，卑劣手段之下，你難免要逃不出他的羅網之外。到那時候，你叫我心痛得還能夠在這世界上做人了嗎？」

「這是你一種多餘的考慮，我老早跟你說過，我要嫁人，也決不會去嫁一個蠢豬那麼的東西！我向你一再的聲明，你難道還不肯相信我嗎？」

「現在我承認自己錯了，那是我太糊塗太會吃醋了。文珠！我相信你，你假使不會拋掉我，我也專一的愛上你。文珠！我們和好如初吧！那麼你現在總可以安安心心的吃東西了。」

「唉！世界上女子總是癡心的多，那一個男子有良心呢？」

李英龍這幾句話聽到文珠的耳朵裏，一顆芳心，才感到一點暖意的安慰。不過她表面上還顯

出那樣哀怨的神情，秋波恨恨的白了他一眼，却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李英龍在她這哀怨的表情的找到了一種媚人的風韻，他把兩手按住文珠的肩胛，向她含情脈脈地凝望了一眼，終於忍耐不住的環抱了她的脖子，緊緊地接了一個長吻。他沒有別的可以博得文珠的歡心，只有這一工是他的特長。女人所以愛他的緣故，也就是爲了他肯曲意地能使女人感到心花怒放而已。兩人正在熱烈地吮吻的時候，愛玉齊巧拿了一碗麵匆匆的從外面走進來。當她發現了姊姊和英龍這一幕神秘的鏡頭，使她那一顆處女的芳心會像小鹿般地亂撞起來。兩頰也會熱辣辣地發燒，浮上了嬌艷的桃瓣。雖然是一隻腳已經跨門而入，但後面這一隻腳却再也跨不進來了。她在愕住了一回後，到底想出一個辦法來。用了神秘的口吻，咳了一聲。叫道：

「喔唷！喔唷！燙死了！燙死了！」

「啊！妹妹！你不會叫梅真拿進來嗎？」

文珠一聽這兩聽喔唷，慌忙把英龍恨恨的推開，紅了臉兒，低低的回答。英龍也覺得有些兒不好意思，遂站起身子，自管走到窗口旁邊去了。愛玉神秘地瞟了姊姊一眼，變味的一笑。低低的說道：

「幸虧是我拿着進來，要如梅真拿進來，可更不得了。姊姊！你快嚐嚐這碗麵的味兒，不知鹹淡好不好？」

「鹹淡倒正好，就是糊了一點。」

「也許還有些兒甜味的感覺是不是？」

一 歸認知音一昨辛酸淚

愛玉這句話顯然有些兒頑皮的作用，文珠起初倒是一怔，但轉念一想，方才理會過來。這就緋紅了臉頰，秋波在她嬌憨的粉臉上逗了一瞥白眼，也忍不住赧赧然地笑起來。遂一面吃麵，一面向李英龍說道：

「英龍！我看你此刻還是到外面去避一避吧！」

「爲什麼？」

「因爲你打了張得標，看他是決不肯饒放你的。萬一他真的帶了打手來找你翻本，我瞧你豈不是要吃他的苦頭了嗎？所以我勸你還是趕快的走了，免得發生麻煩！」

「怕什麼？我李英龍就怕他的話，我也不在上海待下去了。你叫我避一避他，我倒偏偏要等他到來，大家較量較量。看他顏色好，還是我手段強？」

李英龍却是相當的好勝，他拍了拍胸部，却毫無畏懼的回答。文珠心中不免有些兒怨恨的意見，正欲再向他勸告的時候，忽然電話鈴又響了起來。愛玉便連忙去接聽，哦了一聲。說道：

「是的，在家，……因爲有些兒頭痛，……沒有上台，……晚上嗎？說不定，要問他自己，好！好！……」

「妹妹！是誰？」

「是顧元洪來的電話，他說有話跟你談談。」

「真討厭！」

文珠一聽又是顧元洪來的電話，因爲看到英龍的面色好像又浮上了不悅的神氣，於是立刻裝

做憎恨的樣子。一面怨恨地回答，一面只好放下筷子來接過電話聽筒。湊在耳邊，說道：

「喂！是顧先生嗎？……沒有什麼大病……謝謝你，哦！你到戲院裏去過嗎？張老闆碰着了沒有？……沒有嗎？哦！晚上怕不能上戲，因為我需要休養一個時期。什麼？你……這張報上的消息也看到了嗎？你不相信？……哼！其實我也不怕他們跟我難過。哦！這真是謝謝你，要你爲我太費心了，我真對不起你，你此刻在什麼地方？在蘿蘭咖啡室嗎？也好，我在一個鐘點之內進到，回頭見！」

文珠放下聽筒的時候，回頭見英龍的臉兒有些像憤怒的神色，把他手中的烟蒂恨恨的在地上擲，不住地冷笑。這就連忙說道：

「英龍！你知道顧元洪叫我到蘿蘭咖啡室作什麼去的？」

「問我？這就未免太奇怪了！」

英龍聽她這樣問，益發感到酸溜溜的不受用，遂冷笑了一聲，把手指了指自己鼻子，却把身子別了轉去。文珠忍不住又好氣又好笑，遂恨恨的白了他一眼。說道：

「我瞧你事情沒有弄清楚之前，別拿這種態度來對付我。因爲顧元洪也看到這報上的消息了，他心中代我很不平，遂約了報館記者，預備和我在蘿蘭咖啡室內見見面，拉拉場，明天給我在報上更正此項消息。我想他也許不會背後捉弄我，既然是他發了稿子，爲什麼又代我拉場呢？我是爲了你的名譽關係，所以答應他去一次的，你心中幹麼又要這麼的不受用呢？」

「哦！原來是爲了這一件事情，他媽的！這小賊的詭計太好了！但，他只能騙騙你，可是却瞞不了我呀！文珠！我勸你想清楚一點，別上他的大當！」

李英龍聽她這樣告訴，遂哦了一聲，回過身子來。他用了精細的思慮，在沉吟了一回子後，方才對文珠說出了這幾句話。文珠聽了，倒有些茫無頭緒的樣子。怔怔地問道：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倒有些兒不大明白。」

「這有什麼不明白的？頭道你還要一味的把他當作好人看待嗎？老實的告訴你，他這一種手段，就是破壞了人家再充當好人。大凡一個善用計謀的人，他明明殺了人，反要裝出對被殺的人是如何憐憫？是如何可惜？而且還要痛罵這指使的人，沒有人道沒有良心，好讓人家不會疑心這件事情就是他幹的，其實他本身就是一個兇犯。誰知道你這一點都想不到，那你真是一個大傻瓜！」

「唔！你這話倒也有一點道理，……不過，我和你的事情，他就根本沒有知道，……他如何會打聽得這樣詳細呢？」

「唉！你不要以爲他是一個糊塗人，……再說，張得標在那天就見我從你的臥房裏奔出來。他們既然是一隻襪統裏的人，我們的事，難道還會不洩漏給姓顧的知道嗎？我就肯定這個消息是他玩的把戲，聽不聽由你，去不去由你，反正我決不會對你有一絲一毫的勉強！」

文珠那種將信將疑的神情，李英龍心頭感到更加的不快樂。憤憤地說完了這幾句話，他便轉

身預備要走的樣子。文珠這才連忙說道：

「不錯！不錯！他完全對我是賣一點交情，討一點好的意思。不過我已經答應了他，當然不能失信。妹妹！你代我到蘿蘭咖啡館去一次吧！」

「代你去一趟是沒有關係，回頭他要問你為什麼自己不去？叫我怎麼的回答？」

「你說我頭暈得很厲害，實在爬不起身，那不是完了嗎？他要問你別的什麼話，你看情形回答，要如他不懷好意的話，你什麼都可以推說不知道。」

文珠聽愛玉這樣說，遂想了一回，對她低低的關照。愛玉點頭說好，遂披上了一件大衣，方才匆匆的走了。這裏英龍方才把面色轉緩和了一點，但他還竭力的帶着進讒的口吻。說道：

「文珠！並非我對顧元洪有所妬忌，他的存心，總而言之，是非常陰險，就是你要嫁給他，也只不過是一個小老婆的資格。再說，他的年齡是這麼的大。你們成了夫婦之後，在另一種的生活上是否能使你感到愉快和滿足？這恐怕還是一個問題。所以我覺得你應該為你的終身幸福作打算，千萬不要再三的考慮才是。」

「你這話也說得太奇怪了，我並沒有說要嫁給他呀！我用不到什麼再三再四的考慮，我已經願意嫁給你，難道你還信不過我嗎？」

李英龍聽她這樣說，一時倒反而怔怔地愣住了。他又在煙盒子內取了煙捲，燄火吸煙，在室內來回的踱步，好像在考慮深思的樣子。文珠啼哩呼嚕的吃完了麵，向他說聲對不起！遞條手巾來。英龍遂在面湯檯上拿給了她，文珠抿了一下嘴兒，放在床邊的夜壺箱子上。望了他一眼，有

些生氣的表情。冷笑著道：

「爲什麼不回答我？難道你又覺得有什麼困難的問題嗎？」

「並不是這個意思，我想你要馬上的嫁給我，在種種的情形之下，的確是相當的困難，所以我的意思，你只管在舞台上再過兩年生活，我總隨時可以在旁邊服侍你。好在嫁人這兩個字無非是一個形式和名義，只要我們現在已經時常的享受了夫婦的權利，那你不是已經可說嫁給我了嗎？總而言之，我要積蓄一點錢，創辦一點有出路的事業，那時候我們再實行結婚的儀式，不是也不算遲嗎？」

文珠聽他這樣說，也燃了一支烟捲，想了一回，遂連連的點頭。秋波含了怨恨的目光，運了他一瞥，嘆了口氣說道：

「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你無非是怕我受不了苦，以爲我嫁給了你，將來又會發生家庭中的麻煩和苦痛。其實我決不是一個只貪享樂的女子，只要你是真心的愛我，常言道，夫妻恩愛，討飯應該。英龍！我是這麼的決定了，你到底預備怎麼樣呢？假使你要三心兩意的話，那你明明是存心丟我！」

「這個！……：你可不必冤枉我，我得能侍候在你的身邊，唯恐我沒有福氣，怎麼還會丟你？」

李英龍見她說完了末一句，大有盈盈淚下的樣子。這就連忙搖搖頭兒，向她急急的解釋。正在這個時候，忽聽梅真在外面叫道：

「郭小姐！你這時候怎麼會來的呀？」

「我演完兩個節目，下面沒有戲了。因為聽說你大小姐有病請假，所以來望望她的。」

隨了郭素珍這幾句話，門帘掀處，她的人兒已經走了進來。素珍見房中除了文珠，還有一個西服少年，一時覺得很不好意思，在房門口倒是愣住了。文珠先含笑叫道：

「素珍！怎麼啦？戲院裏已散場了嗎？」

「不！我下場很早，所以來看看你，你好一點了嗎？」

「謝謝你，我好一點了，請坐罷！」

郭素珍這才笑盈盈的坐到她床邊去，很親熱地去摸她的手。一面把俏眼兒。向英龍身上打量了一回。一面附了文珠的耳朵，低低的問道：

「文姊！這位就是李英龍嗎？」

「是的……哦！我來給你們介紹，英龍！這位是我們團內最溫和美麗的小妹妹郭素珍小姐。這位就是李英龍先生了。」

經文珠這麼的一介紹之後，素珍不得不欠了身子，和英龍互相點點頭，表示招呼的意思。李英龍似乎感到有些侷促不安的樣子，忽然看了看手腕上的手錶。便呀了一聲，說道：

「已經三點五十分了，該死！該死！我還沒有上跑馬廳裏去過呢！我不能奉陪了。郭小姐，你多坐一回兒走，我先告辭了。」

「慢着，英龍！」



「你還有什麼話跟我說嗎？我想過幾天大家再考慮考慮吧！」

李英龍聽文珠叫住了自己，這就不得不回過身子來。望着她粉臉，使了一個眼色，低低的回答。文珠也許明白他是爲了素珍在旁邊的緣故，這就很坦白的說道：

「英龍！我以為爲這件事情原沒有什麼考慮的必要了，這是我要好的小姊妹，沒有什麼，你可以不用避什麼嫌疑的。要說的話只管說，你別三心兩意，我是決定了主意。你不要害得我一切事情都弄好了，倒找不到你的人了。」

「時候不早，我要趕着賽馬去。這件事情太困難了，我們還是慢慢兒的再商量商量，比較妥當。」

「你說的所謂困難是指點什麼而言？我問你，賽馬要緊？還是解決這個問題要緊呢？我爲了你，情願不上戲，難道你就不能爲我犧牲一點嗎？我覺得你真是太自私了。」

文珠聽他用這種敷衍的語氣來對付自己，一時倒不覺生氣起來。遂板住了面孔，逗給了他一個白眼，恨恨的說。李英龍微紅了臉兒，咬唔了一回後。方才說道：

「並不是這麼的說，我家中還有父母兄弟，賽馬是我的職業，我比不了你，有人會給你錢用。要如我失了業，家中怎麼生活呢？所以我得幹正經去不可！……」

「什麼？什麼？你這是什麼屁話？難道我們這件事倒不正經嗎？好！好！你說這些話，明明是想要氣死我。」

文珠漲紅了臉兒，她氣得倒豎柳眉，幾乎有些發抖的樣子。李英龍的心中也有他的痛苦，但

這個痛苦是很不容易向文珠傾吐的。所以呆住了一回，方才說道：

「我覺得你還派愛玉去赴姓顧的約會，可見你對他還未忘情。所以我的意思，你要嫁給我，這也是一種表皮文章。金錢有很大的魔力，即使我們結了婚，將來就恐怕也會到分裂的地步。所以我認爲結婚這兩個字，倒還是不談的好。」

「好！好！你還要向我這麼的說，你真是一隻不懂情義的狗！」

「我就承認是隻狗，你就嫁給人去吧！」

李英龍不甘受辱的模樣，他冷笑了一聲，匆匆地又要向外走的神氣。文珠在素珍的跟前，覺得英龍對待自己那種倔強無禮的態度，這叫自己實在有些兒感到難堪。她氣得要哭出來，但她又不肯表示懦弱，遂竭力忍耐着悲哀的發展，鼓足了勇氣。說道：

「英龍！你給我站住！」

「鴻大小姐！你還有什麼吩咐？」

「你這話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以爲是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文珠見他毫不在意的樣子，可知他對自己也決無什麼誠意的愛情，心中這一憤怒，不禁把手猛可在夜壺箱上一擊，把吃完的那隻空麵碗震落到地上，乒乓的一聲，便敲得粉碎了。她眼睜睜的瞅住了英龍，咬牙切齒的喝道：

「英龍！你不要以爲我除了你就沒有人可嫁，你敢跟我擊掌，看我們誰拗得過誰？」

「哼！這擊什麼掌呢？我知道你是一個大紅而特紅的女藝人，要想娶你為妻的歌舞迷，何止萬千？我知道你有許多的人可以嫁，本來你把我就當作你一件玩物看待罷了！哼！哼！」

英龍見她說完了這幾句話，還伸過手來，預備跟自己擊掌的意思。這就哼哼地一陣子冷笑，一面說，一面便頭也不回的向外奔出去了。在文珠的心中，好像有千萬枚的針在刺一般地疼痛。她做夢也想不到英龍對自己忽爾又會變得這樣兇蠻起來，這好像給予自己一個致命打擊。她只覺一陣子眼花昏黑，捧住了頭兒，整個身子便向床上倒下去了。坐在旁邊的素珍，一見文珠氣得昏厥過去，這就急得連忙把她扶起，連連的搖撼着身子。叫道：

「文姊！文姊！你怎麼啦？你怎麼啦？你快不要這個樣子呀！」

「郭小姐！我大小姐怎麼啦？」

「梅真！你快弄盃開水來，大小姐和李先生吵起來，她氣得昏過去了！」

經素珍這一陣子叫喊，早已驚動了房外的梅真。當她聽了素珍的告訴，遂慌忙倒上一盃開水，交給素珍。兩人手忙腳亂的，好容易把文珠灌醒過來。文珠望了望素珍，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流下淚來。說道：

「我……我……早知道他是一個這樣沒有心肝的東西！我何必把這一分心意去對待他呢？」

「唉！我枉為長了這一雙亮晶晶的眼珠，我竟看錯人了！」

「文珠！你不要傷心呀！氣壞了身子，也犯不着哪！」

素珍見她淚下如雨，好像萬分灰心的樣子。遂拿手帕給她拭淚，一面低低的安慰她說。這裏梅真把地下碎碗片打掃清潔，又給她擰了一把手巾。文珠擦過了臉，向素珍望了一眼。很感慨的說道：

「世界上的女子，任她心腸什麼的狠，也狠不過一般沒有情義的男子們。珍珠！你的年紀還輕，我勸告你，你假使要避免煩惱和痛苦，那我勸你千萬不要跟任何一個男子去發生戀愛。因為戀愛的表皮好像是甜蜜的，而實際却是一杯苦澀的酒。唉！要清靜靜靜的不受氣，那總還是獨身的好。」

「文姊！你何必灰心到這個樣子呢？我以為世界上的男子，究竟良莠不齊，貧恩忘義的固然很多，但溫文多情的也不在少數。這是要自己用準確的目光，清楚的頭腦去鑑別的。所謂良禽擇木而棲這一句話。並不具我做小妹妹的老氣橫秋的來埋怨你，你一定要嫁給他，這你完全是在毀滅你自己的前途和終身幸福。因為他這種男子，並不是一個可靠的丈夫。所以他肯跟你鬧翻，這還是你的機會。姊姊！我勸你還是把他忘了吧！像你這樣才貌雙全的姑娘，難道會嫁不到比李英龍更好的丈夫嗎？」

文珠聽她這樣勸慰自己，在她話中，顯然對英龍的印象也是惡劣到十分，一時倒不免暗暗的奇怪起來。用了猜疑的目光，向她望了一眼，低低的問道：

「妹妹！你這話我覺得有些兒奇怪，你和英龍才只有今天見面，聽你說話的口氣，對他好像十二分的輕視，難道你早就知道他是一個沒有良心的男子嗎？」

「我今天在報上見到了你這個消息，我心裏就代你表示可惜，想文姊什麼男子都可以愛，爲什麼偏偏去愛上他呢？所以我此刻到這兒來，一半也就是爲了這件事而來的。」

文珠猜度她在這幾句話的下面，顯然是大有文章。心中暗想，莫非素珍在過去也會經上過他的當嗎？於是凝眸含聲的望了她一眼。低聲兒說道：

「素珍！怎麼啦？你……還是爽快快的告訴我吧！李英龍是不是也和你相愛過？」

「不！不！文姊！你怎麼會想到這個頭上去呢？」

「那麼到底是爲了什麼緣故？你才把他恨得這個樣子呢？」

素珍被她這麼的一猜，一時緋紅了兩頰，真有些兒難爲情起來。遂連連的否認，秋波還還給她一個嫵媚的嬌嘆。文珠真有些迫不及待的神氣，又向她毫不放鬆的追問。素珍才低低的說道：

「文珠姊姊！我和你平日像親姊妹一般的親熱，所以憑我所知道的，總不能不告訴你。否則，我對你好像有些不忠了。你不知道嗎？李英龍家中本來早有妻子的呀！」

「什麼？他本來早有妻子的？你這消息是從何得來的？」

這突如其來的消息，確實有些兒驚人，而且更有些兒刺心。文珠的粉臉兒轉變了顏色，她表示無限失望的神情，急急的問。素珍平靜了態度，一本正經的說道：

「這事情說起來話長，他不但已經有了妻子，而且連孩子也有兩三個了呢！外邊人都在說你，說你多少人不好嫁，爲什麼要嫁李英龍做小老婆呢？我心中也這樣想，一個女子嫁

人總有一個目的，該當貪圖他有錢，該當貪圖他還沒有老婆。現在李英龍這個人，不但已經有了女人，而且還是一個窮小子，你把清清白白的身體去奉送給他，這好比鮮花插在牛糞上，那不是太可惜了嗎？」

「素珍珠妹！你這話雖然有理，但我還不大明白，你如何知道他是已經有妻子兒女的人了？我想顧元洪追求得我狠厲害，說不定是他在外面放空氣，故意破壞我和英龍的感情。他可以達到目的，就恐怕是他的一種手段。」

文珠對於素珍的話還有些兒將信將疑，所以她還暗暗的猜測着回答。素珍笑了一笑，瞟了她一眼。低低的說道：

「文姊！你不相信顧元洪，難道連我說的也不相信嗎？他有老婆孩子，我並不是聽人家說的，而且我還親眼看見過他的老婆。……」

「哦！我明白了，那樣說起來，你和他老婆一定有些兒親戚關係了？」

「差一些兒，並不是親戚關係。我的姑媽是住在亞爾培路立賢坊十四號，李英龍的老婆，她的母家，也住在這個地方，而且和我姑媽住在一幢房子裏面。那天我在姑媽家中遊玩，齊巧她也帶了孩子回娘家來。姑媽告訴我，她的丈夫叫李英龍，是跑馬廳裏的騎師。聽說這位李太太很兇悍，對於男人管得非常的嚴緊。但妻子縱然管得牢，這個李英龍時常還在外面七搭八搭的鬧桃色事情，我聽過也就完了，但再也想不到你會和李英龍戀愛起來。要如我早知道了的話，那還不向你先急急的勸阻嗎？」

文珠聽她說出了這一大篇的話，心中方才完全的相信了。素珍和我無怨無仇，她自然不會故意的來離間我們的感情。那麼她所說的，當然完全是一種事實。她想到這裏，只覺得芳心中有些兒隱隱的作痛。兩眼貯滿了晶瑩瑩的眼淚，仰望着天花板，臉上浮現了一絲苦笑，深長地嘆了一口氣。若有所悟的說道：

「哦！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怪不得他和我交友到如今，從來沒有向我告訴過他的家住在哪裏？而且我一提起要和他結婚，他總是推三阻四的不答應，原來其中還有一個道理。

唉！我失眼了！我看錯人了！社會上的人心是多麼的險惡啊！」

「文珠！你明白了就好，幸虧他還搭些架子，現在覺悟了，到底還不算遲呀！」

素珍見她說完了這幾句話，眼淚從眼角旁像蛇行般地流了下來。在她那種慘痛的表情上看來，可見她內心的失望到那一種的程度？女子的心靈是軟弱的，素珍由不得激起了同情的悲哀，她紅了眼皮兒遂向她輕輕的安慰。文珠還說什麼好呢？因為是痛苦到了極點，她覺得胸口上鎮壓了一塊鉛質那麼笨重的東西，要不如痛痛快快的透一口氣，說不定因此會悶死的。她倒在床上，忍不住哇的一聲哭了。但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外面悄悄她又走進一個西服少年來了。

## 二 誤毆癡兒冤枉無處訴

文珠因為心中覺得太受一點兒委曲的緣故，所以倒在床上，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預備哭一場，來出出她胸口一股子怨氣。素珍正欲向她勸慰的當兒，忽見外面走進一個陌生男子

來。這就連忙把文珠的身體搖撼了兩下，連喊有客來了，文珠姊姊！你快不要哭了。文珠一聽有客來了，只好停止了哭泣，連忙收束淚痕。坐正了身子，用日向房門口望去。這一看，正是應着了不瞧猶可的一句話，使她心中由悲哀而感到憤怒起來。她猛可的站起身子，向他白了一眼。嬌叱道：

「什麼？你這姓秦的小子！胆敢私闖到我的閨房裏來了？我問你，你到底是人還是畜生？

難道連這一點禮貌都沒有嗎？」

「鴻大小姐！真對不起！請你不要發怒，我因為在外面已待了許多時候，因為沒有人來招呼我，忽然間，我又聽到了你的哭聲，我怕你被什麼人在欺侮了，所以心中一急，也忘記了禮貌，就衝進大小姐的閨房來，真是冒昧得很，還得請你原諒才好。」

原來這個少年不是別人，正是這個癡頭怪腦的秦鍾。他見文珠對自己聲色俱厲的責備，不但並無一點羞怒的樣子，而且還打躬作揖的顯出十分小心的態度，向她連聲的賠錯。素珍在旁邊瞧了這個情形，心中真是奇怪得了不得。說他們不認識吧！但文珠喊得出他姓秦的。說他們是相熟的吧！文珠為什麼一見面就對他這樣兇惡的態度呢？這不是叫人大奇怪了嗎？於是再也忍耐不住的向文珠低低的問道：

「文姊！他到底是誰呀？」

「我不認識這個人！他是流氓！喂！姓秦的！我關照你，你自己識相，給我快點兒的走！要不然，哼哼！莫怪我手段厲害，我叫警察來抓你，說你來搶我的東西！」



文珠一面回答素珍，一面把手向房門外一指，圓睜了眼睛，對秦鍾嚴厲地下最後的警告。但秦鍾並不因此而顯出慌張的神情，他還非常鎮靜的態度。說道：

「我以爲一個偉大的藝人，是不應該說謊的，我們明明在那天已經遇見過了，承蒙大小姐殷勤的招待我，而且我們還談了許多藝術上的話，你怎麼能說不認識我呢？你不認識我，你怎麼知道我是姓秦的呢？可不是？大小姐！你好像在跟我開玩笑了！」

「哼！我真沒想到天下就有這樣厚皮的人！你那天跟我來搗蛋，是被我趕出罵出去的！怎麼還說我招待你？虧你還有這張厚臉再來見我！那不是笑話嗎？」

文珠聽他這樣自說自話的，一時又好氣又好笑，便毫不客氣的去諷刺他。一面別轉身子，恨恨的坐到沙發上去，表示不願意再見他的意思。秦鍾却仍舊若無其事的神氣，說道：

「鴻大小姐！你的脾氣也太以古怪了，你知道我今天來是好意？還是壞意？你也應該弄一弄清楚，爲什麼我還沒有開一句口，你就拒人於千里之外呢？我真不懂得難道我滿身是長了刺，所以你一見了我，好像會把你眼睛都刺痛的樣子，這就叫我太明白了。」

「不管你是好意還是壞意？總而言之，我和你素不相識，你無緣無故的老是來纏繞我，你就是專門找人麻煩的流氓！我覺得你不但滿身都長了刺，而且……而且你說話都好像是一個沒有靈魂的瘋子！」

「大小姐！你要這麼的說，那你就錯看人了！……」

秦鍾這一句無心的話，却刺痛了文珠的芳心。她覺得自己一肚子的怨氣，正在沒處發洩，他

還用這些刺入心腑的話來譏笑自己，更叫自己痛憤得了不得。因此在沙發上又站起身子來，鐵青了粉臉，恨聲不絕的罵道：

「我看錯了人與你有什麼相干？要你來挖苦我！要你來諷刺我嗎？你這吃飽飯沒事做的奴才！你再不給我滾出去，可不要怪我向你動手了！」

「這又何苦呢？這又何苦呢？大小姐！我說完了這幾句話，你認爲真是不對的，再把我趕走也不遲呀！」

「不！不要！你再說得好聽一點，我也不要聽！」

「文姊！反正又化不了什麼？你就讓他說幾句也不要緊。看他倒是一個很斯文的人，諒他也不敢有什麼無禮的舉動吧！」

素珍見文珠怒氣冲冲的趕上去，真的預備動手要去打人家的神氣。這就把她拉住了，低低的勸告。文珠還是那麼氣憤的樣子，雖然是停步不前，但還恨恨的逗給他一個白眼。秦鍾却微微的一笑，他很安閉的在沙發上坐了下來。說道：

「我今天到來，一方面知道你已經是陷身於一種很危險的境遇。雖然你對我的印象是那樣的惡劣，那天用這種無禮的態度來侮辱我堂堂七尺之軀。不過我除了當時有一點痛恨你之外，我在回家的時候，我到底又忘記了。因爲我是一個崇拜你的人，寧可你殺死我，我却不能不對你有一點忠心。所以我在知道你已陷身於危險的境遇之後，我非來幫助你，拯救你不可。而同時一方面是因爲有一個十分癡心的人，將要爲你而犧牲他的性

命。在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的情形之下，我覺得你似乎也應該有所救他的必要。」

「啊！你這話可是真的嗎？」

文珠聽他絮絮地說了一大套，表情是那樣的逼真，完全顯出確有其事的樣子。一時她的芳心裏倒有些不勝驚訝起來，遂一改變她討厭的神情，望着他臉兒急急的追問。秦鍾的臉上一點兒笑容也沒有，他伸手指了指天，正經的說道：

「我此刻可以對天罰誓，如果我故意來跟你說謊，那我將來就會死無葬身之地！鴻大小姐！難道你還不相信嗎？」

「那麼，你就說罷！這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呢？」

秦鍾點了點頭，他正欲開口說話，忽然瞥見到旁邊還有一個姑娘坐着。於是又搓了搓手，向她望了一眼。微微的笑道：

「我還沒有請教過這位小姐貴姓？」

「她叫郭素珍，我們團裏的同事。」

「哦！郭小姐！」

秦鍾聽文珠代為介紹遂略為欠了身子，向她低低的招呼。素珍弄不明白這個姓秦的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物？不覺凝眸含顰的猜疑了一回。雖然是也向他點點頭兒，但却望着文珠發怔。文珠明白她是不懂其中奧妙的緣故，於是附了她的耳朵，低低的說了一陣。素珍聽了，才算明白了。不管他究竟是否流氓？還是歌舞迷？但其人也未免癡得太以令人可憐了。正在暗暗的發笑，

却見秦鍾回眸四顧，自言自語的說道：

「這間房子，好像比外面一間要大一點，……噯！郭小姐！你看這一間大？還是外面那一間大？」

「唔！……差不多！……差不多！」

郭素珍做夢也想不到他會向自己問出這兩句無聊的話來，一時倒不禁爲之愕然。但人家既然向自己這麼的搭訕，那似乎不能不理睬人家，所以有些發窘的樣子，說了兩句差不多。秦鍾聽了，却望了她一眼。接下去笑道：

「差不多嗎？但是，我覺得外面的空氣似乎比這兒要好一點，你說是不是？」

「喂！這就是你對我所要說的話嗎？那似乎太笑話一點了。你要在這兒討論這兩間房子的大小，我們吃飽飯沒有這麼空閒的工夫。對不起！還是請你走罷！」

文珠見他正經的不說，却又和素珍七搭八搭起來。一時又覺得非常的惱怒，遂站起身子，把手向門外一指，老實不客氣的又向他下逐客令了，秦鍾紅了臉兒，有些急起來的樣子，方才老實的说道：

「鴻小姐！你不知道我心中的意思，我是想請郭小姐到外面一間暫時換一換新鮮的空氣，那麼我們便可以詳細的談一談。」

「原來秦先生是要我到外面去坐一回的意思，那你爲什麼不明明白白的說呢？文珠姊姊！我走了，回頭再見罷！」

郭素珍方才明白了，遂站起身來，預備要走的模樣。文珠却將她一把拉住了，向她遞了一個眼色。表示十分不悅的神氣，冷笑道：

「你這人似乎太沒有禮貌了，你自己陌陌生生的闖進人家姑娘的闈房來，我不來趕你，你却要趕走我的好朋友起來。素珍！你不要走，他有什麼話只管大胆的說，爲什麼要鬼鬼祟祟，我先第一個瞧不入眼。姓秦的！我告訴你，我自信沒有什麼秘密和你可談，你有話只管說，有屁只管放！否則，對不起！還是請你早些兒走！」

「鴻大小姐！你不要發怒呀！這件事情的確是件秘密，要如被這位郭小姐傳揚開去，那可不是一件玩兒的事。」

「文珠姊姊！我看還是讓我走罷！」

「叫你不要走，你爲什麼偏不肯聽我的話呢？姓秦的！我可以担保郭小姐不會傳揚開去，你給我爽爽快快的說出來好了。否則，還是請你走比較好一點。因爲我並不需要聽你說話，所以叫你說，也無非是一種試驗性質，要如你有半句說得莫明其妙的話，那麼對不起！我可決不再寬恕你的了。」

文珠見素珍還是要走，便白了她一眼，大有怨恨的樣子。一面板起了臉兒，狠視着秦鍾，大有非常討厭神氣。秦鍾兩手搓了搓，覺得無可奈何，沈吟了一回，方才站起身子，把袋內一張報紙取出，交到文珠的手裏。低低的說道：

「鴻大小姐，你且先看了這段消息再說。」

「哦！我道是什麼秘密，原來你還是爲了報紙上這段消息而來的。我覺得你這人也未免代我太關心了！這是什麼人都知道了的事，還算是什麼秘密呢？我早已看過了，不用你再來跟我大驚小怪了！」

文珠被他小題大做的鬧了這許多時候，到此刻才算有個恍然大悟。一時真覺得又好氣又好笑，遂也不去接那報紙，這態度是令人感到多麼的難堪。換作了別人，無論如何的也站不下去。但天生癡呆的秦鍾，却還點點頭兒。說道：

「鴻大小姐！你既然已經看見過了，那就很好，我要請問你，這報紙上的消息到底對不對呢？」

「對又怎麼樣？不對又怎麼樣？我覺得你吃自己的飯，爲什麼要來管別人的閒事？這些話我沒有一定要告訴你的必要。」

文珠見她那種迂腐騰騰的樣子，心中益發生氣起來。她回身到茶几旁，取了煙捲，一面燃火，一面連連的猛吸，表示討厭到了極點的意思。秦鍾頓了一頓，方才又說道：

「因爲一般關懷你的人，大家都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有的說一定是謠言，有的說也許是事實。不過，在我心中想，那當然是謠言。因爲你是一個有地位的藝人，而且崇高可比一切偉大的人物，怎麼會去看上一個馬上英雄呢？這簡直是大侮辱了鴻大小姐！所以我是絕對的不相信，不過事情在沒有明白真相之前，這到底還是一個疑題。所以我覺得要解決這問題，除非來問你鴻小姐自己，這才有個水落石出的了！」

「我覺得你這人真有些兒神經病，……是事實也不用你管，是謠言也不用你來管的！」

秦鍾這名義捧而實際罵的話兒，句句刺痛了文珠的芳心，這叫文珠真弄得有些啼笑皆非起來。遂把香烟在地上恨恨的一丟，大有怒不可遏的樣子。秦鍾嘆了一口氣，好像十分感傷的神氣。說道：

「鴻大小姐！你以為這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但是我心中想起來，這件事實出入的關係太重大了。」

「什麼重大不重大？你簡直在胡說白道！」

「不！不！我一些兒也沒有胡說白道。唉！這報紙上的消息，倘然果真是對的，那實在是太危險一點了！」

「有怎麼危險？」

文珠見他黯然神傷，低首長嘆的表情，一時倒也弄得狐疑起來。遂望着他又急急的問，她那顆芳心不由自主的會跳個不停。秦鍾的臉上還是浮現了淒涼的神情，低低的說道：

「鴻大小姐！你如果真的跟李英龍這麼親密，另外有一個人真要為你犧牲性命了！我想，你假使見死不救的話，那在你的良心問題上，似乎真也有點說不過去。」

「另外一個人？這是指點那個而說的？」

「這一個人哪！說起來真也可憐，他為你可以說是費盡心計，作了不少深謀遠慮。他情願貢獻他的一切，甚至他的生命，來供你的驅使，做你的奴隸！你假使木然無知的事負了

他這一片心，那麼他只有毀滅他的前途，犧牲他的生命，讓社會上多發生了一件悲慘的事情！」

文珠聽他說得那麼的認真，好像他也去代替那個人而感到同情的悲哀。一時芳心中倒也猝然跳動起來，微蹙了眉尖兒。低低的問道：

「秦先生！你說的到底是那個人呢？快些兒告訴我吧！」

「啊！我真感謝你，居然也能夠叫我一聲秦先生了。因為我從進門之後，我只聽你叫着姓秦的，現在我有資格可以讓鴻小姐來叫一聲秦先生，那我是多麼的光榮呢！」

「看你這人真有點癡頭怪腦的！你到底告訴不告訴呢？」

秦鍾滿面含笑，向她深深的一鞠躬，那種欣慰的態度，瞧在文珠的眼睛裏，真覺得有些兒有趣。但表面上還綑住了粉臉，好像討厭地逗了他一瞥輕視的目光，急急的追問。秦鍾方才又有些失望的樣子，太息說道：

「天地間有這麼一個癡情的人，對你這麼用心，對你如此鍾情，鴻小姐！你難道真的一點兒也沒有知道嗎？」

「我也許有些兒知道，但我還不能十分的肯定，你且先說出來，看和我心中猜想的那個合不合？」

文珠點了點頭，她此刻的語氣比較溫和了一點。芳心中暗想，他說的這個人當然是顧元洪了，因為他已經對我求過兩次的婚，我都沒有答應他。他此刻聽到我和英龍已發生了密切關係的



消息，怎麼不要使他感到失戀的痛苦呢？文珠只管呆想，但秦鍾的臉上已有喜色，他揚了眉兒。笑嘻嘻的說道：

「鴻大小姐！原來你的心中也有些知道這一個爲你而癡心的人嗎？那好極了！我想從你嘴裏說出來，一定比我說更要夠味兒一點。鴻大小姐！好在這裏沒有什麼外人，郭小姐既然你要好的姊妹，那可以更不必有所顧忌了。而且……而且你也不用怕什麼難爲情，你說出來不要緊，你心中想的到底是什麼人呢？」

「我想，你一定是跟那個人來向我作說客的！莫非來探聽我的口氣嗎？」

「也許是的，但……也不一定。你先說出這個人來，看對不對？」

秦鍾這時的心中是存了多麼濃厚的希望，他全身每個細胞都覺得緊張。一顆心兒的跳躍，幾乎要從口腔內跳出來。他覺得在文珠的話中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所以他彷彿是一個罪犯在法庭上候判一樣的迫切和驚慌。兩眼呆呆地盯住了文珠的粉臉，希望她能夠說出一個自己理想中的兒來。但事實上使他是感到極度的失望，因爲文珠很快的說道：

「這個人除了顧元洪，還有誰？」

「啊！什麼？顧元洪？誰是顧元洪？難道……我……改了姓名嗎？」

秦鍾臉兒的笑容很快的收起了，而且浮現了慘白的顏色。他把兩手捧住了額角。自言自語的說出了這兩句好笑的話，他的身子幾乎搖搖欲倒的神氣。文珠並沒有注意到他後面這一句話，她也十分奇怪的神氣。說道：

「你不認識他嗎？顧元洪就是和你第一次一同在這兒說話的那個人呀！」

「哦！你說就是這個蠢豬那麼的東西嗎？啊！我的天哪！我真沒有想到我已經跟你說得那麼的明白，你竟會木然無知的猜到我這一個不願提起的人底身上去！這……這是多麼悲哀的一件事呀！」

秦鍾好像是受到了一重致命打擊那麼的悲傷，他哭傷着臉兒，神情是那樣的慘淡，身子頹然地倒向沙發上去了。文珠蹙了眉尖兒，向他追問道：

「我真弄你不懂，那麼你說的是誰？」

「大小姐！這個人不是別人，實實在在的告訴你，那就是我秦鍾！」

「說來說去，說了大半天，原來還是你？哈哈！哈哈！」

文珠這才明白了，她再也忍熬不住的狂笑起來。連郭素珍在旁邊聽了，也忍不住掩口而笑。秦鍾紅了臉兒，悲傷的口吻。說道：

「鴻大小姐！請你不要笑我，我知道你一定要說我自不量力，似乎在發瘋，似乎在做夢。不錯，我自己也知道，我的用情好像太盲目了一點。但我的理智已壓制不住情感的爆發，我覺得你好像是我前途的一盞明燈。我沒有了你，我的眼前完全會呈現着一片黑暗，我的生命好像是沒有了寄託。雖然在上次，你對我那種兇惡的態度，我也感到了一點羞辱的憤怒。但……我覺得這是你故意的來試試我，看我到底有沒有愛你的存心！因為這是一個女子對一個愛人應該有這一種試驗的舉動，那麼我們將來結婚之後，妳若對

我有發怒的時候，我也必須竭力的忍耐着，任你這麼的打我罵我，我決不敢哼一聲不是；那時候你就可以明瞭我確實是一個最理想最溫和的丈夫了。鴻小姐！你……應該知道我已經爲你渴想得快要成個沙漠之中找不到一點水喝那廝可憐的旅人了；假使你再不發一點慈悲心，把你手中的甘露來向我身上洒一點的話，我恐怕是只有死，……只有死了！……」

秦鍾說到後面的時候，聲音漸漸地低沈，有氣無力的樣子。他頹然的神精，兩眼裏有着晶瑩瑩的淚水，好像賴在這裏，真的預備一死的神氣。文珠和素珍互相地望了一眼，各人的心中並沒有一點兒憐憫和同情的感覺，她們心中反而覺得十分的有趣，大家忍不住會心微笑起來。文珠白了他一眼，有點被他纏繞得連自己也有點糊塗起來了。遂恨恨的說道：

「我從十五歲學習歌舞到現在，從來也沒有碰到過像你這種莫明其妙的人！素珍！你瞧我在做夢？還是活見鬼？」

「這真是在活見鬼！秦先生！我勸你還是好好兒的回去吧！就是你因崇拜文珠的藝術而愛上了她，但求愛的方式，也決不是這麼的簡單。」

「哦！郭小姐！這是請你要原諒我，因爲我從來沒有跟女人求愛過，對於鴻大小姐實在還是破題兒第一遭。所以我是個門外漢，並不十分知道。郭小姐既然這麼的說，那我要懇求你，求你可憐可憐我，究竟用那一種方式？向鴻大小姐去求愛。你若能告訴了我，那你真不啻是我的救命恩人，我除了給你供個長生牌位兒之外，我的心中是永永遠遠不會

忘記你的大恩了！」

秦鍾聽素珍這麼的說，他好像立刻又得到了新生的希望，歡喜得從沙發上猛可的跳起來。一面向素珍深深的鞠躬，一面苦苦地懇求。素珍弄得愣住了，她覺得這種有神經質的人兒，實在不容易應付。所以把身子躲避到窗口旁去，索性給他一個不理睬。文珠似乎對他的癡態，也有一點憐憫起來。她想到一個學校裏正在求學的大學生，假使個個都爲我而瘋狂起來，那我還不是成了一個世界上的害人精了嗎？這就平靜了態度，用了很正經的口吻，預備勸醒他說道：

「秦先生！承蒙你這樣的崇拜我，敬愛我，我除了愧不敢當之外，實在覺得有點兒傷心。……」

「這就奇怪了，有人肯敬愛你，崇拜你，那還有什麼可傷心？照理是應該感到十二分的歡喜和得意啊！」

「你別忙呀！我下面的話還沒有說完哪！想你是個大學生，……」

「不敢，不敢，鴻大小姐！好像我並沒有跟你告訴過，你怎麼知道呢？」

「是妹妹對我說的，但是……我還並不十分相信……我是只當你一個專門向人找麻煩的流氓！一個大學生，那裏會有這麼空閒的工夫！拋棄了學業，來跟人家一個爲着生活而無法在舞台上歌唱的女子來搗蛋呢？」

「不！不！鴻大小姐！你不要誤會，這根本不是向你搗蛋。我要對你有一絲一毫惡意的話，我沒有好的結果，我一定在馬路上和汽車香面孔！」

「我知道你也許是沒有什麼惡意，同時我也姑且把你當作一個大學生看待。但……我覺得你儂然真的是一個大學生。那你這舉動似乎更荒唐更不應當一點。要知道一個求學時代的青年，最犯忌的是談情說愛。否則，就會荒廢學業。假使你因了追求我而忘記你應有的用功的本分，使你將來不學無術，弄得一無成就，做了一個社會上的寄生蟲，那豈不是我的罪惡嗎？我再比方那麼說一句，幸虧在最近期內，我還只有遇到像你這麼的一個人，萬一來了十個百個像你一樣癡頭怪腦的人兒，叫我怎麼的應付？叫我怎麼的分身？所以你完全是片面的相思，這是最無聊的人才會這個樣子。我覺得你是一個有作爲的青年，難道你願意承認是個無聊的廢物嗎？」

文珠對他說出了這一大篇的話來，在她已經是盡了九牛二虎之氣力了。但秦鍾聽了，却並不肯承認自己是個這樣無聊的廢物。還是一本正經的說道：

「鴻大小姐！這個你倒可以放心，我決不因追求你而荒廢了自己的學業。不過人家的癡無非在表面而已，也許在上海這個社會上對於真心崇拜你的人，恐怕就只有我一個人吧！我似乎也有點奇怪，像我這麼一個學士地位的人物，難道還及不上一個跑馬廳裏的騎師嗎？鴻大小姐！我勸你還得三思而行才好！」

「這似乎用不到你來嘍嘍多舌！愛情是決沒有分什麼尊卑的。你越是說我愛錯了人，我越要去愛上了他，我這人就偏有這一點子古怪脾氣。」

文珠見勸他不醒，一時只好又用了強硬的態度去對付他了。秦鍾在全部失望之餘，似乎還想

有個最後的挽回，他用了一種巧妙的論調。說道：

「本來，我們之間，原沒有一點兒感情可言，怎麼能夠談到愛情上去呢？但是，我總覺得只要你肯恨我，那麼你也會肯有愛我的日子。你想不理睬我，那就可以有接近我的一天。因為愛到極點，就會變成恨的。」

「照你這麼說起來，我所以恨你，討厭你，倒還是爲了我愛到你極點的緣故了。哈哈！哈哈！那真叫我笑痛肚子了。算了罷！我們談話，就此爲止，你要再跟我說下去，我就馬上要暈倒了，也算我倒霉，費了這麼多的精神，來和你談此莫明其妙一無價值的話。我現在不要聽了，請你給我快點兒走罷！」

文珠忍不住又哈哈地大笑了一陣，她再也忍不住的又向秦鍾下逐客令了，素珍也覺得這種人太有趣了，遂望了文珠一眼。笑道：

「要如吃飽了飯沒有什麼事情做，常跟他談着解個悶兒倒也有趣，就只可惜我們沒有這麼空閒的工夫。」

「哼！要和他談話來解悶兒，那我情願去逗一隻吧兒狗來解悶有趣得多了！」

秦鍾聽她們這樣譏諷自己，一時又覺得太受一點兒侮辱了。他幾次要想把話發作出來，但結果還是沒有這麼的勇氣。就在這個當兒，忽見愛玉匆匆的從外面走進房來。見了秦鍾，倒是一怔。秦鍾正在感到難堪，沒有落場勢的時候，此刻見了愛玉，便向她很恭敬的鞠了一躬，還叫了一聲二小姐！聊以解去發窘的意思。愛玉笑道：

「你又來了？這回子當心你一雙皮鞋也擱到外面去吧！」

「咳！二小姐！你別取笑！」

秦鍾想起上次被文珠把呢帽當做皮球踢的情形，他覺得羞慚，而且又覺得惱恨，紅了臉兒，嘆了一口氣，却垂下頭來。文珠見妹妹手中還拿了一隻精緻的盒子，遂很奇怪的样子。望了她一眼，低低的問道：

「妹妹！這是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是顧元洪叫我帶來給你的。噢！素珍姊姊也在這兒嗎？」

「唔！我來了！已好一回兒了。我看這好像是隻首飾盒子，文珠姊姊！你倒打開來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

文珠聽素珍這樣說，遂伸手接過那隻首飾盒子，放在桌子上，一面把盒蓋打開。因為這時已經黃昏將近，斜陽的光芒籠映在首飾盒內，這就有陣強烈的光線，只覺得耀人眼目。三個人仔細一瞧，原來盒子內安放着一圓圈金鋼鑽的項圈。因為金鋼鑽是名貴的珍寶，這一個鑽項圈，價值何止千萬？所以文珠在這個時候，也不免喜形於色的笑起來。回瞧素珍的臉蛋兒，她好像顯出無限羨慕的樣子。說道：

「文珠姊姊！這是假的？還是真的？」

「你單看那耀人眼目的光芒，也可知是真的了。」

「那麼這個鑽項圈的價值，真不可以計算的了。文珠姊姊！這就是顧元洪送給你的嗎？」

文珠點了點頭，她全神貫注在那個鑽項圈的上頭，並不說話，好像默默地在想什麼心事的样子，秦鐘雖然站得比較遠一點，不過他的眼睛望過來，也可以見到這一圈名貴的飾物。他臉上顯出了一種痛苦的神情，至少他心中感到一陣我不如他的悲哀。愛玉這時便低低的告訴道：

「姊姊！我到了咖啡室，碰到了顧元洪，只見他一個人在那邊，並沒有什麼報館記者。我問他爲什麼記者沒有到？他說更正新聞的事情，他已經代爲弄好了。不過他見你沒有去，心中很不快樂。我說你有些不舒服，不能起床。他笑着拆穿我，說不是真的有病，張老闖在電話裏已對他告訴了。並且他又說張老闖不肯放過英龍，非報仇不可。所以勸你千萬別加入他們的陣線，還是讓他們去火拚，否則，就怕連累你也受了冤枉的虧。」

「我想不到他的消息真靈通，顯然是張得標是他的走狗。那麼你被他說穿了，你又怎麼的表示呢？」

文珠聽了妹妹的告訴，心中一急，兩頰也不免紅了起來。於是望了她一眼，又詳細的追問。愛玉有些尷尬的樣子，笑道：

「我被他說穿了，當然很不好意思，一時叫我回答不出什麼話來。好在他也並不多說什麼，只把那個盒子兒交給我帶回來，說必需姊姊自己親手拆看。他而且還仍舊等在那咖啡室內，叫你無論如何得去一次。你要如一夜不去，他就等一夜。你若十天不去，他就等你十天。姊姊！你到底去不去見他呢？」

「唉！照這麼說，世界上還有比我更蠢更癡的人嗎？」



# 振華書社

三八

秦鍾站在旁邊，聽愛玉這樣的告訴，他似乎十分感嘆的口吻，插着嘴兒低低的說。三人都望了他一眼，却並不去理睬他。文珠躊躇了一回，感眉說道：

「他一定要我自己去一次，不知其中還有什麼緣故嗎？」

「有什麼緣故呢？無非要博得你的歡心罷了。」

「我看文珠好歹還是去一趟吧！別的不說，單看在這個鑽項圈的面上，也就馬馬虎虎的去應酬他一次算了。」

郭素珍在旁邊聽愛玉這樣的說，便向文珠低低的慫恿。顯然，這鑽項圈把旁邊素珍的芳心先已經打動了。文珠究竟也是個平庸的歌舞女子，她認為素珍這話很有道理，遂點頭答應。但她拉了素珍，笑道：

「那麼！你陪我一同去一次好不好？」

「並不是我說不好，因為我跟你去了，在顧先生心中想起來，就覺得太沒有意思。」

「管他有意思沒意思，反正是我拉你一同去，他敢說一句討厭你嗎？況且我們平日老是演戲給人家看，今天我們不妨盡量的看別人的戲。剛才那個神經病的戲，不是你已經看得很夠味兒了嗎？來！來！來！我們一塊兒去吧！」

文珠一面說，一面披上了大衣，一面還向秦鍾逗了一瞥神祕的媚眼，一面笑嘻嘻的拉着素珍向房門外走了。在走到房門口的時候，她向愛玉招招手，附了她的耳朵，低低的說了兩句，方才和素珍真的匆匆地走了。秦鍾眼望着她們消失了人影子，不禁搖了搖頭，他覺得有陣莫明的悲

哀。嘆了一聲，自言自語的說道：

「我用了這樣誠懇的情意來對她說話，她却把我當作神經病，她却當我在演戲，這……從那兒說起的呢？唉！人海茫茫，知音何覓？」

「對了！秦先生！你要把我姊姊當作知音，但我姊姊却不把你當作知音，那也是枉然的呀！我心裏就代你這麼的想，你要如把這一分兒精神和工夫，能夠用到你的書本上去，那是多麼的好呢！」

愛玉見他癡然的神情，心中很覺得好笑，遂又向他好言勸告。秦鍾回眸望了愛玉一眼，不免緋紅了臉兒，至少有些羞愧的神色。說道：

「二小姐！但是你不知道，一個青年人，對於書本固然要用功。但對於正當的戀愛，那似乎也省不了。所以我覺得我的崇拜你姊姊，這也算不得是我的荒唐。」

「唔！你的高見不錯，但是此刻我姊姊已經出去了，你似乎也可以走了！」

愛玉見他癡得這個樣子，那未免近乎愚笨。所以很生氣地冷笑了一聲，那神態是顯得特別的冷淡。秦鍾也看得出她在討厭自己，遂把脚步向門口移了幾步。說道：

「我當然要走的！不過我今天來的意思，是很想有許多的話要跟你姊姊說一說，但是她竟被鑽項圈的吸引，終於丟着我走了。唉！世界上什麼叫愛？什麼叫情？那只有天知道了。」

「你既然已經想明白了，那就好了，我勸你還是別再來麻煩我的姊姊吧！常言道，懸崖勒

馬，回頭是岸。這對姊姊固然不用再使她生氣，對你自己的前途，我以為也比較可以樂觀得多一點。」

「不過我相信你姊姊也許並不是這麼一個愛好虛榮的人，在我眼睛裏看起來，她是一個現代的女性！她一定不會被金錢所賣得到的！」

「是的，就是因為我姊姊是個新時代的女子，所以她對於你這種迂腐騰騰的樣子，那些之乎者也的言語，使她感到有些兒頭痛。」

秦鍾聽她這樣說，遂把身子又從房門口回了過來。似乎若有所悟的神氣，把手拍拍自己的額角頭，叫了一聲是了，便笑起來說道：

「照你這麼的說，也許我對她說的話，意義太高深一點了嗎？」

「那倒也不見怎麼的高深，不過叫她聽起來，有點不大順耳罷了！」

「我想，我對她說得那麼的透澈，她怎麼會不懂呢？」

「姊姊懂是懂了的，雖然你繞上一百個灣兒，套上一百個圈子，歸根結蒂的一句話，就是你要愛她。我說的對不對？」

愛玉秋波斜乜了她一眼，忍不住笑起來問。秦鍾想不到她竟說到自己的心眼兒裏去，這就無限驚喜的把手一拍，說了一聲對。笑道：

「連你旁邊的人都明白我心中的意思了，那你姊姊怎麼會不知道呢？」

「不過，你縱然是一百二十分的愛她，她却二百念四分的不愛你，那麼你費盡心計，這些

文章不是白做嗎？唉！我瞧你，真是一個大傻瓜！」

秦鍾在聽到了這兩句話的時候，他心中的驚喜慢慢地消失了。立刻浮上了一層慘淡的神色，垂頭喪氣的嘆了一聲，顫抖的說道：

「我愛她，她不愛我，看這情形，……確實是這個樣子。唉！那我真是太不幸！太傷心了！」

「其實，我覺得你這種傷心，原是多餘的事。」

「爲什麼？假使是一個有靈感的人，我想誰也不能不感到傷心罷！」

秦鍾還表示有很充分的理由，兩眼呆滯地凝望着愛玉的粉臉兒，低低的回答。愛玉却淡淡的一笑，用了俏皮的口吻。說道：

「不過在我想來，假使是個真正有靈感的人，他就一點兒也不用傷心。」

「什麼？你這話是怎麼樣的解釋？難道你說我沒有靈感嗎？」

「當然囉！因爲你和我姊姊的關係，充其量，也不過是舞台上的演員和舞台下的觀衆罷了。要想愛姊姊的人，何止是你一個人？假使姊姊心腸軟，要可憐你們而個個答應你們的愛底話，她還要去拜孫悟空做師傅，那麼才能拔一根毛，化一個身子來應付你們呢？」

愛玉這幾句話，秦鍾聽了，略有所悟，遂點了點頭，呆呆地沈思了一回。但他總不能忘掉失望的難過，黯然神傷的說道：

「話雖這麼的說，不過我在沒有碰見你姊姊倒也罷了，已經見過了面，談過了話，但還是

得不到一點願望，我覺得這未免叫人心感到一重創傷。這創傷在心眼兒上深深地刻劃着，叫我這一生一世也不能夠忘記！」

「我以為這創傷也極容易醫治得好的，假使你肯聽我的話，我倒有一個好方法，保險使你  
可以一點兒也不會難過了。」

秦鍾感到神祕起來，驚奇地望了他一眼。只見愛玉振着嘴兒在嗤嗤的笑，那種意態似乎比文珠要可愛得多。他的心靈不禁砰然一動，遂向她彎了彎腰。說道：

「二小姐！是個什麼好方法？我倒願意向你請教請教。假使你真有方法醫治好我的創傷  
那就叫我生生世世也忘不了你的大恩了！」

「這方法很簡單，你最好回家去大哭三天，表示對於這件事情完全絕望。以後也不上戲院  
去看文珠的戲，更不必到這兒來討沒趣。只當世界上沒有鴻文珠，也沒有你這個秦鍾。  
你能夠這樣澈底的想，一切不都平靜了嗎？」

愛玉忍住了笑，向他一本正經的勸解說。秦鍾呆呆地站着，兩眼望着窗外的天空，漫無邊際  
的，自言自語的說道：

「沒有鴻文珠，也沒有秦鍾，……大家都沒有，沒有就譬如死了，死了就一切的知覺都完  
了。對！對！對極了！這比方實在太好了。二小姐！你真是一個見識卓絕的女子，我除  
了佩服你之外，我實在太感激你了。」

「可不是？你既然也想明白了，那麼你還是好好的回去吧！」

「不過，我就有些兒奇怪！」

「你還奇怪什麼呢？」

「我奇怪你的思想和你姊姊好像完全不同的不同，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親姊妹？」

「是的。」

「那麼是一個娘肚子裏生下來的嗎？」

「當然，你問得這麼詳細幹嗎？」

「我的意思，是說你想得這麼的明白，但你姊姊爲什麼偏又這樣的糊塗？」

「這又有什麼希奇？常言道，一母生九子，連娘十條心。比方說，你和你爸爸的思想也許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何況是我跟姊姊呢？」

愛玉却毫不介意的神氣，爽直的回答。秦鍾真佩服得有些五體投地的樣子，伸了一個大姆指，向她舉了舉。說道：

「二小姐！你說話真是句句有道理，我早知道你有這麼好的思想，我也決不會向你姊姊這麼盲目的崇拜了。」

「你現在有些兒懊悔了？」

「是的，我不但懊悔，而且我……要如早明白在人生的藝術上還是你二小姐高深的話，我該把崇拜你姊姊的心來崇拜你了！」

愛玉見他兩眼脈脈含情的向自己凝望，在他這後面兩句話中顯然還有一種深刻的作用。這就

忍不住撲的一笑，斜乜了他一眼。諷刺他說道：

「敢是你的目標慢慢地要轉移到我的身上來嗎？」

「也許是這樣，但也難說，因為我再也不敢過分的盲目了。」

秦鍾一本正經的回答，他的臉上似乎有些兒發燒。愛玉逗給他一個嬌嗔，但到底也有一點難為情起來了。垂下了粉臉，倚在桌子旁，兩眼望着自己的脚尖，在地上劃着圈子，默默地出了一回子神。一回，才抬頭望了他一眼，俏皮地說道：

「秦先生！你還預備在這兒吃了晚飯走嗎？」

「要如二小姐很有誠意的留待我，那我當然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哈哈！哈哈！我是諷刺你的意思，你怎麼倒當真要留你吃飯？我真奇怪難道你會一點兒都不懂的？真枉為你是一個大學裏唸書的人！」

愛玉聽他還老實地這麼的說，覺得世界上的人只怕老面皮的一句話真是一些兒也不錯了。這就哈哈地笑了一陣，向他告訴自己是在說反話的意思。秦鍾聽了，不免面紅耳赤的怔了一怔。然後只好笑嘻嘻的說道：

「我真沒想到二小姐還會來上幾句反話，我是老實人，我那裏知道呢？照你這麼說來，二小姐也在討厭我，是不是叫我可以回去了？」

「現在你知道了，那很好，我就在這裏送客了！」

秦鍾聽愛玉這樣說，覺得沒有辦法再可以在這裏多待下去了。於是走上一步，伸手大有和愛

玉握別的意思。但愛玉兩眼向他眨了一眨，不但沒有把手舉起來，而且還把身子向後倒退了一步。秦鍾只好把伸出來的手，立刻抬到頭上去抓了一抓，很難堪地說了一聲再會，便一骨絡轉身匆匆地向外面奔出去了。愛玉忍不住暗暗好笑，正在爲這種不上進的青年在感嘆的當兒，忽然聽得外面一陣喧嚷，好像是在大聲地喝罵，接着又是一陣砰砰蓬蓬毆打的聲音，愛玉大吃一驚，立刻趕奔出外，只見四五个身穿短衣褲袴的流氓，把一個秦鍾正在結結實實的痛打。愛玉兩手蒙掩着眼睛，這就竭叫起救命來了。

### 三 因憐生愛病榻話纏綿

這在愛玉心中當然是做夢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忽然間會跑來四五个流氓不問三七二十一的把秦鍾就這麼的痛打起來。雖然自己對秦鍾也沒有什麼好感的印象，不過這是在自己的家裏，萬一弄出什麼人命案子來，那厭我們就難免要連累在內了。在這樣的感覺之下，愛玉就情不自禁的大叫起救命來了。就在她這聲喊救命的當兒，只見外面又匆匆的奔進一個人來。不是別人，正是張得標，他見四五个流氓打的不是李英龍，却是一個不相識的男子。心中明白發生了誤會，這就連連的搖手。叫道：

「打錯了！打錯了！不是他，不是他！」

「啊呀！打錯了嗎？衆弟兄！快住手，快住手！」

四五个流氓一聽得標這樣說，其中一個生得滿面橫肉的大漢一面放了秦鍾，一面向其餘的急



急關照。但是已經來不及，秦鍾被這一頓莫名其妙的挨打，已經是把他的襯衫拉破，領帶扯斷，頭髮散亂，滿額上還有鮮紅的血漬。他神智昏迷的倒在地上，連動也不會動一動了。愛玉見了得標，才知道是他受了英龍的虧後，心有不甘，所以來報仇的。不過口裏還很生氣的樣子，急急的問道：

「張老闖！你這是算怎麼的一回事？無緣無故的把人家這麼的一頓打，難道你不怕犯法的嗎？」

「二小姐！我原是我找李英龍這小子來的，他媽的！我今天不要他的命，我也不姓張了。來！跟我到裏面去找他！」

張得標也怒氣沖沖的樣子，似乎被打錯的人也好像是該打的意思。沒有一句賠錯的話，還迫不及待的神氣，把手向四五個流氓一招，大家便衝進臥房內去了。愛玉因為臥房裏沒有人，所以也不去阻擋他們，自管的把秦鍾去扶起來。這時梅真也從廚下急急的奔出，一看這個情形，連問怎麼啦？愛玉忙和梅真把他扶到沙發上坐下。就在這時，張得標領了四五個流氓又從臥房裏匆匆的走出來。他還十分惱怒的神情，向愛玉問道：

「他媽的！李英龍這小子到什麼地方去了？」

「早走了！張老闖！你要向他報仇，也不該遲到這個時候才到來呀！」

「那麼你姊姊呢？他們一塊兒走的嗎？」

「不！姊姊是顧元洪把她請去的。」

「好！便宜了這小子！來！我們到跑馬廳裏再找他，不怕他逃跑到天上去！」

張得標聽文珠被顧元洪請去了，這才感到放心一點，不過自己派人錯打了別人家，那似乎沒有了落場勢。所以故意憤憤的一面說，一面向衆流氓一招手，又向門外匆匆的奔出去了。愛玉在這個時候，再也忍耐不住了。遂搶步上前，把他狠命的拉住了。嬌叱道：

「張老闖！你闖下了禍水，就預備這麼一走完事了嗎？」

「二小姐！你爲什麼多管閒事呢？這又不是我有心叫人打他的，原是他們發生了誤會，把他寫作李英龍這小賊撞了！」

「那麼照你說來，他是該打的對不對？告訴你，他是我的朋友，我當然不能不管一點閒事。你要這樣一句閒話沒有的了一走了事，天下沒有這麼容易的事情。梅真！你快給我去找個警察來，大家到局子裏去評評道理。」

張得標的胸襟是被愛玉一把抓住著，她滿面顯出憤怒的樣子，回頭又向梅真這麼的吩咐着。張得標方才有些兒急起來，一面攔阻了梅真不要走，一面賠了笑臉。向愛玉低低的說道：

「二小姐！我並沒有知道這位是你的朋友呀！真對不起！這是我錯了。但現在事情已到這般地步，別的也沒有什麼辦法。還是勞你的駕，快點兒陪送這位先生到醫院裏去診治；一切的醫藥費都歸我來負責。等你這位朋友傷勢好了，我再向他道歉賠罪，那總好了。」

「好！只要你有這兩句話，我就馬馬虎虎的饒了你！回頭我再打電話給你。」

「好的，好的，一切拜託了你，我此刻還得找李英龍去算賬，回頭見！」

張得標連聲的答應，因為愛玉已放了自己的胸襟，這才說了一聲回頭見，他便一溜煙地向外面直奔出去了。愛玉方才走到沙發旁，只見秦鍾悲慘的樣子，一時感到同情的難過。蹙了眉尖兒，秋波逗了他一瞥憐憫的目光。低低的說道：

「瞧你這是何苦來？平白無故地讓他們來一頓打。梅真！你快去叫車子，我送他上醫院裏去吧！」

「二小姐！我被他們這一頓打，才把我糊塗的頭腦打得清楚過來了。唉！這是我自作其孽，才受到這樣的冤枉！」

梅真答應一聲，便匆匆的出外去叫車子。這裏秦鍾在渾身感到疼痛之下，他才有些懺悔自己荒唐的行爲，覺得今日的一再受辱，那真是罪有應得。心中一陣悲酸，眼淚忍不住撲簌簌的滾下來了。愛玉見他傷心落淚，一時也代爲難過。遂埋怨他說道：

「秦先生！你也真是一個傻子！他們打你的時候，你難道不可以向他們聲明的嗎？」

「唉！二小姐！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見了我，一闕上前，就是七葷八素的一陣子亂打，那叫我如何還來得及聲辯呢？嗚嗚！嗚嗚！我要如被他們打死了，這也是我崇拜女藝人的下場了。……」

秦鍾一面嘆氣回答，一面偶然觸痛了傷處，他忍不住又嗚嗚嗚嗚的叫起痛來了。愛玉要想給他撫摸，但却無從下手。正在這時，梅真已把車子叫來。愛玉遂把秦鍾扶起，走到外面，跳上三輪車。又吩咐梅真好生看守在家，遂陪伴秦鍾到附近的廣仁醫院裏去了。到了醫院，經醫生診視

之後，幸虧沒有傷及要害，遂貼了傷膏藥，又注射了兩枚針，說是否要住院休養？愛玉勸他還是在醫院裏睡兩天，反正一切費用，可以叫張得標來負責付清的。秦鍾在糊裏糊塗的情形之下，也就答應下來。當下睡在頭等病房裏面倒也十分清潔。秦鍾見愛玉站在床邊，給自己攏被頭，那種殷勤服侍的情形，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感激。遂低低的說道：

「二小姐！這回子你給我這樣的出力，真叫我心中不知怎麼樣來報答你才好呢？」

「秦先生！別說什麼報答的話，因為你無緣無故的被人毆打，我覺得有些兒不平，所以我非給你說一句公正的話不可。假使世界上強權都可以成爲公理的話，那麼這一般弱者也未免是太可憐了。」

「二小姐！你真有偉大的思想，博愛的精神。我在今日方才明白你是一個不平凡的女性！值得令人敬愛的姑娘！啊！我總算是找到了一盞明燈！我總算是覓見了生命之火了！」秦鍾聽她這樣說，他的情感在過分衝動之下，忍不住伸過手去，把愛玉的纖手兒緊緊地握住了。愛玉要想掙脫，但却動彈不得。這就紅了粉臉，秋波逗給他一個嬌嗔。說道：

「秦先生！你爲什麼老是歡喜鬧這一套的花樣？你以爲這些話是可以博得任何一個女子的歡心，這你就太不夠資格談戀愛了！」

「二小姐！我說的並不是一點虛偽的表皮，我的贊頌你，我完全是從心眼兒裏爬出來的。」

二小姐！我很想跟你交一個朋友，你是否肯答應我的要求呢？」

「我以爲交朋友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你何必一定要從口裏來請求呢？所以被你認乎其真

的這麼一來，那叫我反而不敢貿然的答應了。」

愛玉在他不防備的時候，方才把手兒掙扎着縮了回來。一面用了俏皮的口吻，向他低低的回答。秦鍾見她粉臉兒上似乎還含了一絲微微的笑容，從她這一絲笑容中猜想，也許她對自己有些兒開玩笑的性質。遂轉了轉眸珠，忽然想着了什麼似的。得意地笑道：

「不過，我記得了，二小姐根本已經承認過我是你的朋友了。剛才你和姓張的不是這麼的說嗎？否則，那姓張的恐怕還不肯負責那一筆醫藥費呢！所以我的一切還完全是沾你的光，靠你的福氣。二小姐！你說是不是？」

「你不要太得意忘形了，時候不早，我該回去了！」

「什麼？二小姐！你要丟我一個人走了嗎？那麼姓張的不來付醫藥費，難道叫我自己來吃賠賬嗎？不行，不行，二小姐！你千萬是走不得的！」

秦鍾聽她說要走了，一時便急了起來。漲紅了臉兒，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愛玉倒忍不住感到好笑，瞅了他一眼。說道：

「我瞧你這人的膽子也太小一點了。我走了，我當然會給你到會計處去先付一點錢的，至於這個張得標，他就是姊姊團裏的團主人，難道還怕他逃到什麼地方去不成？你何必害怕呢？我勸你還是好好的休養着吧！明天早晨，我會來望你的。」

「噯！噯！噯！二小姐！你慢些兒走！」

秦鍾見愛玉說完了這兩句話兒之後，便又要向門外走了。忽然他又想到了什麼似的，連忙急

急的把她叫住了。愛玉見他似乎有什麼要緊的事情，遂回過身子。問道：

「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有，有，我要拜託你一件事情。」

「是件什麼事情呀？」

「你給我打個電話到家裏去，說我……今夜不回家了。……愛！要如問起我住在那兒呢？這倒是一個問題，難道老實的把這些話去告訴給爸媽知道嗎？這個……似乎不妥當，不妥當！……」

愛玉聽他說到後面有些自說自話的樣子，顯然他有些兒難以委決。一時芳心中不免暗想，他家中除了爸媽之外，不知還有些什麼人呢？這就又向床邊走了兩步，望着他問道：

「秦先生！你府上住在那兒？一共有多少的人呢？我的意思，你怕不方便給爸媽知道的話，那麼你還是明天就回家中去，今天不打電話去也行哪！」

「我家是住在金陵路順德里六號，除了爸媽之外，還有一個妹妹，一個弟弟，別的也沒有什麼人了。我今天不打電話去通知，這裏也有一點困難。因為我在外面是向來不住夜的，況且今天又是星期六，我若不回家去，爸媽還以為我同了三朋四友在外面荒唐，那可不是冤枉了我嗎？」

「真金不怕火，怕火不真金，那你又何必担這些虛心呢？其實你在外面追求人家女子，而因此挨到了這一頓痛打，也不是爲了荒唐嗎？我假使是你媽的話，那我心中一定要非常

的生氣！」

愛玉無意地說了這兩句話，但仔細一想，這可不大對，我不是明明的在佔他便宜嗎？這就微紅了嬌靨，連自己也忍不住嫣然的笑了。秦鍾在此刻也覺得自己這麼癡頭怪腦的行爲，太可恥了一點，所以有些羞愧的顏色，垂了頭兒，默不作答。愛玉方又問道：

「秦先生！你怎麼啦？到底預備電話打不打呢？」

「打！打！打！一定要打一個去的，二四五六八號碼，不過你……最好給我說一個謊，不要告訴我是因爲在你家中追求你姊姊所以才被人家誤會挨打的。二小姐！行不行？」

「那可不行！我從來沒有對人家說過謊話，我今天怎麼能破例呢？」

愛玉搖了搖頭，表示不肯實行的意思。秦鍾這就搓了搓手，好像有些爲難的樣子，沈吟了一會。自言自語的說道：

「二小姐不肯給我幫忙幫到底，那就叫我沒有辦法了，只好不打了吧！」

「其實，你又不是一個三歲的小孩子！一夜不回家，你爸媽總不見得馬上就去報捕房找尋你的！」

「話雖這麼的說，但爸媽少不得要耽一夜的心事，這豈不是我做兒子的罪惡。」

「噯唷！你此刻怎麼忽然又孝順起來了？早知道要孝順你的父母，你就不該盲目的去追求人家姑娘了。」

「二小姐！你的教訓很有道理，現在我明白了。但是我懇求你，你就可憐可憐我，爲了我

暫時的就說一句謊吧！反正這謊話原是你給我代理說一句而已。」

愛玉聽他這樣苦苦的哀求，心裏雖然有些軟了下來。但她表面上還連連搖頭，表示不許可的意思。她的身子，又向病房外走了。秦鍾急道：

「二小姐！你真丟下我走了嗎？」

「不走幹嗎？難道我在這裏陪你一夜不成？告訴你，胆子不要太小，明天早晨我來看你，再見吧！」

愛玉秋波斜瞟了他一眼，遂匆匆地走出了病房。她先到會計處付了一點錢，然後走到電話間，拿了電話聽筒，一面撥着秦鍾剛才告訴的號碼，一面暗暗地盤算了一回。一回兒，對面有人接聽了，而且還是一個女子的聲音。問道：

「喂！找誰？」

「是秦公館嗎？我們廣仁醫院。」

「是的，你們醫院裏幹什麼？」

「你們公館裏有個秦鍾先生被汽車撞了，此刻睡在這裏頭等四號病房。」

「哦！哦！傷得怎麼樣？有沒有生命危險嗎？」

「還好，還好，沒有什麼生命危險，不過秦先生在醫院裏要住幾天，一時不能出院，所以特地來通知你們的！」

「謝謝你，謝謝你，你是誰？貴姓呀？」



「我是醫院裏的看護，姓王……」

愛玉就這麼胡亂地回答了一句，把聽筒擱上，方才匆匆地坐車回家去了。秦公館裏接聽電話的這個女子，原來就是秦鍾的妹妹秦愛娟。當時她得到了這個消息，芳心裏焦急和驚慌，真不免像小鹿般地亂撞起來。因為此刻家裏只有她一個人，爸爸有朋友請客吃夜飯，媽到親戚家中去了，大家都不在家。愛娟沒有辦法，遂向僕婦張媽關照了一聲，她自己一個人先急急地坐車到廣仁醫院裏來了。因為已經知道哥哥是睡在頭等四號病房裏，所以也不用問訊，直接找到了頭等病房，在四號的房門口，輕輕地推了進去。只見哥哥靜悄悄地躺在病床上，兩眼望着白漆的天花板，好像呆呆地在想什麼心事的樣子。這就急急的叫道：

「哥哥！哥哥！你……怎麼會被汽車撞倒的呀？你……你……那兒撞傷了沒有哪？」

「啊！妹妹！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的呀？」

秦鍾想不到妹妹會到醫院裏來，一時驚喜得目瞪口呆的怔怔地愣住了，於是也情不自禁急急地反問。愛娟此刻早已伏在病榻的旁邊，伸手捧着他包裹了紗布的額角，又疼痛又難過的神氣。因為秦鍾反問得奇怪，所以愛娟有些猜疑地望着他。說道：

「噢！不是你自己叫醫院裏看護小姐打電話來通知我的嗎？因為爸爸和媽都沒有在家，所以我一個人急急的先來望你了。哥哥！不是我妹妹埋怨你，你的年紀又不是小孩子，況且從小在上海長大，難道在馬路上還會被汽車相撞嗎？那除非你一個人在馬路上想什麼心事了。唉！頭部撞傷了嗎？醫生說，不知要緊不要緊呢？」

愛娟絮絮地說了一大套，說到後面，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大有盈盈淚下的樣子。秦鍾在她說話的時候，自不免暗暗地想了一回。她說着讓小姐打電話去通知她的，這事情就透着有些兒奇怪，我根本沒有跟着讓小姐說過。那麼這不用說得，當然是鴻二小姐冒充看護小姐去代我通知的，而且她果然給我圓了一個謊。剛才她雖然是拒絕了我，但暗地裏却給我辦成了這一件事情，從可知她是一個多麼有情義的小姐呢！秦鍾在這樣一想之下，滿心眼兒上只覺得甜蜜無比，那裏還感到一點兒痛苦呢？所以便撫摸着妹妹的手，將錯就錯的點了點頭。說道：

「妹妹！我是受了一點兒皮傷，原沒有什麼要緊的，你不要傷心呀！說起來上海的汽車實在太混蛋了，有汽車的人，好像軋死人不用抵命的樣子，橫衝直撞，實在是太可惡了。幸虧上天有眼睛，沒有傷及要害，否則，我再也沒有和妹妹見面的日子了。」

「哥哥！那麼你是誰送到醫院裏來的呢？坐車的人難道一句話都沒有嗎？這實在是太氣人了！」

愛娟被哥哥這樣的一說，倒不免真的傷心起來，粉臉上沾了幾點晶瑩瑩的淚水。但是她還鼓着小嘴兒，表示十分生氣的樣子。秦鍾聽她這樣問，因為這些不是事實，所以回答的話倒不能露出馬脚來。這就沈吟了一回方才低低的說道：

「幸虧坐汽車的是一位小姐，她倒很有道理，當即把我送到醫院，而且她還承認負擔這筆醫藥費用。我見她自己認錯了，於是也只好認一半晦氣，把事情不再擴展了。否則，我一定要報告警局，決不輕易的饒放她哩！」

「原來還是一位小姐，不知她姓什麼的？」

「姓鴻的，是江鳥鴻。」

「她的人兒呢？不知道她說的會不會賴掉的？」

「這是不會的，而且她還給我留了地址，並且在這裏會計處先付了一點錢，她說明天早晨再來望我。」

秦鍾在將錯就錯的情形之下，因此只好胡說白道的索性編了一大串的謊話。愛娟聽了，伸手拭了拭眼皮，秋波逗了他一瞥神祕的媚眼，倒由不得破涕微笑起來。說道：

「這位鴻小姐府上在什麼地方？不知道人品生得漂亮嗎？」

「在白雲公寓十八號，人品還算不錯。」

「唔！我想她對你也許很有一點意思吧！」

「那裏那裏？妹妹！你怎麼反而跟我開起玩笑來了？」

愛娟一面說，一面抿着嘴兒嗤嗤的笑。秦鍾雖然是被妹妹說到心眼兒上去了，但他表面上還竭力裝做一本正經的樣子，急急的辯白。兄妹兩人談了一回，天色完全黑了下來。看護小姐端着飯菜進房，秦鍾問妹妹要不要在這裏一同吃點兒？愛娟說道：

「我服侍哥哥吃完了飯，我也得回家去了。」

「不錯，你要安慰爸媽老人家，叫他們不必爲我担心的，今天晚上不必來看望我，你們明天來望我好了。其實我沒有什麼重傷，也許我明天馬上要出院的。」

「明天是星期日，反正我們不上學校裏去，我和弟弟一同來陪你一整天吧！」

愛娟點了點頭，一面回答，一面拿了飯碗和筷子，服侍他吃飯。待秦鍾吃完這一餐晚飯，方才告別回家裏去了。一宵無話，到了第二天早晨，太陽還只有剛從地平綫升起，秦鍾便醒了過來。看護來給他洗臉漱口，用過了早點。時鐘敲了七點，秦鍾倚在床欄旁，正在望著窗前暖和他的陽光出神。忽然病房門兒開了，走進一個姑娘來。手裏還捧了一束鮮花，笑盈盈地叫了一聲秦先生！你早。秦鍾回頭去望，這似乎有些兒想不到，鴻二小姐這樣早的居然又來望自己了。這就未免受寵若驚的呀！一聲，滿面堆笑的神情。說道：

「鴻二小姐！你真是一個言而有信的姑娘，而且還這麼早的來望我，那真叫我太感激你了。吃了早點心沒有？快請坐罷！」

「吃過了，吃過了，你別客氣吧！今天覺得怎麼樣？好些了沒有？」

「好得多了，二小姐！還叫你送鮮花給我，那叫我心中什麼痛苦都沒有了。」

「真的嗎？那麼我這一束鮮花倒比醫藥還要有效力呢！」

愛玉一面含笑說，一面把鮮花插到花瓶裏去。秦鍾待她在床邊的椅子上坐下之後，便望了她一眼，微微的笑起來。愛玉問道：

「你笑什麼？」

「我笑你既然幫助了我，為什麼又要捉弄我呢？」

「我捉弄你什麼呀？」

「你不是冒充了看護小姐打電話到我家裏去過嗎？而且還說我是在馬路上被汽車撞傷的。當時我被妹妹真問得有些莫明其妙，要不是想得快，我險些兒露了馬脚呢！二小姐！那你還不是在捉弄我嗎？」

愛玉聽他這樣說，方才忍不住嗤的一聲笑起來了。遂斜乜了他一眼。說道：

「原來那接聽電話的是你妹妹嗎？秦先生！你說這些話太沒有良心了。昨天你向我苦苦的哀求，不是要我這麼的向你家中說一個謊嗎？怎麼此刻却又怨我捉弄你了呢？」

「你給我說了謊，我當然是非常的感激你。不過你事先也應該和我接一聲頭呀！因為我不防的見妹妹到來，已經是十分之奇怪，而且又聽她問我爲什麼被汽車相撞？在一時之間，真叫我弄得無話可答了。若不是我轉機靈敏，想到了是你去通知的，那就真糟糕得很了。」

秦鍾的表情，在感激之中又包含了埋怨的成分，他覺得昨天的事情真有些兒危險。愛玉聽了，也覺得自己未免有些兒魯莽，表示很抱歉的樣子。笑道：

「在當初我却沒有想到這許多，對於這一點，確實是我不好。那麼你聽了妹妹這麼的問，你又怎麼的回答她呢？」

「我回答的，當然是將錯就錯，只好加油加醬的更造了不少的謊話。」

「唔！你說些什麼謊話呢？」

「二小姐！你不問我，我也得詳詳細細的告訴你。因爲這和你是有大關係的，倘然又不接

頭好了，等會兒妹妹來了，問起了你，恐怕你也會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呢！」

秦鍾笑嘻嘻的回答，他的臉上是浮現了神祕的色彩。愛玉用了猜疑的目光，向他怔怔地瞅住着。認真地問道：

「你到底圓了些什麼謊話？快些兒告訴我吧！」

「我說因為穿馬路不小心被汽車撞了。妹妹很生氣的說，坐汽車的人太混蛋了，難道一句話都沒有嗎？我說坐汽車的是位姓鴻的小姐，她很懂得道理，還親自送我到醫院，並且負擔我的醫藥費。妹妹聽了，氣才平了。她也真有趣，問姓鴻的小姐生得漂亮不漂亮？又說……又說……」

「好了，好了，以下的話，你可以不用說了，我也許已經有些兒知道了。」

愛玉不等他再說下去，便紅了粉臉兒，向他阻止着說。心兒是跳躍得很厲害，她的表情是包含了羞澀的成分。秦鍾忍不住驚奇地問道：

「這就怪了，我還沒有說出來，你怎麼說已經知道了呢？」

「這算不了奇怪，我心裏猜想，總也該有些兒知道的。秦先生！我昨天跟你分別後，我就去找張得標。張得標倒很漂亮，不待我開口，就送過來十萬元錢，說是給你做醫藥費的。」

「這都是你的力量，所以我心裏非常的感激你。噯！二小姐！我問你，這姓張的昨天不是來打李英龍的嗎？他和李英龍有什麼怨仇呢？」

「我勸你這些閒賬還是不要管了，自己靜靜的休養身體要緊。」

秦鍾被她碰了一個釘子，眨了兩眨眼睛，倒是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子。愛玉在皮包內取出十萬元錢來，交給秦鍾。說道：

「這些醫藥費我交給你，照這兒每天房金的價格，大概也有七八天可以住。好在你家裏已經知道了，他們當然會來照顧你的。我似乎也不必再等你家裏人到來了，秦先生！再會吧！」

「不！二小姐！你慢着，我還有許許多多的話要跟你說哩！」

秦鍾見愛玉就這樣匆匆地要走了，一時不免急得不得了，遂連忙伸手把她拉住了，很慌張的說。愛玉見他那種可憐的情形，一顆芳心，也有些軟了下來。遂斜瞞了他一眼，微笑道：

「你還有什麼話要跟我說呢？昨天我走的時候，你拉住我，是怕醫藥費沒有人來付清。但今天我已經給你弄好了錢，難道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嗎？」

「二小姐！我今天就要出院的，根本就不需要這許多醫藥費。所以你只要給我付清了賬，其餘款子，我是不要的，難道我還想賺這一筆錢嗎？」

「你何必急急的要出院呢？其實你可以把餘下的款子買些補品吃，你不要賺這筆錢，難道我倒要賺這筆錢嗎？假使你要去還給姓張的吧！這豈不是太便宜了他。」

「還給這小子，那我當然不願意。二小姐！我看這樣吧！你把填去的款子先扣下來，除了應付的賬單之外，餘數捐給助學金好不好？」

「唔！你這辦法好極了，既然這樣子，我填進的款子也不要了，算我也盡了一點普及教育的義務吧！」

「二小姐！你有這樣好的思想，我真是一百二十分的敬佩；那麼我愈加要在今天出院了。」

二小姐！你此刻快到會計處去結一結賬吧！」

愛玉聽秦鍾這樣說，心裏十分歡喜，遂匆匆地到會計處去了。不多一回，愛玉又匆匆的回到病房來。說道：

「今天上午十二時之前出院，只算一天住院費，連針藥費在內，一共一萬二千五百元。我昨天付了一萬元，還多着九萬七千五百元。我想我再補上二千五百元，湊成十萬元，送到申報館去，那麼便有了一個整數。」

「這二千五百元錢我會補足的，那裏再要二小姐拿出來呢？這件事情，你去辦理？還是我去辦理呢？」

「當然你去辦理，因為這是你省下來的醫藥費。」

「不是這樣說，這種人的錢是不容易叫他拿出來的，若不是全靠二小姐的力量，他還不是死人都無關的一走了事嗎？所以名字應該寫你的。」

「不必！不必！我並不求名，何必要寫我的名字呢？還是寫你的好。」

「那麼這樣罷！大家不寫名字，就用無名氏的名義好不好？」

「也好，反正我們是爲了求普及教育一點熱心，希望中國的兒童，能夠多一個得到良好的



教育罷了。」

「不錯，不錯，我去捐助了後，明天把收條來給你看吧！」

「誰要看？我倒相信你的。」

「但是，這個年頭兒，舞舞兩字太出風頭了。不論政界商界，而甚至於最清高的學界，舞舞案件，也是層出不窮；言之令人心痛。推其原因，總而言之，是爲了中國教育的水準太低，人民知識太淺薄，以致弄得不顧廉恥，什麼不要臉的行爲都幹得出來了！唉！」

「唉！」

愛玉見他說完了話，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因爲他說的在現代社會上可說針針見血，所以非常的感觸，一時也長嘆了一聲。兩人在這一聲嘆氣中，把這件事情算爲結束了。但愛玉想到了什麼似的，忽然望了他又神祕的一笑，秦鍾有點莫明其妙的，怔住了神情，呆呆的問道：

「二小姐！你笑什麼？」

「我笑一般人民的知識確實太淺薄了，一個大學生尙且如此，那何況是別的人呢？」

愛玉淡漠的回答，她說得特別的俏皮。秦鍾聽了，就覺得有些兒刺心，臉頰就忍不住微微紅起來。很不好意思的說道：

「二小姐！你不要放着和尙罵賊禿，過去也許是我太荒唐一點，從今以後，我一定要好好兒的做一個人。但是，我還希望二小姐隨時的能夠教訓我，指導我，使我步上了一條光明的正道！」

「啊呀！秦先生！你這話說得我大不好意思了。你是一個大學生，我怎麼夠得上資格來教訓你指導你呢？況且我的理解力就一向是差得很多的呀！」

秦鍾聽到了她末一句的話，這就愈加弄得面紅耳赤起來。把手連連的搖了兩搖，他實在羞得有些見不了人的樣子。笑道：

「二小姐！過去的事，請你不要再提起了吧！我們年輕的人，不談過去，也不追求將來，我們應該抓住了現實。」

「你抓住了什麼現實呢？難道放棄了學業，去和人家姑娘談戀愛，也算是抓住現實嗎？那你似乎也太前進一點了。」

「二小姐！你爲什麼一點不容情的步步地逼緊着我只管諷刺呢？你不知道，一個青年的成功事業，是全靠有知心的女人在後面鼓勵協助，所以我今後的前途，還全靠在你的身上哩！」

「這樣說來，我和我的關係未免太重大一點了。其實我覺得你這個人做事太盲目一點了，真有些自說自話，一相情願，好像沒有一定的方針，是女人都可以做你的知心人對不對？」

愛玉的話終不免帶了刺一般地，使秦鍾混身都感覺得有些兒不舒服。他紅了臉兒，真有點哭笑不得的神氣。說道：

「二小姐！你……這話也把我太挖苦了！」

「一點兒也不挖苦你，你當初把我姊姊當作知心人，但是到底失望了。在我姊姊那兒失望了之後，立刻轉變了方針，又把我當作知心人看待了。那麼明天在我身上失望了，不是又會把別的女人當作知心人看待了嗎？」

「我覺得你姊姊這樣一位姑娘，會有這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脾氣，這是我的理想與事實大的相反，也許是我失了眼。不過你這位姑娘，我覺得不但有真性情，而且還有俠骨的氣概，這在我完全是發現了新大陸一樣。所以我肯定的相信，我在你二小姐的身上，也許永遠不會再有失望的日子了。」

秦鍾說這兩句話的時候，他的臉上是充盈着無限熱情的笑容。他大胆地握住愛玉的纖手，似乎十分肯定的樣子。愛玉好笑道：

「那可又是你的自說自話了，你雖然把我當作了知心，但我是否也當作你知心看待？我覺得這還是一個問題。你總要做一點使我感到佩服的事情出來，那麼我才会對你有一種新的認識呢！假使單憑你這一些癡頭怪腦追求女性的行爲而說，我覺得你還是把一個三歲的女孩子去做一個知心比較妥當！」

「二小姐！你這話說得太對了，我覺得是聆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所以從今以後，我們就交一個最普通的朋友。看我的將來，是否有資格做你的知心？我想這一點請求，你大概不會再使我有失望了吧！」

愛玉聽他這樣說，遂頻頻的點了一下頭，表示許可的意思。秦鍾的心中是歡喜得塗過了一層

糖衣似的甜蜜，他忍不住揚着眉毛兒笑起來了。過了一回，愛玉遂站起身子。低低的說道：

「秦先生！我預備走了！」

「爲什麼？等我爸媽來了，再走也不遲呀！我還可以趁此給你們介紹介紹。」

「不！我就是爲了怕麻煩，才先走一步的。反正你只要能上進，我們總有時常見面的機會。」

「二小姐！你既然這樣說，我就不勉強你。但是我這人太糊塗，還沒有請教過你的考名？」  
「我叫愛玉。」

「這就巧極了，我妹妹叫愛娟，你好像也是我的妹妹。」

「呸！你這人真不是個好東西！……」

愛玉有些難爲情，秋波逗給他一個嬌嗔，便紅着臉兒，身子已向外面走了。在走到房門口的時候，秦鐘忍不住又叫道：

「二小姐！你慢走！」

「爲什麼？還有什麼話說嗎？」

「你路上走得小心一點，不知怎麼的？你走了，我心中就好像有些兒空洞洞似的，彷彿少了一樣什麼珍貴東西似的，那不是奇怪？」

「這也許因爲就是你癡頭怪腦的緣故罷！」

愛玉的頸上飛過了一朵桃花那樣的嬌豔，忍不住抿嘴一笑；方才很快的步出病房外去了。秦

鍾被她臨去那秋波一轉，真的不禁爲之神往了。大凡男女間的愛情，倒並非是完全注重在臉蛋兒美不美的問題上的。這是所謂日久情生，只要意氣相投，情感融洽，那就是這一句『情人眼中出西施』了。像秦鍾第一次見到愛玉的時候，因爲心中只嵌了文珠這一個人兒，所以把愛玉淡漠地並不注意。即使看見，也所謂視若無睹了。但現在的愛玉，那可不同了。秦鍾眼睛裏看起來，覺得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雖西子復生，恐怕也沒有像她那麼的美麗。天地間的事情底神祕，那真是莫過於男女兩性之間的了。

愛玉走後不到五分鐘，秦鍾的父母弟妹都急急的趕來了。秦國章夫婦兩人在無限疼痛之餘，自不免怨恨地向兒子又埋怨了幾句。秦鍾心中暗暗慚愧，但表面上也只好胡亂地說了幾句。並把十萬元醫藥費捐作助學金的話，向兩老告訴。秦國章本是一個道學先生，當下聽了，大爲贊成。因爲兒子精神很好，想來是受了一點細微皮傷。這就喊了一輛汽車，大家坐車回家去了。

#### 四 顧此失彼 醋海起微波

顧元洪和文珠在咖啡室裏碰了面，因爲有郭素珍一同坐在旁邊，所以心裏雖然有許多要說的話，却說不出來。文珠見他一本正經的要自己到來，結果，却並沒有什麼事情，心中想想好笑。本當要埋怨他幾句，但是爲了看在鑽項圈的面上，所以反而跟他道了謝。顧元洪當然也向她客氣了一回，並且把自己和報館談判的事情又向她討好了幾句。這天就是吃了一點兒點心，大家匆匆的分手。第二天下午，元洪坐在家裏，正開着無線電消遣，忽見小僮顧小文走了進來，很恭敬的

報告說張得標來拜望老爺。元洪聽了，遂把無線電關了，說請他進來。不多一回，張得標脫了呢帽進內。微微的笑道：

「我知道你此刻一定還沒有出去。」

「請坐，請坐！張老闖抽烟罷！」

顧元洪和他一同坐下，伸手遞過一支煙捲。得標慌忙取出燃火機，給他點着了煙捲。顧小文倒上兩杯香茗，方才悄悄地退下，顧元洪噴了一口煙，望着他臉兒的表情好像頗有心事的樣子。遂低低的問道：

「戲館裏買賣還好嗎？」

「不要提起了，鴻文珠不上台，好像就沒有戲可看的樣子，天天小貓三隻四隻，這樣下去，簡直叫我不能維持了，唉！」

「照你這麼說來，鴻文珠倒真有些兒魔力呀！」

「可不是？從前生意很好，我倒也糊裏糊塗，以爲一個團體，總要大家努力。到如今營業一落千丈，我才知道上海人都是崇拜偶像主義，鴻文珠真有些兒道理，也無怪她要大搭其架子了。」

張得標很感慨的回答，他還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顧元洪把手指彈了一下子烟灰，沈吟了一回。便輕輕的問道：

「我就不相信，你們團裏這末多的團員，難道就一個人沒有資格去頂她的缺嗎？其實鴻文

珠的藝術，也不過如此而已。」

「你說的和我心裏是一樣的思想，鴻文珠除了容貌美一點，此外也是平平無什麼特長。不過這些看客的心目中，好像鴻文珠是一牌金字招牌。別人無論怎麼的好？總也好不到像她那麼的程度。你想，那又有什麼法子呢？我說是她的運道好，倒並非是她真正的藝術好。老實說，我們團體裏面，比她漂亮的也有，比她技術好的也有，但吃虧的就是外界不相信。報紙上一登鴻文珠不登台，觀眾大家都打回票，這真是糟糕極了。」

張得標一口氣說完了這兩句話，他心裏似乎亂得很，便站起身子來，在室內轉着圈子。顧元洪皺了眉頭，說道：

「我說文珠的不上台，她當然也有背景，這背景就是李英龍。我以為先把這小子做了，一個女孩子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噯！我還沒有跟你說起，你知道嗎？我跟李英龍已經打過架了。他媽的，這小子逃得快，我叫人到來，却誤打了一個姓秦的，真倒霉，還賠了十萬元的醫藥費。」

顧元洪見他回過身子來，很懊傷的告訴。而且怒目切齒的樣子，恨不得把李英龍咬幾口的神氣。這就很同情的說道：

「你近來的確很倒霉！我覺得文珠是個傀儡，她的主意完全操縱在李英龍的手裏。換句話說，有了李英龍，就沒有你了。有了你，就沒有李英龍。張老闖！不知你心中以為我這話可對嗎？」

「你這話就一點兒也不錯，李英龍，她撐腰，叫她不上台。這不是明明的要我好看嗎？他不給我飯吃，我也不給他拉糞。換句話說，他要我的命，我豈不要叫他死嗎？所以昨天我把花瓶向他頭頂猛擊，不料這小子眼快手快，竟被他接住了。昨天要被我真的擊死了，哼！我坐在監獄裏犯罪，我也甘心情願的了。」

李英龍在顧元洪心中認為是一個大仇敵，假使有了李英龍，自己就永遠沒有得到文珠歡心的日子了。所以他也恨不得把李英龍害死，不過害人到底要犯罪，他是一個有財產的人，當然不大合算。因此他要借刀殺人，而所以故意的向他一再的刺激。張得標是個草包，他摩拳擦掌的，表示昨天沒有打死他，而感到無限的遺憾。顧元洪想了一回，他又另有作用的向他望了一眼。說道：

「張老闖！鴻文珠是個紅藝人，在她固然不應該去和馬上英雄親熱。不過我覺得有一層，你也不能太仰仗鴻文珠一個人呀！因為她到底還是一個姑娘，將來難免要嫁人的。你若專靠她一個人賣錢，我想這也是一件靠不住的事情。」

「假使她正式的嫁人，那自然是應當的。她不是我的女兒，我怎麼能叫她一輩子不嫁人呢？就是我的女兒，做父親更應該為她終身作打算呀！不過，她這回事，來得太突然，剛說請假，接着却又說不幹了；使我弄得焦頭爛額，現在賣座這樣的慘，她也不能說完全沒有責任呀！就是丟開了我的事不說，單拿她個人的幸福來講，像她這麼一個多才多藝的女子，去嫁一個流氓似的東西，她實在也太毀滅自己的前途了。」

張得標聽顧元洪這樣說，忽然觸動靈機，暗想，他這幾句話顯然是有作用的了，因為他也是



欲娶文珠的一個人。於是用了很正義的態度回答，表示自己所以阻攔文珠嫁英龍，一半固是爲了自己的利害，而大半還是爲了鴻文珠本身的幸福着想。顧元洪點點頭兒，吸了一口雪茄。說道：「據我看來，李英龍要正式娶她，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實的說，憑他一星期兩次騎馬的收入，就根本養不活這位大小姐。」

「對了，我心中也這樣的想，不過……外面另有一種傳說，說鴻文珠的嫁人是決定了。就是不嫁給李英龍，恐怕……」

「恐怕怎麼樣？」

「恐怕也得嫁給你！」

張得標經顧元洪一追問，方才大胆地說了出來。顧元洪聽了，微微的一笑。他是一個老奸巨猾，所以臉部上依然是毫無異樣的表情。笑嘻嘻地反問着：

「你聽誰說的話？」

「說的人多着呢！因爲你不是又送了她很名貴的禮物了嗎？我想她肯接受你，這事情多少有些把握。」

「哦！是郭素珍告訴你的對不？」

「也不單是她一個人知道。顧先生！我今天的來意，就是問問你，對於這個消息，是否究竟確實？」

顧元洪聽他問題談到自己的頭上來了，這就沈着臉兒，那雙陰險的目光，望了他一眼。毫無

笑意的說道：

「假使是確實的消息，那麼你認為怎麼樣呢？」

「我沒有什麼，我就得向你賀喜啊！」

張得標是個鑑貌辨色的人，他知道顧元洪有些不喜悅的意思，這就滿堆了笑容，還打了一個哈哈回答。顧元洪沈吟了一回，微微的搖頭。說道：

「我送禮物給她，這回事是有的。不過我要娶她的意思，現在還沒有。」

「其實你要娶她，這倒是文珠的造化。為她終身着想，我代她表示慶幸。這比她嫁給李小子，那總要好得多了。」

「不過……我也並不是傻子。假使她和李英龍的關係沒有完全斷絕，誰還願意化了錢來買一頂綠帽子戴呢？」

「那當然囉！不過，據我看來，李小子和鴻文珠的關係，不斷也得斷。你或者還不知道吧！李英龍他有老婆的，而且還是一個有名的潑婦。她現在也知道丈夫和文珠的事了，差不多天天在暗地裏調查，只要等李小子跟文珠在一起的時候，她就預備把文珠打得一個落花流水。」

顧元洪聽他這麼說，哦了一聲，臉上顯現了驚奇的神色。他倒不免代替文珠担起心事了，不過他還有些將信將疑的樣子。說道：

「你這個消息可準確嗎？」

四 顧元洪失彼躊躇起微波

「千準萬確，而且還有好幾個小孩子的。」

「唔！這小子太可惡了，那麼這回事，現在文珠可曉得了沒有？」

「文珠當然也有一點耳聞，我看她心中至少也有一點刺激吧！」

「不過，文珠在沒有得到真實的證據之前，恐怕對李英龍還是不肯忘情的，因為李小子就是以身強力壯四個字在女子面前賣幾個錢。」

顧元洪用了猜想的口吻，低低的說。他心中有些怨恨，似乎怨恨自己爲什麼要活到四十多歲才遇見文珠？假使在二十年之前和文珠相識，恐怕事情就不會這麼困難了。這時張得標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他又在元洪沙發旁坐了下來。向元洪望了一眼，似乎欲語還止的模樣。過了一回，才忍耐不住的說道：

「顧先生！我有一句不中聽的話，想請問你，你可不要見怪。」

「是什麼話？沒有關係，你說罷！」

「你的寶眷是不是住在這裏的？」

「沒有住在這裏，他們都在我的原籍山東。張老闖！你問我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顧元洪一面告訴，一面很懷疑的問他。張得標拿起茶杯，微微的喝了一口，搖頭說道：

「我沒有什麼意思，顧先生的身世，鴻文珠是不是完全都知道的呢？」

「哦！我這個人的脾氣就是這個樣子，明人不做暗事，我預備娶她，也就是因爲身在客邊，太感寂寞，想找個人做做伴。所以我預先跟她聲明，我家中是有妻子兒女的。」

「那麼她聽了之後，又有什麼表示呢？」

「她的表示，就是說這樣沒有問題，只是給人家做小老婆，她可不答應。」

「啊呀！憑她這一句話，不是已經完全的拒絕你了嗎？」

「不過，我覺得希望還沒有完全斷絕：因為我是曾經向她一再的聲明，好在我上海並沒有家庭，就是這麼孤零零一個人，我娶了她，也決不會把她帶回山東去，所以外界也決不會知道她是我的姨太太。」

「唔！這話也不錯啊！文珠怎麼回答呢？」

「她說尚待考慮，我想她並不堅決拒絕，事情多少總還有一點希望的可能。然而她所以猶疑，當然也是爲了馬上丟不掉李英龍的緣故。」

顧元洪回答到這裏，他連連的猛吸雪茄，表示心中有所深思的樣子，張得標聽了他這些話兒之後，他低下頭來，心中也暗暗的考慮。世界上的事情，男子是難逃女人關的。不過女子呢？却是逃不了黃金的關。顧元洪有的是錢，常言道，錢能通神，到結果，鴻文珠當然還是免不掉要投入他的懷抱。於是他覺得李英龍不過是一狼而已，顧元洪倒實在是一頭猛虎。想到這裏，便抬起頭來。望着元洪說道：

「顧先生！我現在對你有一個請求，你肯不肯答應我？」

「是什麼事？你說罷！」

「我想李英龍是一個窮小子，他要和你角逐情場，老實說，等於以卵擊石，那麼早晚總是

你得到勝利的。假使鴻文珠真的嫁給了你，你是不是肯讓她還在我們團裏幫一個時期的忙呢？」

「如果她真能夠嫁給我，那自然不成問題。可是這件事情，彼此還在僵持着，實在連我自己也沒有把握！」

張得標認爲他這幾句話，不免還有一點敷衍性質。心中倒暗暗的焦急，遂又用懇情的口吻。補充着說道：

「只要你肯答應我，讓她再表演一個時期作爲過渡。使我能夠有充分時間的準備，訓練幾個人才來填補她這個空缺。」

「你放心，我不是早對你說了嗎？只要我的事情成功，我決計讓她再跟你合作下去。就是她不願意，我也負責賠償你的損失。」

顧元洪伸手拍了拍胸脯，表示他很有信用的意思。張得標方才感到十二分的歡喜，他猛可握住了元洪的手兒，連連的搖撼了一陣。說道：

「顧先生！你既然這麼的漂亮，咱們是闖江走湖尋飯吃的人，講究的是貨落行家，凡事要落一個義氣。你能夠拍胸，我就能夠效勞！」

「張老闆！你真的願意這樣做嗎？」

「這還有什麼假的不成？我就是不爲你，我也得爲我自己呀！」

「那麼你用什麼方法使她能夠丟掉李英龍而嫁給我呢？」

張得標臉兒漲得紅紅的，他也伸手拍了拍胸脯，似乎很有決心的回答。顧元洪覺得有人代自己把李英龍做掉，這叫自己可以省却許多麻煩，遂也滿臉堆笑的向他問說。張得標很快的答道：

「那很簡單，我不願意跟她走歪路，從正路上走，根據合同和她法律起訴，這場官司她是穩輸的。」

「她和你訂的合同還有多少日子？」

「算到今天為止，還有五個月光景。」

「你真能夠拿合同作爲憑據而控制她嗎？」

張得標此刻把顧元洪是當做財神一般的看待，所以他轉了轉眼珠，就竭力的向他討好地說道：

「只要她肯答應丟掉李英龍來嫁給你，我就把合同交給你。如其不然，她得賠償我一切的損失！」

「假使她自己有錢，或者叫李英龍來替她賠償，那你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嗎？」

「這個我知道，文珠是個會化錢的姑娘，她身邊根本沒有什麼積蓄。至於這個窮小子那更不必說了，他是素來靠女人們要錢花的，他決計無錢賠償的。比方說，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們弄了錢來賠我的損失。我爲了你的未達，我當然還得用最後的一個辦法，把這姓李的這麼一下子做掉乾淨。」

張得標爲了博得顧元洪的歡心起見，在後面又說了這兩句話，還把手兒作劈下去的姿勢，向顧元洪微微的笑。顧元洪是感到滿意極了，遂站起身子，走到電話機旁去。含笑說道：

「張老闖！你的計劃和步驟都很好。不過我們當然也不希望真的發生什麼慘劇，所以我想此刻打電話把文珠請來，不妨先來試試第一個計劃，你看怎麼樣？」

「也好，不過顧先生！你記着，我和她倘然談判成功，你可別忘記了答應我的話吧！」

「那當然，就是我傾家蕩產，我也決不使你有失望。」

「你能這樣，那就使我感恩不盡的了。」

張得標彎了彎腰肢，大有感激零涕的樣子。顧元洪微微的一笑，便拿了電話聽筒，伸手撥了號碼。過了一回，便溫和地問道：

「喂！你是文珠嗎？我是顧元洪，哦！你是二小姐！那麼你姊姊在家嗎？請她聽電話……  
愛愛！大小姐！是我……你老是悶在家裏不寂寞嗎？我有一件要緊事情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到我家裏來一次？什麼？你忘了嗎？我那天不是告訴過你？泰山路，愛爾新郵五號，離你這裏還不算遠。……啊！你叫我到你那兒來是不是？那也可以，不過這件事到我這裏來談談比較妥當一點。你……不要怕呀！我不是綁匪……哈哈！哈哈！我跟你說着玩玩，你可千萬不要生氣罷！大小姐！那麼我專心的恭候着你，回頭見罷！」

「顧先生！她說來不來呢？」

「一定來的，張老闖！我們坐下來等一回吧！」

顧元洪放下聽筒，張得標急急的問。元洪含笑點頭，把手一擺，兩人遂又坐下。張得標把烟捲兒吸了一口，左腿擱在右膝上，擺動了幾下，是得意的神態。望了他一眼，笑道：

「看這情形，她的心裏，已經是慢慢的在轉變了。只要再加上一點力量，我覺得你一定可以成功。」

「然而這一點力量，就得看你的了。」

兩人說着話，不禁都會心地哈哈大笑起來。就在這個當兒，門外忽然推進一個妖艷的女子。顧元洪定眼一看，原來是米高美舞女孫愛麗。愛麗和自己也發生過肉體關係，因為她褲帶奇鬆，所以自己對她已經沒有十分好感了。想不到她今天會尋上門來，一時倒不免暗暗焦急。因為回頭文珠就要到此，假使給她瞧見了愛麗，不是又要引起妬忌了嗎？顧元洪心中焦急，但表面上不得不起身相迎。還勉強地含笑問道：

「啊呀！你今天怎麼有空會到我這裏來呀？」

「哼！你還說哪！我打電話來約你四五次，你口頭上都答應了，可是事實上你却都沒有來。一定要我親自登門來請教，真是好大的架子。」

愛麗鼻子裏冷笑了一聲，薄怒嬌嗔的回答，大有無限怨恨的樣子。顧元洪聽她這樣埋怨着，心裏不免有些兒窘，遂只好嘻嘻地笑着，連說請坐，請坐，又叫小文倒茶。一面並給得標介紹道：

「這位是國光歌舞團的張老闆，這位是舞團皇后孫愛麗小姐！」

「算了罷！不要當面捧得高，什麼舞團皇后，背後別叫貨腰女郎也就是了。」

「那裏那裏？我從來沒有這麼的叫過你。」

四 顧此失彼 暗海起微波



「你憑良心說罷！在你們背後說起來，只怕叫我們比貨腰女郎更加難聽的名字哩！」

愛麗一面向得標點頭，一面在沙發上坐下，秋波盈盈地斜乜着元洪，故意顯出那麼撒癡撒嬌的表情。張得標在旁邊插嘴笑道：

「愛麗小姐說話倒真痛快！」

「好小姐！吸煙罷！你別發這些牢騷了。」

顧元洪沒有辦法，只好遞煙過去，向她溫情地敷衍。愛麗用兩指很美妙的姿勢夾了煙捲，吸了一口，又向屋子四周打量了一回。說道：

「這屋子倒真不錯，可惜就缺少一樣。」

「對了，就缺少一位漂亮的太太。」

「不對，我是說缺少一座花園。」

愛麗聽顧元洪這麼說，遂搖搖頭兒，紅暈了粉頰，加以聲明。張得標却微微的笑道：

「其實這句話也說得有道理，因為沒有太太，所以沒有花園。花園跟太太是差不多的……」

「嘻嘻！顧先生！你說對嗎？」

「爲什麼有了花園一定要有太太呢？比方那些公共花園……哦！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是把私人花園比做了太太，而把我們比做了公共花園，是不是？你這人啊！挖空心思的損人，真有點缺德！」

愛麗見顧元洪只是點頭微笑，這就不瞭解地問着。但說到後面，她到底也是一個聰明的女

子，便恍然大悟起來。這就恨恨的白了得標一眼，有些生氣的樣子。但顧元洪和張得標見了，却益發大笑起來了。愛麗被他們這樣大笑，當然更覺得十分難堪，遂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很悲哀的說道：

「你們不用笑我，老實說，一個人沒有自甘下賤的，誰不想做個千金小姐？誰又喜歡去做一個舞女？這當然是因為環境關係，而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比方說我吧！唉！……」

「比方你，怎麼樣？愛麗小姐！我和你認識的日子也不算少了，但你的身世，我真的還有些兒不大詳細，那麼你倒不妨說一點出來給我們聽聽。」

顧元洪見她大有盈盈欲淚的樣子，方才顯出一本正經的態度，向她很同情的問。張得標聽他這樣說，自己心中倒不免代他暗暗憂急，因為不多一回，文珠快要到了，那麼在一室之中，有了兩個女人，這在顧元洪的地位上不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嗎？雖然愛麗只不過是個舞女而已，然而她能夠走進這屋子的門，也可見她和顧元洪的關係，不是一種普通而已。得標恐怕回頭多生枝節，所以向顧元洪嗷嗷嘴兒，連連丟了兩個眼風，是叫他不要和她再多空談的表示。顧元洪是個轉機很快的人，當時也立刻理會他的意思了。便不等愛麗開口，就又急急的搶先說道：

「愛麗小姐！這是我不好，倒又勾引起你的傷心來了。好罷，好罷！我們大家再不要談起這些事了。你今天到我這裏來不知有沒有要事呢？……」

「唔！不錯，事情當然有一點，因為我三番五次的打電話給你，你却次次的失信不理我。我特地來問問你，你到底有什麼貴忙啊？」

四 顧此失彼 踏海起波浪

愛麗被他這麼一問，倒忍不住氣上來了。遂把秋波逗了他一瞥，無限怨恨的嬌嗔，大有與師問罪的態度。顧元洪微微的一笑，却毫不加思索的說道：

「貴忙不敢當，我實在爲了要吃飯，所以每天只好窮忙而已。老實說，我們做男子的是多麼的苦呢！比不了你們女孩子，只要飛幾個媚眼，逗幾個甜笑，鈔票就可以一疊一疊送到你們的皮包裏，但我們男人家就不同了，今天股票行情看好還是看跌？非要大動腦筋不可。你想，叫我那兒還來空閒的工夫呢？況且我近來心臟有病，不宜時常涉足於燈紅酒綠的場所，爲了我身體的健康問題，那也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所以我過去的失約，還得請愛麗小姐多多原諒才好。」

「得了罷！誰相信你這些鬼話？」

「你不相信，那叫我也沒有辦法。其實你可以問張老闆的，我所找他來，就是預備跟他商量，應該吃什麼藥才對？」

顧元洪見愛麗披了披小嘴，顯然是並不信任。這就情急智生的望了張得標一眼，很正經的辯白。愛麗聽了，却啐了他一口。說道：

「我的顧老爺，你這話可說漏了，你既然有心臟病，爲什麼不找個內科醫生來開方子？倒請一個歌舞團的老闆來跟你商量用藥呢？那不是天大的笑話嗎？不要說我不相信，就是三歲的小孩子，他也不會相信你這種有趣的話呢！」

「愛麗小姐！你不要以爲顧先生是騙着你，其實他說的倒是真話。他這個病，跟別人的病

不同，只有我家傳的一種秘方才能夠治療。你難道不曉得古人有句話『丹方一味，氣煞名醫。』所以你倒不要小覷我，我雖不是醫生，但醫道却比普通庸醫要好得多了。」

張得標坐在旁邊，覺得自己非給顧元洪做個連手不可。所以也一本正經的神氣，很認真的回答。愛麗冷笑了一聲，淡淡的說道：

「用不着辯論，顧先生近來的行蹤，我很明白，而且我也打聽得詳詳細細。他無非天天在萬國大戲院捧場，捧你們貴團裏那個姓鴻的姑娘罷了。所以顧先生不是患了心臟病，我知道是患了心病，心病非心藥不醫，在心藥還沒有到手之前，我看顧先生的病一時就難好起來。」

「那裏那裏，愛麗小姐！你聽誰造的謠言呀？」

「既然沒有這種事，你爲什麼老不上我那兒去呢？」

「不是早跟你說了嗎？爲了賺錢，沒有法子呀！你瞧這兩天金子漲，股票竄，白米跳，弄得我真有些坐立不安哩！」

「喔唷！你是賺飽了，還會坐立不安嗎？我們這般貧窮的小百姓，倒真的有些提心吊胆，哭笑不得呢！……好了，我們這些空話少談，現在我問你，你今天預備跟我一塊兒去玩嗎？」

「去！去！當然去的。」

「好！要去！我們就走。」

四 顧此失彼暗海起微波

顯元洪在女人面前，似乎沒有勇氣拒絕的，他總於色迷迷笑嘻嘻的答應了。可是他沒有想到愛麗馬上站起身子來，要他一塊兒走。因此他心中倒不免又暗暗焦急十分，抓了抓頭皮，搓了搓手。說道：

「你放心，我當然去的。不過，我還有些兒小事情，你先到舞廳裏去等着我，我跟張老闆再說幾句話，我馬上就來好了。」

「靠不住，你是個沒有信用的人，我怎麼能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可以對天罰誓，回頭我若不到舞廳來找你，那我一定……」

「算了，誓也不要你罰，我只要你跟我一塊兒走。顯先生！你不走，我也拉你走。」

愛麗說完了這兩句話，她却真的走上去，拉了顯元洪要向外面走的樣子。這一來把張得標急了，便跟着站起來。說道：

「顯先生！我們正經事怎麼樣？回頭我那個朋友來了，叫我如何交代他？」

「沒有關係，叫他明天再來吧！張老闆！你不應該跟我搗蛋呀！」

「張老闆！你那個朋友來了，你先招待招待她，我去一回兒，馬上就來好了。」

顯元洪見愛麗跟得標有些爭吵的神氣，而且用了很大的氣力，拉着自己走。在這個情形之下，顯元洪淨有了辦法，只好向張得標霎霎眼睛，便不由自主的跟着愛麗走了。張得標覺得顯元洪這麼愛好女色，完全是見一個愛一個，心中甚為感嘆。搓了兩手，在室內踱了一回步。就在這個時候，小文帶了文珠從外面走入，說鴻大小姐來了。

## 五 持鎗欲尋仇險闖人命案

張得標一見了文珠到來了，也不知爲什麼緣故？他那顆心兒會忐忑地跳起來。但是他還竭力鎮靜了態度，慌忙含笑迎了上去。招呼着叫道：

「大小姐！你來了嗎？」

「噢！張老闆也在這兒嗎？多早晚來的？」

文珠見會客室中沒有顯元洪，却站了一個張得標，她心裏似乎感到了一點驚異。遂微蹙了眉尖兒，低低的問。張得標一面請她坐下，一面小文倒茶。方才微笑着回答道：

「我剛來了不多一回兒，大小姐！你快請坐，喝杯茶吧！」

「這又奇了，你不是客人嗎？爲什麼要你這樣殷勤的招待我呢？」

「哦！因爲顯先生有點事情出去了，是他關照我的，叫我代他招待你坐一回，他不多一回兒，馬上就會回來的。」

張得標聽文珠這樣懷疑的問，遂不得不把情形告訴了她。文珠雖然在沙發上坐下了，但是她很有些侷促不安。自言自語的口吻說道：

「真奇怪！他不是說有要緊事情跟我談嗎？怎麼我來了，他倒又出去了。」

「大概他臨時又發生了什麼事情，不過他既然跟你約好了，我想他一定就會回來的。大小姐！你抽支煙吧！」

張得標見她至少有些不高興的意思，遂慌忙殷勤地奉承她，親自給她遞過了一支烟捲，並且

還給她燃了火。文珠吸了一口煙，她似乎在沈思着的樣子。這時小文端了一杯香茗，送到文珠的面前。文珠回眸睜了他一眼，很納悶的說道：

「你們老爺到那兒去了？」

「老爺跟……」

「不是跟李四爺一塊兒出去的嗎？他……他們是爲了一塊地皮的事情吧！」

小文吱吱唔唔的想說又不敢說的模樣，這情形瞧到張得標的眼睛裏，心中急得什麼似的，這就不等他告訴，自己便先搶着回答。同時向小文丟了一個眼風，嘴兒還嗽了一嗽。小文倒也玲瓏，似乎理會他的意思。便笑嘻嘻的說道：

「是，是，是……李四爺。」

「那麼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

「這……這……我可不知道了。」

「我想他一定很快就回來的，要不然他也不好意思累大小姐在這裏乾等呀！」

張得標恐怕文珠心中生氣，遂立刻又代爲回答，表示寬慰她安心等候的意思。不料文珠却不耐煩地站起身子來，冷冷的一笑。說道：

「那麼等他回來的時候，再打電話來吧！我可沒有那麼多的閒工夫來等他！」

「大小姐！你既然來了，你就不妨稍微再等一回兒。就是顯先生不在，我們不是也有事情可以談談嗎？」

「我們談談？哦！哦！顯先生要我到這兒來，莫非就是爲了你的事情嗎？」

文珠見他跟着站起，有些焦急的神情向自己勸留。一時忽然想到了似的，不由哦了兩聲，冷冷的問他。張得標搖了搖頭，立刻又鎮靜着態度。說道：

「不！這也許是你神經過敏的緣故吧！大小姐！今天我們又在這兒無意之中遇到了，那也很好，至少我們還有商量的餘地。不過我始終還是抱了勸告你的宗旨，你不要上人家的當，你千萬要爲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作打算。假使你只管逞你一時的意志，一點也不顧別人的死活，我覺得你用這種方法來做人，你總有一天會到失敗的地步。」

「張老闖！你這些話算是教訓我嗎？哼！老實跟你說吧！我自己做的事，由我自己負責，誰都沒有權力來干涉我呀！」

文珠認爲這幾句話太不客氣，不但不客氣，而且還包含了教訓的成分。一時大不服氣，滿臉顯出嬌嗔的表情，冷笑着回駁他。張得標却還故意地浮現了陰險的笑容，滿不在乎的樣子。說道：

「年輕的人，火氣總比較大一點。我在年輕的時候，也跟大小姐一樣，老是跟人家面紅筋青的說話。現在年紀老了，我覺得什麼都忍耐得多了。其實我並不想跟大小姐吵嘴，我不過是一番好意，爲了你，爲了我，我覺得你應該要仔細的想一想。大小姐！你爲什麼還是像昨天對付我的一種腔調呢？」

「這就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也不想你自己那種腔調，算你一本正經是個歌舞班的班主，我難道還要來聽你的調度嗎？哼！我現在不幹了，你用不着再向我神氣活現



了。」

文珠見他一面孔老氣橫秋的樣子，心中更加的惱怒起來。她索性又在沙發上坐下，似乎存心預備跟他吵一場的意思。張得標見她越光火，自己也就越顯出沒氣死人的模樣，微微一笑。很緩和的說道：

「我倒不一定要你來聽我的調度，反正你已經打定主意不幹了，我就是想調度你，也不會發生什麼效力了呀！不過我們是有合同的，合同上也有你大小姐親筆簽字和蓋章的，所以我覺得你這樣不聞不問地裝做沒有這件事情的神氣，那恐怕在人情和法律上都有些說不過去吧！」

「關於合同的事情，我自然要想法子來解決，你又何必在這裏和我嚕嚕囁囁的多說空話。你要和我法律解決，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我身子有病啊！總不見得把我抬到舞台上去做戲的，爲了你們賺錢，我給你們賣命嗎？哼！就是和我打官司，我也不會怕你啊！」

文珠聽他提起合同的事，心中倒是微微地吃了一驚。不過她表面上仍是顯出強硬的態度，很恨地回答。得標搓了搓手，表示代爲惋惜地嘆了一口氣。說道：

「唉！大小姐！我真替你可惜，假使你是一個聰明的人，那你一定不會這麼的幹。」

「我本來不是一個聰明的人，這件事情就是錯了，事到如今，我也只好讓它一錯再錯，要錯就錯到底！」

「大小姐！你這麼的拗執，那可不是和我在鬪氣，却是和你自己的名譽地位在搗蛋。我覺得

得你要如真的這樣堅持下去，你的前途會變成一片黑暗的。我是一片金玉良言，你不要把良藥當做毒汁呀！」

「謝謝你的好意，即使我到了死的地步，我也用不到你來給我表示可憐的。」

「一個人只怕自己不知道自己的錯處，那就沒有法子可想。既然你什麼都很明白，還要讓它錯到底，我覺得那你等於自尋死路！」

張得標見她一味的不講人情，心裏這就再也忍耐不住了。便淡淡一笑，用了諷刺的語氣，向她攻擊。文珠氣得兩頰一陣紅，一陣白，她猛可的站起身子，恨恨的運了他一個白眼。嬌聲叱道：

「放你的臭屁！我死不死，根本用不着你來管的。你有本領，和我在法庭上相見好了。誰要跟你再在這裏多嘴囉？那我才不是傻子！」

「大小姐！大小姐！」

張得標見她說完了這兩句話，便怒氣沖沖的向外直奔。這就急急的趕上去，預備把她拉住的。意思。不料文珠才奔到會客室的門口，忽然見門外闖進一個男子來，面目猙獰，眉宇之間顯現了一股子殺氣，幾乎和文珠撞了一個滿懷。文珠呀了一聲，急忙倒退兩步。定睛一看，不是別人，却原來是李英龍。這就急急的問他說道：

「你……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了？」

「嘿！嘿！嘿！我還不是爲着找你而來的嗎？」

李英龍一陣子冷笑，他一步一步的跨了進來。文珠覺得他至少有着一點醋意的作用，遂向他

急急的解釋道：

「顯元洪說有一件要緊的事情跟我商量，所以我到這裏來了，不料他却沒有在家。」

「哼！那你爲什麼要來呢？」

「奇怪！難道你是專爲責備我而來的？告訴你，你現在還沒有做我的丈夫，你有什麼資格可以來干涉我呀！」

文珠的個性，就是好勝，她覺得除了別人來奉承自己之外，誰也不能侵犯她的自由。所以對於英龍這種態度，她的內心也感到十二分不滿意，於是向他惡狠狠的讖語。李英龍被她這幾句話說得啞口無言，於是他凶險的目光，便射到張得標身上去。並且一步一步的向他逼近，好像要把得標吞吃的樣子。喝道：

「他媽的！你這小子也在這兒幹什麼？」

「哈哈！你這小雜種！你來管我的閒事嗎？」

張得標口裏雖然這麼回答，但心中却也有些害怕，因爲他領教過英龍的蠻力，他知道自己不  
是英龍的對手，所以一步一步的向後退下。而且眼睛連連向旁邊的小文驃，是叫他到外面去喊警  
察的意思。李英龍也哈哈大笑，這笑聲使人有些胆寒。他又喊道：

「她媽的！你昨天帶了一些流氓四處找我，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別的意思，準備好好兒的揍你一頓！」

「那麼，我今天送上門來，你就揍罷！」

李英龍拿得住得標的氣力，遂猶惡地笑起來，把身子更逼近過去。張得標在這個時候，他認為先落手為強，這就一閃身子，伸手搬起一張圓凳子向英龍撇了過去。李英龍早有準備，遂騰身讓過，忽然從袋內摸出一支手鎗來，對準了得標。喝道：

「不許動！你這不要臉的下賤東西！你動一動，我就打死你！」

「英龍！你……你……瘋了嗎？你預備鬧人命案子嗎？」

張得標一見了手鎗，他的魂靈也不免飛出了軀殼，臉色灰白的舉起了兩手，表示屈服的意見。一步一步的退到壁旁，恨不得把身子鑽進壁縫裏去。文珠想不到英龍懷中摸出手鎗，她也嚇得心頭亂跳，急忙奔了上去，把英龍拉住了責備。小文在旁邊見了這個情形，覺得事情不妙，遂一骨絡轉身，悄悄地奔到外面去了。這裏李英龍的兩道目光，還是射在得標的身上。冷笑道：

「張得標！我老實告訴你，你要用流氓的勢力來壓服我，那你只有死！你不要以為我姓李的好欺侮！今天我要你叫我一聲晚爺！」

「……………」

「你不叫？你胆敢不叫，我送你上西天去！他媽的！你只有死。……………」

「我叫，我叫！晚爺！你……何苦要我的性命？我的性命不值幾文錢呀！」

李英龍暴跳如雷，好像舉鎗就要開放的樣子，一個人到了生死關頭的時候，無論你怎麼的狠天狠地，也會屈服起來。張得標心裏暗想，他把手鎗對準了我，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只要他把手指兒輕輕的一扳，不管他會不會開鎗？就是不死吧！至少也得受個傷。常言道，好漢不吃眼前

虧，叫一聲晚爺算得了什麼？他在這麼一盤算之下。終於含了痛恨的笑容，服從地回答。李英龍認爲這樣還不夠侮辱他，正欲趕上去再量他幾下耳刮子。却聽文珠哈哈地大笑起來，這笑至少是含了一點作用的。於是又回身惡狠狠問道：

「你笑什麼？」

「李英龍！我真沒有想到，今天居然看見了你的真面目。我做了很久日子的瞎子，今天忽然的重見光明，我怎麼不笑？」

文珠覺得英龍這種行爲，是不免近乎匪徒之類。她想到自己竟然失身於賊，自然是感到無限的痛悔。這就漲紅了臉兒，嬌叱着罵他。李英龍這時手中有了一支鎗，他的神經已入瘋狂的狀態。忽然把鎗對準了文珠，哼了一聲，還把身子向她趕了過去。文珠這時把生死已置之度外，便鼓作勇氣，反而挺身迎上。睜了杏眼，大聲叱道：

「怎樣？你預備向我開鎗嗎？好！你開吧！我死在你的手中，也算是我的下場了。李英龍！你不開不算好漢！」

「哼！我這一顆子彈不開你這種女流之輩，你放心罷！」

「你有胆子，你開，你開！」

「我不開，你怎麼樣？」

「你不開，我就打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李英龍怎肯無緣無故的打死文珠？況且他還要想在文珠的身上預備得一點好處。所以他反而

把鎗垂下，用了近乎滑稽的口吻，反問他。文珠心中是痛恨極了，她突然揮手，在李英龍頰上拍拍的兩記耳光。李英龍冷不防被打，心中一驚，手中的手鎗便掉落地。文珠眼快手快，早已俯身拾起。英龍伸手來搶，張得標見了，便早已搶步上前，攔阻英龍，因此兩人便扭在一起大打起來。文珠在他們互相毆打的時候，就把那柄手鎗，很快的藏入她帶來的皮包內了。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忽聽一陣皮靴之聲，小文帶了兩名警士，匆匆的奔入，一見室中兩個男子在打架，便喝道：

「你們在這裏幹什麼？」

「還不快快住手！誰是匪徒？你說！」

另一個警士向小文急急的問，同時他們把盒子炮都對準了英龍和得標。兩人見警察到來，遂停止扭打，各自分開，站在一旁。小文指着英龍，急急的說道：

「是他，是他，就是這個人！」

「你叫什麼名字？你是強盜？」

「不！不！我叫李英龍，我不是強盜。」

「你不是強盜，你到這裏幹什麼來的？」

「我是找鴻文珠來的。」

那警察聽他這麼回答，看情形並不像是強盜搶劫，遂把他身上下下搜抄了一遍。方才又問道：

「那一個是鴻文珠？」

「是我！」

「你認識這一個人嗎？」

「我認識他的，不過他到這兒來幹什麼？我却不知道。」

文珠因爲心裏痛恨着他，遂故意尷尬地回答。李英龍有些怨恨的表情，向文珠白了一眼。急  
急的說道：

「我因爲聽你妹妹告訴，說你在這裏，所以我來接你回去的。」

「警察先生！你不要聽他胡說白道，他是一個強盜，他是存心到我們這裏來打劫的。」

張得標趁此機會，預備咬他一口的進讒。鴻文珠恐怕警察真的把英龍當作強盜看待，遂正色  
的說道：

「張老闖！我看你也不必這麼的說他，他也是一個有職業的人，你要說他是強盜，簡直把  
大家的身份都降低了。」

「他媽的！你誣告我，你簡直是混蛋！」

李英龍聽得標這樣的傷害自己，遂衝了上去，揮拳又欲打他。但被警察拉住了，喝道：

「不許動手！」

「你們都瞧見的，這可是他要打我！」

警察並不說話，他們見張得標獐頭鼠目，看起來也不是什麼善良之輩，於是走了上去，在他

身上也搜抄了一回。覺得沒有什麼兇器，這就回頭向小文望了一眼。奇怪地問道：

「喂！你不是說他們預備開鎗嗎？怎麼找不見他們的鎗呢？」

「你看見誰手中拿着鎗呀？照你這麼的亂說，恐怕你老爺也要受累了。」

文珠不等小文回答，遂逗給他一個嬌嗔，責備地搶着說。小文的心中雖然覺得自己未免受一點兒委屈，但多一事總是少一事好，這就假裝有些含糊的神情。還做了手勢，說道：

「我好像看見是拿了手鎗，……也許是一個拳頭也說不定。」

「你完全在那兒胡說白道！」

「真是胡說！」

英龍聽文珠這樣的埋怨小文，遂也附和着說。得標想咬定他真的用鎗威脅人，但又怕和文珠更加傷了感情，所以也不說什麼了。這時警察說道：

「不管怎麼樣？你們互相毆打，已經不對，去！大家到局子裏去！這裏誰是主人？大家一同去！」

「主人沒有在家，我們都是客人。」

「不錯，我們老爺剛出去，不知他們在這裏鬧些什麼鬼把戲？最好把他們一起帶走，省得再麻煩！」

小文聽文珠這樣回答，遂也向警察急急的說，他表示這些人都有些討厭的樣子。張得標聽了，便瞪了小文一眼。說道：



「小文！你說這話，回頭告訴你老爺，你可當心一點兒。大小姐！我看這樣吧！你在這裏等待顧先生吧！我跟他們到局子裏去一次。警察先生！這件事跟鴻大小姐毫無關係，我跟你們去吧！」

「好！你們都走！」

兩名警察點點頭，遂押着英龍和得標出去了。文珠心裏十分不安，她又取了一支煙捲吸着，低了頭兒，在室中來去的踱步。小文站在旁邊，却望着她呆呆的出神。一回，文珠停止了踱步，向小文瞟了一眼。問道：

「你老爺到底往那兒去了？」

「不知道！」

「那麼你知道跟他一同出去的這個李四爺是住在什麼地方的？」

「李四爺？奇怪！那個李四爺？」

小文把剛才張得標回答的謊話忘記了，他有些莫明其妙的樣子，摸摸自己的腦袋，奇怪地反問。文珠聽他茫然的回答，芳心中更覺狐疑起來。遂蹙了眉尖兒，瞅了他一眼。生氣地問道：

「咦！你剛才不是說，你老爺跟李四爺一塊兒出去了嗎？怎麼一會兒又不知道了呢？」

「這是張老闆告訴你的，我怎麼會知道呢？」

「這真是希奇，你們到底弄的什麼玄虛？」

「這一點也不希奇呀！他說是李四爺一塊兒走的，我說不是李四爺，我們兩個人當中總有

一個人是弄錯的了。」

小文見她十分納悶的樣子，遂笑嘻嘻的用了俏皮的口吻回答。文珠方欲再問他，忽聽電話鈴聲響了起來。小文連忙跑過去接聽，原來是老爺打來的電話，他在那邊急急問道：

「是誰？」

「我是小文！你是老爺嗎？」

「唔！鴻小姐來了沒有？」

「來了，早來了，老爺！不得了，你快回來吧！家裏出了人命案子哩！」

「什麼？什麼？人命案子？」

「是的，是的，險麼兒出了人命案子，要不如我把警察叫來得快，這兒公館裏準流了血！」

「這……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你快叫張老闆聽電話！」

「張老闆跟還有一個男子被警察帶到局子裏去了。」

「那麼家裏還有誰呀？」

「鴻小姐在這裏等着老爺，你快回來吧！哦！哦！鴻小姐！老爺請你聽電話。」

小文回答到這裏，他回過身去向文珠急急的說，同時他把聽筒交到她的手裏。文珠接過聽筒，湊在耳旁。喂了一聲，說道：

「你是顧先生嗎？好啊！真是了不得的大要人！把人家叫來了，你自己倒出去了，這算是什麼意思呀？我倒要向你請教了？」

「哦！對不起！對不起！我實在是因爲有些兒要緊的事情，你瞧，我身子在外面，那心兒就在你的身上，不是我又打電話來了嗎？」

「別說這些好聽白話，我問你，你要如分不開身回來的話，那沒有關係；我們明天還可以見面的，我此刻走了。」

「不！不！你走不得，你走不得，我馬上就回來了，不上十分鐘，你且等一回，好！我們回頭見！」

文珠聽他說到這裏，耳邊又有嗒的一聲，知道他已把聽筒擱上了，遂也放下了聽筒，搓了搓手，一面徘徊，一面吸煙。果然，在不到一刻鐘之後，顧元洪已經笑嘻嘻的回家來了。

## 六 誤會是香巢潑婦遭奇辱

文珠見顧元洪笑嘻嘻的回來了，遂故作生氣的樣子，別轉了臉兒，秋波逗給他一個白眼，並不理睬。顧元洪却像舞台上小丑似的，向她打躬作揖的賠罪。笑着說道：

「大小姐！累你等久了，我心裏真是太抱歉了，對不起！對不起！怎麼啦？誰跟張老闖打了架？又鬧到警察局裏去了。」

「老爺！是一個不認識的男子，他還拿了手鎗，他說是鴻大小姐的朋友。」

顧元洪聽小文這麼的告訴，臉上顯出驚異的樣子，向文珠望了一眼，用了懷疑的口吻。低低

的問道：

「是你的朋友？誰呀？」

「還有什麼人？當然是李英龍。」

文珠是個爽快的姑娘，她覺得並沒有欺騙他的必要，這就毫不介意的告訴了他。顯元洪一聽這句話，不由惱怒起來。遂冷笑道：

「怎麼？李英龍居然敢帶了手槍闖到我家裏來撒野？這……小子難道預備來暗殺我嗎？」  
「這倒不見得，他本來沒有帶什麼手槍，這是小文看錯了。他今天到這裏來，是聽了我妹的告訴，才趕來的。」

文珠還有一點庇護英龍的意思，代為英龍辯白。顯元洪並不因此而稍減怒氣，還是憤憤的神情。說道：

「他趕來預備做什麼呢？」

「也許是想逼我回去的，這人就未免太想不明白，他有什麼權力來干涉我的自由？你說可笑不可笑？」

文珠說完了第一句，仔細一想，覺得不對，倘然被顯元洪來譏笑我，那還不如我自己來說好嗎？於是她在後面又這樣不服的說。果然，顯元洪就覺得沒有什麼再可以說了。想了一回，方才恨恨的說道：

「這小子真也太想不明白了，那麼他和張老闖又如何的會打起架來呢？」

「他們打架，今天已經是第二次了，那就叫做，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一句話不投機，當

「然就幹上了，這算不了什麼希奇？」

「照你這麼的說，並不是我說他壞，李英龍這人也未免太凶暴一點了，你假使再要跟他來往，我真替你有些胆寒。大小姐！請坐罷！」

顧元洪表示很關懷的樣子，此刻又緩和了語氣，低低的說。因為見她還站着，遂把手兒擺了擺，是請她坐下的意思。文珠有些悔恨的樣子，一面在沙發上坐下，一面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道：

「這不用你說，我今天才算是把他認清楚了。」

「你既然把他認清楚了，那很好，我早就這麼的想，像你這樣一個聰明的女子，就是受人家蒙蔽，也只能被蒙蔽一時之間，往後總會有明白的日子。果然，你現在就覺悟了。」

「唉！……」

文珠聽了，深長地嘆了一聲。她在回想過去和英龍恩愛的一幕，她此刻覺得有些近乎荒唐而且可恥。這就紅暈了粉臉兒，心中感到暗暗的羞慚。顧元洪瞧了，心中是感到勝利的欣喜和安慰。遂笑着說道：

「何必嘆息呢？我覺得此刻覺悟，那還不算遲哩！大小姐！你的前途，可說已經撥雲見天，我在這裏應當向你恭賀哩！」

「我知道你嘴裏說恭賀，但你心中一定在譏笑我。」

「那裏那裏？我是素來同情你的人，我怎麼會譏笑你？其實，上海這社會太黑暗了，年輕

的人，尤其是女子，往往更容易會上人家的當。不過，你既然明白了，我代你慶賀還來不及，怎麼會譏笑你？請你不要太多心吧！」

文珠聽他這麼說，遂也低頭無語。小文倒上了茶，方悄悄退出。四周靜寂了一回，文珠忽然又抬起頭來，望了元洪一眼。問道：

「顯先生！你到底有什麼要緊事？你快點說罷！我想要走了。」

「怎麼才坐了不多一回又要走了呢？你第一次來，我家沒有什麼人，你就吃了晚飯走也不妨，反正你這兩天不上戲啊！」

「要末是你才回來了不多一回兒，我是在這裏已經等候你大半天了。你現在不比從前了，從前只到我那邊去，但現在我來了，還要等上兩三個鐘頭方才可以見得到你的面呢！」文珠微微的一笑，秋波斜了他一眼，這幾句話顯然是包含了諷刺的成分。顯元洪聽了，連忙欠了身子，賠不是的神氣。低聲兒笑道：

「大小姐！你不要生氣，這說起來，雖然是我不好，但事情也真太湊巧了。我本當專心一志地在家裏等着你，恰好來了一個朋友，找我去有點事，所以害得你反而來等候我，真是對不起得很！」

「假使真有這麼湊巧的事，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剛才找你出去的是誰？」

「是一個姓王的朋友。」

文珠因為張老闖和小文剛才回答是李四爺和元洪一同出去的，不過看情形好像還有些蹊蹺似

的，所以她趁此又故意這麼的問，是試試他們回答的話究竟附合不附合？顯元洪的心中是想不到這麼許多的，他還顯出很自然的態度，隨口的回答。文珠聽他本人却說姓王的，一時心中益發狐疑起來。便又追問道：

「姓王的？就是一個人嗎？還有別的朋友沒有？」

「沒有別的，只有他一個人。」

「哼！這就怪了，怎麼一回兒說是李四爺？一回兒又說是姓王的呢？我真不知道你們在弄什麼鬼？」

文珠猛可的站起身子，綳住了粉臉，冷笑了一聲說，這表情大有惱恨的樣子。顯元洪知道事情有些弄僵了，遂慌張了臉兒。急急的說道：

「誰說李四爺？是小文告訴你的嗎？讓我叫來問他。」

「不用叫他，這不是小文說的，原是張老闖這麼告訴我的。」

顯元洪方知是得標給自己圓的謊，遂略一沈思，立刻計上心來，哦哦了兩聲，笑嘻嘻的說道：

「對了，對了，是他弄錯了。姓王的來找我，就是爲了李四爺的事情，因爲匆匆忙忙，我忘記給他們介紹。張老闖在旁邊聽着，便纏七纏八的弄錯了。其實，那也沒有什麼道理，大小姐！你還是坐着罷！我們的事情還沒有談起頭，你怎麼又要走了呢？」

「我真不知道你是什麼用意？說又不說，儘喜歡這麼胡扯。」

文珠被他按着兩肩，一時只好又坐了下來。但臉上還是顯出很不耐煩的樣子，討厭地回答。

顯元洪在她對面沙發椅上坐下，笑了一笑。說道：

「我以爲我就是不說，你也應該可以明白呀！」

「明白！明白什麼？我就壓根兒不明白你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難道張老闖沒有跟你談起過什麼？」

「談什麼？我和他就沒有什麼好談？」

顯元洪見她提起了張老闖這個人，好像有些怒氣未消的樣子。這就把雪茄的烟灰用手指彈了一下，沈思有頃。方才低低的說道：

「關於你們合同的事情，他和你說過沒有？」

「合同？合同怎麼樣？」

文珠對於他這一句話，心頭方才感到有一點微驚。遂蹙了眉尖，望着他急促的問。顯元洪却平靜了臉色，微微的一笑。說道：

「沒有什麼，他不過始終向你抱着要求的態度，希望你能履行合同上的話兒，繼續的登台表演，你覺得怎麼樣？」

「是不是叫我到這兒來？就是他請你來給我代爲說情的。」

「他倒沒有這個意思，是我效毛遂自荐而已。其實，我和張老闖是朋友，和大小姐也是朋友，也無非是拉拉圓場的意思。」



「並不是我不賣你的交情，這件事辦不到。」

文珠嚴肅了態度，很決絕的回答。這麼一來，倒叫顯元洪弄得沒有了落場勢，遂苦笑了一下，點點頭兒。說道：

「他說，你們合同還有好多個月的日子，如果你不照合同履行的話，根據法律上說，你得賠償他一切的損失啊！」

「要賠就賠，我早就準備和他在法庭上見面了！」

「這……這……又有何苦來呢？我以為你是一個很聰明的姑娘，假使你要真的這麼做，那簡直在跟你自己搗蛋。何必一定要鬥這口氣？而使自己受虧呢？假使你仔細的想一想，你就覺得那是太不合算了。」

「我覺得沒有什麼合算不合算，爲了鬥這一口氣，我吃虧，我倒霉，我甘心情願，這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文珠在這個時候，也弄得勢成騎虎，於是索性強硬到底，表示並沒有商量的餘地。顯元洪覺得有些爲難，遂故意笑道：

「其實，你並不是爲了鬪這一口氣……」

「那麼爲什麼？……」

「我想你口裏說是醒覺了，但心裏還在迷戀着一個人。不怪你生氣，你至少還有些爲了李英龍的緣故吧！」

文珠起初蹙了眉尖兒，有些懷疑的樣子。此刻聽他這麼的說，方才恍然有悟了。遂微紅了兩頰，搖了搖頭。說道：

「你這猜測是錯誤的，李英龍就是待我好到不能再好，我也決不會專門的爲了他而做事。老實的說，我這碗飯也吃得有些厭倦了。我要離開這個環境，那怕生活上苦一點，我也願意。」

「你這意思，我倒也相當的表示同情，不過你要換一種怎樣的環境呢？你能否對我明白的告訴？看我是不是也可以替你盡一分力量？」

顏元洪含了善意的微笑，他的目的，是在竭力地博得文珠的歡心。文珠想了一想，向他瞟了一眼。低低的說道：

「那是很簡單的，在過去，我的生活過得太流動了。今天到東，明天到西，好像是天上的浮雲一樣。常言道，靜極思動，動極思靜。我現在很想清清靜靜的過一點安定的日子，比方說，繁華的都市我住得厭了，我就想到鄉村裏去住一下子。」

「這也是人之常情，我覺得你思想很好。不過你是一個孤零零的姑娘，身世似乎有些兒淒涼。所以你要到鄉村裏去生活，我倒很願意陪你一同去，不知道你心中會不會討厭我？」

「那怎麼行呀？我在上海無牽無掛，毫沒有留戀。你在上海，却有許多的事業，你怎麼可以爲了我而放棄這許多事業？這我代你着想，倒真的是太不合算了。」

文珠用了俏皮的口吻，微笑着回答。但聽到顧元洪的耳朵裏，覺得這倒是一個說話的好機會。遂溫和地說道：

「文珠！恕我大胆，叫你一聲名字，難道你和我認識到現在，還不知道我對你一番心意嗎？我爲了你，什麼事業，什麼名譽，甚至於我的生命，我也不可惜的了。只要你允許我做你最忠實的奴隸，我就願意生生世世服侍你。……」

「顧先生！你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我不過是一個賣唱的歌女罷了。真的，我勸你還是另找闊闊千金吧！」

顧元洪一面說，一面已站起身子來。他很小心地走到文珠坐着的長沙發旁邊，兩眼凝望着她粉臉，表示極誠懇極忠厚的神氣，低低的央求。文珠却平靜了臉色，還是那麼淡漠的回答。顧元洪有些焦急的樣子，在她身旁趁機坐下。愁眉苦臉的說道：

「文珠！你……在我眼睛裏看起來，我覺得比什麼闊闊千金都要貴重萬倍。因爲我沒有了你，我好像是掉落了靈魂一般的難過。假使你再要一味的拒絕我，那就不免使我感到太傷心了。以前，因爲你心中有了李英龍這個人，不肯跟我親近，這也不用說了。現在李英龍在你心目中已經是個不肖無賴之徒了，那麼你爲什麼還不肯和我親熱呢？文珠！你……你……就可憐可憐我這一番癡心吧！」

「顧先生！我不是老早跟你說過嗎？要我嫁給你，在事實上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文珠是個舞台上的演員，她在演戲的時候，類如此種的故事和情節，實在可說是司空見慣，

不足爲奇。所以顧元洪雖然是言語真摯，表情逼真。但是却不能打動文珠的心絃，她認爲人生如戲劇，戲劇就是人生。越是外表慈悲，口頭和善，他的內心越是醜惡卑鄙。所以她始終顯出淡淡的態度，毫無情感地回答。顧元洪急得兩頰有些發紅，搓了搓手兒。說道：

「爲什麼不可能呢？難道你嫁給了我，我會凍了你，還是餓了你嗎？」

「受凍受餓，我認爲這不是一件重要的問題。……」

「啊呀！難道還有比餓死凍死更重要的問題嗎？」

「當然啦！你要知道，一個人在世界上，決不是爲了專吃飯穿衣而做人的。」

「那麼還有是爲了什麼呢？」

「那不用問誰都知道是名譽兩個字。」

「名譽？你這話也對，不過你嫁給了我，在名譽上也不見得使你會受到損失呀！因爲我到底在社會上也是一個有地位的人。」

顧元洪自鳴得意的回答，他遞過一支煙捲，又給她劃了火柴。文珠吸了煙，兩眼望着從嘴裏噴出來的烟圈子。點頭說道：

「不錯，你的地位雖然很高，不過我的地位就不高呀！我知道，人家都把我當作一隻小鳥兒看待，因爲我會歌會舞，好像芙蓉鳥，又好像金絲雀。你現在想用金絲的鳥籠來把我關住，讓我成爲你的玩具是不是？但是，我還有兩隻會飛的翅膀，我決不肯束手被擒地跳到你那隻籠子裏去的。」

「文珠！你爲什麼要這樣比仿呢？在我心裏決沒有這種比仿的意思。我情願做一棵老樹，讓你這隻活潑的小鳥兒，在我的杆枝上做窠。你喜歡在窠裏休息，就住在窠裏。你喜歡到天外去遊玩，你就只管飛到雲端裏去翱翔，我絕對不會束縛你的自由，你說好不好呢？」

文珠聽他這麼比方，芳心裏倒不免覺得好笑，遂抿嘴嫣然。秋波斜乜了他一眼，用了俏皮的口吻。低低的說道：

「你……這恐怕做不到，假使你真的能讓我自由行動。那麼說不定我會從你這棵老樹上，而飛到另一棵比較不老的樹上去。如果再住厭了，我又會從另一棵樹上飛到其他的樹上去。到那時候，我試問你這棵老樹有什麼表示呢？」

「我想別一棵的樹，也許沒有像我這一棵的根深葉密吧！」

顧元洪顯出老奸巨猾那麼的表情，摸了摸下巴，笑嘻嘻的回答。文珠却並不注意他這幾句話，她此刻心裏有一個幻想，這幻想使她感到無限的愉快。遂情不自禁自言自語的說道：

「本來，外界都稱我是一隻金絲雀，我認爲這名詞至少有些侮辱我的成分，所以我並不喜歡。因爲我不情願做人家的玩物；整天整夜的讓人家關在籠子裏，賣弄着自己的羽毛，唱歌給人家聽，藉此博得一點精美的食糧來充飢。假使我真是一隻金絲雀，那我就憑着兩隻會飛的翅膀，不管天有這麼的高，地有這麼的闊，我要飛一個痛快！」

「你這一種想法，當然也有你的道理。不過，天地雖然高闊，也得當心那些獵人的羅網。」

而且，除了羅網之外，還得當心尖嘴利爪的鷹鷂。假使兩者之中碰着了一樣，那你的生命也恐怕會發生危險了。」

「這……我也會經想到過，我不但想到鷹鷂和羅網；而且我還想到過這些放鷹鷂，張羅網的獵人底一種什麼面目？」

「哦！你想得這麼週到嗎？那麼你說是什麼面目呢？」

顧元洪見她冷若冰霜的態度，鼻子裏笑了一聲，很有神祕作用似的回答。一時心頭跳了一跳，遂急急的問。文珠又冷笑着說道：

「他的面目好像很慈善，很溫和。可是他的存心却很險惡，而他的手段却更加的毒辣。他明明張着羅網，放出了鷹鷂，來捕捉那些可憐的小動物。但是他的外表，却偏偏裝出一種甜蜜的口吻，來作爲一種宣傳。說我這棵的樹根深葉密，最好在我的杆枝上做窠罷！但結果，使我上當而已！」

「啊呀！文珠！你……難道把我當作險惡的獵人看待不成？」

文珠後面這兩句話是說得再明顯也沒有了，她完全是在諷刺元洪。顧元洪不是一個死人，他當然是很聽得出來的。一時漲紅了猪肝色似的兩頰，有些偏促不安的問。文珠却微微的一笑，很自然的態度。回答道：

「顧先生你不要多心，我並不是把你來比作獵人，我無非是拿你的話來作一個譬喻。如果比得最恰當一點的話，我覺得張得標倒好像是這麼的一個人。」

「唔！唔！你這句話倒有些意思，因為張得標利用你，借你的力量，來給他賺錢。所以我要你嫁給我，這也是等於把你從張得標手腕裏去救出來一樣。文珠！你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我到底是好意還是惡意？你難道就一點都不明白嗎？」

顧元洪這兩句話，是爲了自己，而只好犧牲張得標。文珠點點頭，忍不住又笑了起來。說道：

「我明白，我什麼都明白。不過……你假使真心要救我的話，我覺得你是應該給我到天空去到處飛到處遊的。」

「爲什麼不肯？我不但願意你到天上去到處飛到處遊，而且我還願意保護你一同去飛，一同去遊哩！」

「哼！與其是說保護，那我覺得乾脆地還是說監視來得痛快。並且照你的意思，也無非把我關在籠子裏，換一個方式，提在你的手裏而已。那跟獵人的陰謀，還不是異曲同工嗎？」

文珠冷笑了一聲，她這回子又直截地駁斥他說。並且站起身子來，連連的猛吸煙捲，表示無限的納悶。顧元洪有些說不出痛苦的臉色，兩眼注視着她的臉孔。嘆了一口氣，說道：

「我豈不懂得你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要把我這一番好心而偏偏的惡意猜呢？假使你嫁給李英龍，難道你就不是被他關到籠子裏去嗎？況且他在上海原有妻子的人，而我呢？到底在上海還是一個光身，我就不相信，你嫁李英龍就會幸福得多嗎？」

「可是，我也並不想嫁給李英龍。」

「那麼你預備嫁給誰呢？我有的是錢，錢能夠使你生活上感到舒服，我勸你還是嫁給我吧！」

「哈哈！我說你把錢看得太貴重了，你以為有了錢，就可以購買一切了嗎？你要這麼的想，那是你弄錯了。偏偏還有一樣東西，是花了錢也難買得到的。你就是把金子堆成山，銀子打成牆，那也是不發生效力的。」

顧元洪見她笑了一陣，滔滔的說，這態度是十分的放浪，假使把她的表情，配製在另一個環境裏去，顧元洪的想像中，覺得這一定是十二分的甜蜜。遂也跟着站起，走到她的身旁，迫切的問道：

「請問，這是一件什麼東西？」

「就是我這一顆心。」

「你的心？」

「不錯，你現在總可以明白了，黃金的力量，是只能買別的東西，却買不到女人的心！」文珠冷淡的神情，諷刺地說。這在顧元洪的心中當然是受到了一重打擊，他蹙了眉毛，有些難堪的表情。說道：

「我明白了，你愛的是小白臉，不是黃金。只要年輕美貌，就是窮光蛋，你也肯的，是不是？所以你毫不吝惜你金玉之身，而情願嫁給這一個無賴之徒的李英龍。」

六 誤會是香艷潑婦遭奇辱



「不！不！你不要誤會，我剛才已經給你聲明過，我並不想嫁給李英龍。不過我所以愛李英龍的意思，我跟你明白的說一句，我就是要把男子玩弄玩弄而已，藉此養我們女界同胞出一口氣。」

顧元洪聽她這樣說，覺得她大膽的作風，倒不亞於舞國至尊寶王文蘭。一時望着她花一般的面龐，倒忍不住笑起來了。遂厚了面皮，忙說道：

「那不成問題，你儘管也可以拿玩弄的手段來對付我呀！」

「不過……你是有身份的人，何必要這麼的遷就我呢？」

「那有什麼法子呢？你不肯遷就我，我只好遷就你。情願吃點兒虧，學學李英龍的樣子，好在男子漢大丈夫，能屈能伸，拜倒在你大小姐的旗袍角下，也不算是什麼坍台的事情呀？」

「其實，我對於你這一種態度，也覺得有些兒不大喜歡，怎麼自己竟沒有一點兒主意？專門只知道遷就人家呢？」

「啊呀！我的好大小姐！你這樣說，不是存心的跟我搗蛋嗎？不依照你的想法，你就把我比做獵人，比做提鳥籠的人。但依了你的想法，你又嫌我太遷就，太沒有自己的主意，那你叫到底怎麼的辦才好呢？大小姐！我……不知道該怎麼樣才能稱了你的心？唉！我事到如今，又只好向你跪下來了。大小姐！你總要發發慈悲心，可憐可憐我吧！」

顧元洪見文珠一味的刁難自己，這就哭喪着臉兒，一面說，一面已忍不住跪了下來。文珠回

頭看了他一眼，伸出兩個頭來，笑道：

「第二次了。」

「是的，第二次跪你了。不過，我跪你就是第三次第四次，我也甘心情願，只要你肯答應我。」

「你府上還有什麼人嗎？」

「除了廚房裏燒飯司務和小僮外，沒有第四個人。」

「那麼你不怕被他們撞見了笑話嗎？」

「爲了你，我不管這些，大小姐！你若再不肯答應，我情願跪死在你的面前。」

顧元洪說到這裏，伏下頭去，兩手抱住她的腳，好像是一條狗在乞求主人愛憐的神氣。文珠恐怕被人看見，傳出去不大雅聽。遂權且答應，笑道：

「好罷！只要你一切都依照我所說的辦，我也不必太苛求了。」

「老爺！老爺！有人來找你啦！」

文珠話還未完，忽聽小文在外面急急的報告，顧元洪聽了文珠已經答應了的話，他正欲樂得發狂起來。但聽了小文的叫呼，一時也只好慌忙站起身子。就在這個當兒，忽見一個花信年華的婦人。衣服穿得並不十分體面，怒氣沖沖的樣子，闖進會客室裏來。她兩眼兇險地，好像是要吞吃人的神氣。當她一瞧到了文珠，遂急奔上前。喝問道：

「你……你……就是姓鴻的歌舞女子嗎？」

「是的！你是什麼人？到此幹嗎？」

「好哇！你們的本領真不小。居然瞞着我租起這麼大的房子來住了！我問你這個小賤貨！我的李英龍，你把他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原來這個婦人就是英龍的妻子徐妙英，她說到這裏，早已伸手一把拉住了文珠的胸襟，好像動手要打的神氣。顧元洪見文珠漲紅了臉兒，一面掙扎，一面却氣得說不上話來。這就走上去問道：

「喂！喂！你這位太太貴姓？到這兒來找誰呀？」

「哼！你還假癡假呆的問我找誰？我告訴你，我婆家姓李，我娘家姓徐，我是李英龍的結髮太太」

妙英瞪了他一個白眼，神氣活現的回答。文珠趁其不備，早已把她推開，向顧元洪身後走了兩步。恨恨的說道：

「我跟你毫不相識，你這樣扭住了我做什麼？」

「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還要跟我假裝糊塗嗎？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你跟我英龍住在這兒已經不止一天了。我早打聽，晚打聽，方才被我打聽得清清楚楚，你還想抵賴嗎？我打你這個迷人的狐狸精！」

妙英氣得全身發抖，伸手先在桌子上猛擊一下。她預備衝上去再把文珠抓住，恨不得痛打一頓的樣子。顧元洪慌忙把她攔阻了，正色的說道：

「李太太！我看你也太冒失一點了，你知道這裏姓什麼？叫什麼？是誰的家裏？那你也應該打聽得明白一點兒呀！」

「嘿！嘿！我爲什麼不知道？這裏是我丈夫跟這個不要臉的賤貨合租的臨時公館。她這個狐狸子把我丈夫迷戀得忘記了家，忘記了妻兒，她是我的仇人！我非跟她拚命不可！」

「噯噯！你不要太放肆，當心弄錯了，自己吃虧！」

「弄錯？哈哈！你還想騙我嗎？走開！走開！你是什麼東西？敢來管你老娘的事情？」

徐妙英這時氣得已經變成了一條瘋狂的狗兒似的，恨不得見了人就咬的樣子。顧元洪望着她也忍不住笑起來了，遂把她身子向後推了推。說道：

「你倒問我是誰？這件事太叫人有趣了！難道你還自以爲是這兒主人，把我當做這兒客人看待了不成？」

「這種混賬的潑婦，你還跟她多說些什麼？還是叫她快點兒滾罷！」

「什麼？什麼？你這賤貨要想趕我走嗎？哈哈！哈哈！你知道了沒有？我今天的來意，是預備要你的性命，我要撕碎你這個爛污貨，我要把你撕成一片一片，讓我吞到肚子裏去。」

徐妙英這幾句話兒，她心中是痛恨到了極點。咬牙切齒地，兩眼好像要冒出火星來，她猛可的撲了上去，真的預備跟文珠拚個她死我活的樣子。顧元洪知道文珠決不是她的對手，假使給

她們弄上在一塊兒，文珠是一定要大大的受虧。所以他橫身擋在文珠的面前，綑住了臉兒。也惱怒地說道：

「喂！你這個女人到底講理不講理的？怎麼糊裏糊塗跑到我家來瞎吵鬧！我告訴你，我姓顧，這裏是我的家！你不相信，可以到四鄰去打聽打聽。老實的警告你，你再要胡吵，我可對你不客氣！」

「呸，別往你臉上貼金吧！這是你的家裏？哈哈！你當我三歲小孩子看待嗎？不錯，有人說這屋子姓顧的，但李英龍怕我知道，他所以故意這麼換個姓字的。瞞得了別人，就瞞不了我呀！」

「你這個女人真是瘋子！真是瘋子！你給我滾出去吧！」

「是的，我已氣得快發瘋了！爲了這個不要臉的賤貨把我丈夫迷住了，我急瘋了，我急瘋了。對不起！誰再要攔住我，我就打人了！」

顧元洪見她撞撞顛顛的一面說，一面真的舉手向自己揮過來。這就急忙把她格住了，口裏大叫小文，小文奔進來連問什麼事？顧元洪大罵道：

「你這該死的奴才！怎麼會讓瘋婆闖進到公館裏來？快去報告警察局，把她送到瘋人院裏去吧！」

「哦！哦！我馬上就去！我馬上就去！」

「慢來，慢來，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明明聽人家報告我，說他親眼瞧見李英龍

從這兒進來的。難道會弄錯了不成？」

徐妙英聽顧元洪這麼的吩咐，一時到底也有些害怕起來。遂把小文拉住了，回頭又自言自語的懷疑着問。顧元洪說道：

「不錯，李英龍確實是到這兒來過的，但是他已被警察局裏抓去了。」

「什麼？他犯了什麼罪？」

「哼！他拿了手鎗預備打劫我的公館，老實跟你說吧！你丈夫是個窮光蛋，他有錢租得起小公館，那倒是你的福氣了。你倒四周望一望，看這富麗堂皇的房子，也是你們李英龍一個馬夫所住得起的嗎？你自己倒是不要向臉上貼金吧！」

顧元洪這幾句話聽到妙英的耳朵裏，她仔細的想了一想，也覺得自己有些兒弄錯了。她慌張地紅了臉兒，却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但顧元洪又笑嘻嘻的說道：

「你假使一定要把這兒屋子認爲是李英龍租的，那麼你就不妨在這裏住了下來，因爲我在晚上實在缺少一個像你那麼女人來陪伴取樂。倘然你看我，不嫌我年紀老一點，你就不妨拋掉李英龍，在這兒給我做個小老婆吧！」

「什麼？去你媽的吧！」

徐妙英見他賊禿嘻嘻的樣子，而且還挨近身子過來，拉起了自己的手。這就羞愧地罵了一聲，她急急的掙脫了手兒，便蹣跚踉蹌的向外面奔逃出去了。於是屋子裏顧元洪，文珠，小文三個人，都忍不住好笑起來了。

## 七 誰都不愛看破情場奔四海

顧元洪見徐妙英踉踉跄跄的逃了出去，一時不免得意地大笑起來。文珠和小文見了這幕趣劇，也都爲之撲哧失笑。顧元洪還嘲笑地罵道：

「這真是笑話奇談，到我顧公館來找李英龍，她這個潑婦真是瞎了眼睛。鴻大小姐！現在你是親眼目睹了，事實已經證明，李英龍家裏有妻兒的了。他明明向你要了錢花的，現在反被這潑婦誣你迷戀了李英龍，我此刻想起來，實在爲你太叫委曲並冤枉了！」

「唉！……」

文珠聽顧元洪這樣說，她的心頭是像尖刀在剜一般的痛苦，慘白了臉色，頹然地倒向沙發上去坐了。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却呆呆地說不出一句話兒來。顧元洪知道她心中大有悔恨之意，心中更加歡喜。遂向小文使了一個眼色，小文會意，便悄悄退出。這裏顧元洪慢慢地走了上去，在她身旁坐下，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胛。低低地安慰道：

「大小姐！你也不要難過了，好在你什麼都已明白了。過去的譬如昨日死，未來的猶若今日生。承蒙你答應我做我的太太，我心中除了萬分歡喜之外，真是感到萬分的感激。不過你放心，我總不會使你受到一分一厘的委曲。」

「是的，我知道，我明白，你待我是再好也沒有了。」

文珠顫抖地回答，她心中一陣悲傷，眼淚忍不住滾滾的落了下來。顧元洪以爲她的哭，多少

包含了一點感激自己的成分，因此他好像吃了定心丸似的覺得一百二十分的放心。可是他卻沒有知道文珠的哭，是因為受愚於人，而今日又遭潑婦的侮辱，所以心灰意懶的悲哀起來。當時顧元洪甜言蜜語的，又把文珠好好兒的安慰了一番。文珠收束了淚痕，站起身子便要告別。顧元洪慌忙勸阻道：

「文珠！我這裏吃了夜飯走好嗎？你瞧已經四點多了。」

「不！我有些頭痛，要回家去睡一回子。」

「在這裏不是也可以睡嗎？你還沒有到我房中去參觀參觀呢！」

「現在不很方便，將來總可以見得到的。」

「你這話也不錯，那麼我把車子送你回家吧！」

顧元洪說到這裏，又連連叫了兩聲小文。小文從外面走入，問老爺有何吩咐？顧元洪說叫阿三汽車侍候，送鴻小姐回去。這裏元洪又親自給她披上大衣，文珠挾了皮包，遂坐了顧元洪汽車匆匆回家去了。

文珠到了家裏，把皮包交給愛玉藏好。她自管脫了大衣，倒在床上，嗚嗚咽咽的哭了一場。這麼的一來，倒把愛玉吃了一驚。遂急急的問她什麼事情？難道受了誰的委曲了嗎？文珠哭了一回，方才一骨絡坐起身子。拭淚說道：

「沒有什麼，我心裏悶得很，哭一場出出氣，此刻比較好得多了。」

「姊姊！你從來不知道傷心的，怎麼今天却大哭起來？你不要瞞我，到底爲了什麼？顧元

七 誰都不愛看破情場奔四海



洪叫你去，難道他欺侮你嗎？」

「不！不！他不敢欺侮我，他要求我嫁給他。」

「那麼你答應他沒有？」

「我口裏是答應他了，不過我心中並不情願。」

愛玉聽姊姊這麼回答，一時倒不禁爲之愕然。凝眸含顰的瞅了她一眼，似乎不瞭解姊姊用何來的樣子，嘆了一聲，說道：

「這可不是兒戲的事情，你既然不情願，那麼應該爽爽快快的拒絕人家。現在你答應了他，難道還能反悔嗎？」

「沒有關係，我心中原有打算的。……」

文珠回答到此，忽然電話鈴聲響了起來。愛玉連忙出外去接聽。過了一回，走進房來，說是顧元洪打來的，叫姊姊去接聽。文珠遂到外面，握了聽筒。問道：

「我是文珠，你是顧先生嗎？」

「是的，你說頭痛，現在好些了嗎？」

「總是這個樣子，我在床上已經睡了，妹妹把我叫起來的。」

「啊呀！該死！該死！這是我的不好，我不是又驚吵了你嗎？」

「那倒沒有關係，顧先生！你還有什麼事情跟我談？」

「我一則不放心，所以來問問你。一則來告訴你，張得標和李英龍都出局了。張老闖此刻

在我家裏，他的意思，這兩天營業太慘，要如你大小姐再不上台表演的話，他這個團體實在不能維持下去。他急得沒有辦法，只好自殺給你看。所以千求萬求的求求你，你要發發慈悲心，就答應他明兒上台吧！那你這一分兒恩典，他是到死不忘你的。我回管他，說你已經預備嫁給我，你早晚要退隱的。張老闆又說，在我們未結婚之前，千萬要你再幫一個時期的忙。所以我打電話來問你，你的意思預備怎麼樣？假使你無意登台，我就給你向張老闆賠償損失，因為他要根據合同和我們法律起訴的，那時候我既然做了你的丈夫，在事實上當然也是脫不掉干係的，你說是不是？」

「哦！哦！給我想一想，……這樣罷！明天登台恐怕不能夠，因為我此刻頭痛得很厲害，也許明天還不能起床，即使能起床，也得給我休養休養……」

「當然，當然，只要你肯答應登台，這已經是使他很感激了。那麼你說吧！幾時可以登台呢？」

「在這三天之內，我一定可以上台。說不定後天就上戲，你叫張老闆放心好了。」

「最好是給他一個準確的日子，因為他們報紙上要登明的。」

「好！就決定後天吧！」

「文珠！謝謝你，我很明白，你所以答應他，完全是爲了顧全我，怕我賠償他一筆巨大的損失是不是？」

「你既然明白，還說他做什麼？好了，我們再見罷！」

七. 誰都不愛看破情場李四海

文珠說完了這兩句話，便把電話聽筒擱上。她回到臥房，又騎向床上去。愛玉給她蓋上了被兒，猜疑地問道：

「姊姊！你預備後天上戲了嗎？」

「唔！我心中是這麼的想……」

文珠一面回答，一面便閉了眼珠，好像預備入睡的樣子。愛玉也不知道姊姊心中是存的什麼意思？她靜靜的坐在沙發上，却暗暗地猜測了一回。

這是出乎愛玉意料之外的事情，第二天早晨起來，文珠却向愛玉關照，說把衣服整理整理，今天姊姊兩人預備馬上離開這個上海。愛玉聽了這個消息，當然是萬分驚異。這就目定口呆的出了一回子神，方才徐徐的問道：

「姊姊！你……這是怎麼的一回事？你不是答應嫁給顧先生了嗎？而且你不是答應張老闆明天登台嗎？怎麼你一會兒又欲離開上海了呢？」

「傻孩子！你以為我真的願意給顧元洪做小老婆做玩物嗎？你以為我真的甘心情願給張老闆做搖錢樹嗎？不！不！我絕對不肯這麼的犧牲自己。我昨天所以這麼的答應他們，原是緩兵之計。妹妹！上海是萬惡的，尤其是人心更險惡得令人害怕，我覺得我們若再在上海多待一刻下去，我們的身子將求遠被魔鬼鎖鏈在苦海之中了。所以我下了決心，我們今天馬上就走！」

愛玉聽姊姊這麼回答，方才恍然大悟，暗想，原來姊姊胸有成竹，決不是一個沒有主見的

人。她雖然贊成姊姊這麼做，但是她忽然想到了一個人，一時心頭倒不免又戀戀不捨起來。遂微蹙了眉尖兒，低低的說道：

「姊姊！你爲什麼這樣急促的就要走呢？能不能過幾天再離開上海嗎？」

「妹妹！難道在這黑暗的上海還有什麼使你心中感到依依不捨嗎？」

「不！……倒並不是有什麼依戀之情。因爲我怕被顧元洪知道了，他翻下臉皮不認人，派人把我們逮住了，那……不是更糟嗎？所以我的意思，事情要給人防不到的，緩幾天一走了事，那豈非神不知鬼不覺嗎？」

文珠這一句話倒是把愛玉問住了，她急得紅暈了粉臉，不好意思說是爲了放不下秦鍾的緣故。這就轉了轉烏圓眸珠，貢獻了這一點意見回答。文珠搓搓手，在室中來回打着圈子，表示心亂如麻的神氣。說道：

「你這話雖然對，不過我今天這麼一走，他們也未必會料得到。因爲我答應他們明天上台，他們一定是很安心的。所以我的行動，已經是很神祕了。你說緩幾天再走，我却怕夜長夢多，假使明天走不了的時候，我沒有辦法，我只好做顧元洪的小老婆去了。」

「不過他們在上海是有着畸形勢力的人，假使他真的要找着你，恐怕走到天邊去也被他們找得回來。」

「那也不見得，我想，我們只要離開上海這個碼頭，他們縱然有天大的本領也是沒有什麼用處呀！」

「但是，我認爲這件事總覺太以冒險了一點。」

「這也算不了什麼冒險啊！你怕什麼呢？如果出了不幸的事，我也決不會連累你。……妹！你到底願意不願意跟我一同走？倘然不願意，我可以一個人走的！」

文珠見愛玉這麼胆小害怕的神情，她心中有些兒生氣，遂绷住了粉臉兒，恨恨的回答。愛玉紅了眼皮，似欲盈盈淚下的樣子。說道：

「我並不是害怕，我是爲了你着想。現在你既然這麼的說，我們就決定今天走吧！……」  
「妹妹！你不要傷心，姊姊近來的神經有些失常，所以言語之間得罪了你，千萬請你不要生氣才好。」

文珠見妹妹似乎受了委曲要哭的模樣，這就拍着她的肩胛，撫摸她的手兒，低低的說好話。愛玉搖搖頭，表示並不生氣的意思。於是姊妹兩人，便急急的整理了兩隻皮箱，把一切貴重的東西，也都放在裏面。不料正在這個當兒，忽然聽得梅真在外面和人說道：

「郭小姐！你找我們小姐來嗎？快請坐一回，我給你去報告。」

文珠聽了這個話，她不等梅真走進房中來，便向愛玉丟了一個眼風，她自己先急急的奔了出來，幾乎和梅真撞了一個滿懷。梅真忙退後兩步，說道：

「大小姐！郭小姐來了。」

「文珠姊姊！你不是有些兒不舒服？今天好些了嗎？」

「原沒有什麼病兒，素珍！你此刻怎麼有空來呀？快請坐，梅真！倒茶來罷！」

文珠含了微笑，向她點頭招呼。口裏雖然是這麼的回答，但心中却在暗暗的猜疑，素珍今天忽然到來，難道是給他們來打聽消息嗎？因此心頭別別的亂跳，她的神態會顯現着偏促不安的樣子。梅真倒了茶後，遂悄悄地下。素珍却向文珠拱了拱手，笑盈盈的說道：

「文珠姊姊！恭喜你，恭喜你，你不是快要請我們吃喜酒了嗎？」

「別胡說白道，這是你打那兒來的消息？」

「嘿！你還想瞞人嗎？我們劇團裏誰都知道了，你要嫁給顧元洪了是不是？所以我們都準備合夥兒送你一份賀禮。」

素珍逗給她一個嬌嗔，這意態還包含了一點天真的成分。文珠紅暈了粉頰兒故作羞澀的樣子，微微的一笑。低低的說道：

「這問題還沒有到時候哪！你提得這麼早來說幹嗎？」

「不早了，顧元洪說的，他最多答應你幫張老蘭一個月的忙。一個月之後，你就是顧太太了，現在我們準備送禮，難濟說還能算早嗎？」

「我覺得你們不必小題大做，就是我嫁給顧元洪，也不過是一個姨太太而已，唉！還送什麼禮？還賀什麼喜呢？」

文珠見她那樣代為高興的神情，她有些感觸，反而微微的嘆了一口氣。素珍很奇怪地望了她一眼。一時倒無話可答。過了一回，才說道：

「雖然是一個姨太太，好在顧先生上海只有你一個太太，外界誰知道你是姨太太呢？況且

他到底是個有地位有財產的人物，我認爲你要嫁給李英龍，這總是嫁給顧元洪比較合算得多了。」

「是的……」

文珠此刻的態度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因爲她是一心的在計劃着，趁火車到了南京之後，再轉道上那兒去？所以對於素珍的話，一隻耳朵進去，一隻耳朵出來，根本不知道她在說些什麼，口裏只回答是的兩個字。忽然地向臥房裏叫了一聲妹妹！愛玉從裏面走出。問道：

「姊姊！你叫我做什麼？」

「我十一點鐘還有些事情，要到外面去一次，你來陪素珍談一回兒吧！」

文珠故意伸手看了一下手錶，低低的回答。素珍不及愛玉回話，就站起身子來，嚙了一聲。笑道：

「那你也太老實了，既然你有約會，爲什麼不老早的跟我說呢？我不坐了，文珠姊姊！我們一塊兒走吧！」

「也好，妹妹！你……在家裏小心一點。我……就回來的，說不定午飯還回來吃。」

素珍要文珠一塊走，這原是小姊妹淘裏表示親熱的意思。但文珠心中却不免暗暗的焦急。因爲她所以這麼說，無非是催素珍走的意思。現在她信以爲真，那叫自己反而弄得沒有了辦法。但事到如今，也只好硬着頭皮，向愛玉丟了一個眼風關照，一面披上大衣，連皮包也沒有拿，就和素珍一同到外面去了。愛玉待姊姊和素珍走後，她心裏不知爲什麼也老是跳躍得很快捷？一個人

在室中團團的打圈子，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正在這時，門外有人篤篤的敲了兩下。因為梅真在廚房裏，愛玉遂親自的去把門開了。這倒出乎意料之外的，進來的不是別人，却是秦鍾。因為自己要離開上海了，此刻見他到來，當然又喜歡又難過。但她表面上還是顯出平靜的態度，而且俏皮地說道：

「秦先生！我姊姊不在家。」

「我知道她不在家，不過我現在到這兒來，不是來找她，却是找你來的。」

秦鍾知道她有些諷刺自己的意思，這就微紅了臉兒，含笑回答。愛玉這就沒有話說，把手一擺，是請他坐下的意思。秦鍾且不坐下，伸手在袋內摸出一張收條來，交給愛玉。說道：

「二小姐！你看一看，這是申報助學金的收據，我寫無名氏，這一切都是照你意思辦的。」

「很好，你藏着也一樣，何必交給我呢？」

「其實你藏着也沒有用，我藏着也沒有用，無非給你看過了放心的意思。」

「什麼？你這話難道以為我不放心你嗎？那天在醫院裏，我早就跟你說，你不用給我看，我想這一點小小的數目，誰還信不過誰呢？」

愛玉聽他這樣說，秋波還給他一個嬌嗔，大有生氣的樣子。秦鍾彎了腰肢，却連連的賠錯。笑嘻嘻說道：

「不是，不是，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那麼你是什麼意思呢。」

七 誰都不愛看破情場賽四海



「我的意思，我把收據給你看了之後，我可以放下一樁心事，並不是說你可以放心。那是怪我說得太含糊一點的不好，對不起！對不起！」

「算你那張貧嘴會說話，好罷！你站着幹嗎？坐下來喝杯茶。」

愛玉白了他一眼說，但臉部上却掩不住的露出一絲笑容來。一面親自倒了一杯茶，一面叫他坐下。秦鍾在沙發上坐了，他握了茶杯，呆呆地想了一回，忽然抬頭望了愛玉一眼，含笑問道：

「你姊姊上那兒去的？」

「去買些兒東西，說不定就回來的。」

「買什麼東西？」

「那……我倒不知道，反正她總是要買一點兒東西罷！」

「其實你不說出來，我也早已猜到了。」

秦鍾放下了茶杯，望着愛玉微笑回答，好像包含了無限神祕的樣子。愛玉倒是奇怪起來，凝眸含聲的咬着嘴唇皮子。過了一回，才問道：

「這就怪了，我不知道，你倒知道。請教你，我姊姊買什麼去的？」

「那還用說嗎？當然是買新娘用的東西去，比方說：衣料，日用品，一切的一切，不是都要預先購備起來嗎？」

「什麼？我姊姊嫁給誰？」

「哈哈！你做妹妹的何必還要代她瞞得這樣緊呢？大大小小的報紙上那一張不刊載着？你

姊姊要下嫁地產大王顧元洪了。」

「哦！這消息真靈通，什麼連報紙上都刊載出來了？唉！」

愛玉方才明白他所以曉得的原因了，覺得這都是顧元洪弄出來的計謀，他無非怕姊姊反悔，所以在報上先大事宣傳，使外界都已知道，那麼我姊姊也就勢成騎虎了。一時想起姊姊的存心，她自然十二分的感慨，這就深長地嘆了一口氣。秦鍾見愛玉慘淡的神情，一時也大為驚奇。便急急問道：

「二小姐！我真有些兒不懂，你姊姊嫁人了，這是一件歡喜的事情，你怎麼反而嘆息起來了呢？」

「秦先生！你過去的論調，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愛玉一擦眼皮，又向他低低的取笑。秦鍾的兩頰，這就像喝過了一點酒似的緋紅起來。吱唔了一回，才厚了面皮。笑道：

「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那怎麼能合在一塊兒談呢？二小姐！我這人真慚愧，讀了近十年的書，還不及聽你一番話，我如今和過去不同了。在我好像是服過了一顆清涼丸，把我頭腦子會清楚得多了。」

「真的嗎？」

「當然真的，我過去是完全近乎瘋癲的樣子，現在我什麼都明白了。二小姐！假使你姊姊嫁給顧元洪了，那麼你還住在這兒嗎？」

七 誰都不愛看破情場奔四海

「難道你把報上的消息認爲這麼準確嗎？」

「這是可能的事，顧元洪是個地產大王，你姊姊是個歌舞皇后，無論在地位在條件上都是很相合的事情。難道我還不相信？這我豈非仍舊變成一個瘋子了嗎？」

「你從前不是自命是我姊姊唯一的知己嗎？現在你又這麼的說，可見你對她本來沒有認識清楚，你真是一個糊塗的混蛋！」

愛玉聽他這兩句話中，至少是包含了一點侮辱姊姊的成分。這就感到有些兒生氣，撇了小嘴兒，恨恨的罵他。但秦鍾却笑嘻嘻的說道：

「罵得好，罵得好，我從前確實是個混蛋，但現在我把你姊姊認識得再清楚也沒有了。」

「不！不！你在從前認識得比較清楚，可是，現在你是越發糊塗起來了。」

秦鍾對於愛玉這兩句話，倒是不禁爲之愕然。望着她粉臉兒，有些木然的樣子。怔怔的問道：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從前你把我姊姊頌贊得像孔夫子一樣的偉大，現在你却又這麼的看輕她，所以我覺得你這人完全是自私自利，並無一點公正的評判，那未免是你失人格的地方。」

「可是……我現在也沒有看輕她呀！」

「你沒有看輕她也好，反正她也並不是這麼一個愛好虛榮的女子。」

愛玉見他漲紅了臉兒，似乎有些羞愧的表情，急急的辯白。這就微微的一點頭，用了懷婉的口吻說。但秦鍾聽了，不免有些兒懷疑，皺了眉毛。低低的問道：

「二小姐！我瞧你今天的神色，好像有些侷促不安，而且更像有些隱痛的樣子。這到底是爲了什麼？你能不能向我告訴一聲聽聽嗎？」

「這麼說來，你倒是慣會善觀氣色的！」

「不！我不是相面的，那兒有這一點子本領？不過我好像有這麼一點兒感覺罷了。」

「是的，我確實有一點心事。」

愛玉點點頭回答，她走到窗口旁去，望着天空中來去無定的浮雲，她不免又難過起來了。秦鍾跟着站起身子，走了過去，站在她的身後。低低的說道：

「二小姐！你今天說話爲什麼老是那樣吞吞吐吐的？你有些什麼心事？你告訴了我，看我是不是也有什麼能力可以幫你一點兒忙？」

「這不是你幫了忙可以解決的事，我覺得你還是少管閒事，比較可以減少一點煩惱！」

「這麼說來，和我不是也有一點兒連帶關係嗎？二小姐！你好歹說一點給我……噢！

你怎麼好好兒哭起來了？」

秦鍾聽她這樣回答，心中益發猜疑起來。於是伸手扳過她的肩胛，不料他的眼睛望到愛玉臉上的時候，却沾了絲絲的淚痕，一時便驚叫起來追問。愛玉拭了一下眼皮，却又走到沙發旁來，並不回答。秦鍾見了這個情形，他心中是相當的焦急，遂急急的跟了過來。說道：

「二小姐！你快告訴我吧！你若再不告訴我，我的心快急得從口腔裏要跳出來了。」

「告訴你也好，反正我是瞞不了你的。秦先生！我們馬上就要分別了。」

愛玉這才回過臉兒，向他說出了這麼兩句話，她喉間哽咽的成分，臉上是顯出淒涼的樣子。秦鍾奇怪地問道：

「分別了？你們預備上那兒去？」

「回故鄉去。……」

「哦！我知道了，你姊姊嫁了人，所以你回故鄉去了是不是？」

「不是，我跟姊姊一同回去的。」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顧元洪帶了你們姊妹兩人一同回鄉去嗎？可是你不要太傻了，姊姊跟顧元洪回去，這也許是沒有辦法。你又沒嫁給顧元洪，你跟他們一塊兒去做什麼？」

「不！不！你都猜錯了，我們姊妹兩個人回故鄉去，我們跟顧元洪根本毫無關係。」

秦鍾聽愛玉這麼回答，一時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他呆呆地楞住了一回，方才又急急的問道：

「我真弄不懂你們這是怎麼的一回事？你姊姊不是嫁給顧元洪嗎？」

「不！並沒有這個意思。」

「瞧你，還瞎騙幹嗎？報上的消息，雖不能說全準，多少有些兒因頭。」

「報上只管他們刊登，但嫁不嫁是姊姊自己心裏作主的，誰也不能勉強她呀！」

「照你這麼說，顧元洪跟你姊姊關係，是只不過顧元洪愛你姊姊而已，你姊姊却並不情願，對不對？」

「是的，你這就聰明了。」

「可是，我真覺得有些兒奇怪，你姊姊這個不愛，那個不愛，難道一定要愛這位馬上英雄嗎？」

愛玉見他懷疑的樣子，不瞭解地問。這就哼了一聲，還給他一個白眼，有些怨恨的神態。說道：

「你這話不是又侮辱我姊姊了嗎？」

「不！不！我絕對不敢有侮辱的意思。」

「你這人真笨，我姊姊要如愛上了一個人，她還會離開上海嗎？就是因為她一個也不愛，所以她決心帶我回故鄉去了。」

「哦！原來她誰都不愛，……我……似乎太小覷了她。你姊姊不愧是個前進的女藝人！值得令人崇拜的。」

秦鍾方才理會過來，一時他又覺得十二分敬佩的樣子，眼望着天花板，癡然地自語。愛玉忍不住好笑道：

「那麼你現在又崇拜她了嗎？你又把她當作孔夫子看待了嗎？」

「是的，不過，我心中就只是崇拜她而已，却並不愛她。」

「你愛的是誰呢？」

「二小姐！是……你！」

七 誰都不愛看破情場弄四海

「我？……不過，也許是不能夠了，因為我們眼前就得馬上分手了。」

愛玉想不到他直截地說了出來，一時芳心忐忑地跳動了一下。雖然她感到有些喜悅的意味，然而心中的悲酸，濃過於喜悅。她顫抖地說完了這兩句話，眼淚已奪眶流了下來。秦鍾的心頭也十分難過，他情不自禁的握緊了愛玉的纖手。誠懇地說道：

「二小姐！我求你，我求求你，你能不能不要離開上海呢？」

「可是，我姊姊再也不能在上海待下去，我們是親手足，我不能爲了一點私愛，而拋了手足之情呀！秦先生！請你不要難過，假使你真的忘不了我，我們以後也許還有見面的日子。」

愛玉見他流下淚來，一時她芳心感動了。遂偃到他的胸懷去，禁不自情的向他安慰。兩人正在柔情蜜意，難捨難分的當兒。忽然室門開處，文珠咳了一聲，微笑着走進來了。

## 八 卿偏薄命願與事違留遺憾

愛玉和秦鍾正在柔情綿綿難捨難分的當兒，忽然見姊姊回來。一時羞得兩人都緋紅了臉兒，慌忙的分開在兩旁。秦鍾恭恭敬敬的向她鞠了一個躬，只好勉強地叫了一聲大小姐！文珠却並不理他，望了愛玉一眼。問道：

「愛玉！你們幾時弄得這麼要好的？爲什麼不早早的告訴我？」

「姊姊！我……我們沒有什麼，我們……說……不上要好呀！」

「對！對！我們不過彼此拉一拉手，別的什麼都沒有。」

愛玉口裏雖然是吱吱唔唔的回答，但她的粉臉兒始終是低垂着，却沒有勇氣向文珠回視了一眼。秦鍾有些手足失措的神情，他也連聲的附和着辯白。文珠還給他一個白眼，故作嬌嗔的表情。冷笑着道：

「你不用聲辯了，我知道，你這混蛋，時常在這裏跑進跑出，一定是存着什麼壞心眼兒的。果然，今天被我撞見了！」

「姊姊！你不要這樣說，你縱然不相信他，那麼你難道也不相信你的妹妹嗎？從小跟你一起長大的我，會不會瞞着你做出丟臉的事情來呢？」

愛玉聽姊姊這樣的說，因為和自己至少有些兒連帶關係，這就抬起頭來，怨恨地望了文珠一眼，她幾乎要哭起來的樣子，秦鍾不願愛玉受這一分兒委屈，遂又說道：

「大小姐！請你不要冤枉我們，我今天來的原因，是爲了一張申報助學金的收據，拿來給二小姐看的。既然你對我印象這麼惡劣，那麼我不該再留在這兒傷了你們姊妹的感情，我們再會吧！」

「不行，你想這麼一走了事嗎？」

文珠見他說完了話，便彎了腰肢預備匆匆要走的樣子。這就伸手一把拉住了他，臉色是十分的不好看。秦鍾那顆心兒幾乎要跳躍到口腔外來了，不免愁眉苦臉的模樣。急道：

「啊呀！我的大小姐！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不放我走，我也沒有什麼不法的行爲，難道你



還預備把我送到局子裏去不成？」

「姊姊！你這種舉動，你簡直是在侮辱你自己的妹妹！」

愛玉恐怕姊姊真的把他送到警察局裏去，那麼明天傳到外面，自己的名譽不是要掃地了嗎？她急得把脚一頓，背轉身子，真的嗚咽着哭起來了。秦鍾却又顯出毫不介意的態度，用了柔和的口吻。向愛玉安慰道：

「二小姐！你何必急得這一分樣兒呢？反正我們之間，是一種清清白白的道義之交；隨便她怎麼的侮辱，我們可以問心無愧！」

「哼！我並沒有想到，你這小子，倒用的是一種聲東擊西的辦法，表面上每次到這兒來跟我胡說白道，而你真實的目的，却在我妹妹的身上。好哇！你真有胆量！你說，你給我明明白白的說出來，要不然，我決不饒放你！」

「大小姐！你……這真是太冤枉我了，你……叫我說些什麼好呢？」

文珠怒目逼視着秦鍾，要他明白的說來。這叫秦鍾急得額角上的汗水也流了下來，連說話都有些口吃的成分。文珠冷笑着又說道：

「我真不會冤枉你，你說！你不是借着訪問我的名義？來追求我的妹妹。」

「這……這……叫我怎麼能夠承認呢？天地良心，大小姐！我告訴你，我和二小姐的情形，是因為你每次拒絕見我，所以我只好和她談談，其實，我們根本沒有什麼呀！即使我們有着這一點點感情，也可說是：『有心種花花不發，無心栽柳柳成蔭』罷了。」

「姊姊！我請求你不要這樣問他，他不過是因為迷戀着你，才上這兒來找你的。你怎麼反把這個罪名，移到我的身上來呢？」

愛玉在旁邊再也聽不過了，她便憤憤地又回過身子來。向文珠叫了一聲，急急的辯白。文珠暗想，照他說來，是我厭憎着秦鍾，因此倒反而成全了他們。於是又冷笑着說道：

「不管他爲的是誰？總而言之，他是爲着追求女人而來的，一個混蛋！」

「好了，好了，大小姐！你也不用再罵我了，的確！我也承認我是一個不長進的混蛋！現在我替你把他滾出去怎麼樣？」

秦鍾伸手連連打着自己的額角，一面說，一面又想奪門而走。但却被文珠再度的拉了回來，瞪了他一眼。狠狠的說道：

「沒有這麼容易，我今天偏叫你不許滾，偏叫你待在這裏！」

「姊姊！你……」

「怎麼？我罵他，你肉疼？」

「不是，你打他，我也不關事。不過，你犯不着和他多纏，難道你忘記了我們應做的正經事？姊姊！你就放他走吧！」

愛玉似乎太受一點委曲了，她一面搖頭否認，一面眼淚早已撲簌簌的吊了下來。文珠却仍舊冷冷的說道：

「妹妹！你嘴裏和心裏太不相附了，既然你不肉疼，你爲什麼流淚？我覺得你是太愛他。」

了。」

「不！不！我流淚，我覺得你不該這麼難堪我。」

「秦先生！我們不妨客氣一點，你憑良心說一句，你到這兒來，到底是爲了我？還是爲了她？」

文珠聽妹妹這樣說，遂沈默了一回，方才用了比較緩和一點語氣，向秦鍾叫了一聲，低低的問。秦鍾對於她那種不可捉摸的態度，倒不禁爲之愕然。過了一回，方才微笑着說道：

「大小姐！我不是已經跟你說過了嗎？我當初是爲了你而來的，不過我好心好意的勸諫你，却被你甩掉我的帽子，把我惡狠狠地趕了出去。後來一次，我又爲你而代替李英龍挨了人家一頓揍。這時二小姐將我送到醫院去，並且代我問張得標要了醫藥費，我因此對二小姐才有了認識。所以我絕對不說謊，此刻到這裏來，決不是爲了你，我完全是爲了二小姐！因爲二小姐的思想太好了，我覺得她才是一個不平凡的女性！她才是世界上一個有靈魂的女子！」

「你這話是不是當面的罵我？她有靈魂，我難道沒有靈魂？」

文珠聽了秦鍾這一番話，一時兩頰也不免熱辣辣的紅起來。恨恨的白了他一眼，生氣地問。秦鍾笑了一笑，却一本正經的說道：

「你當然也有靈魂，一個人要沒有靈魂的話，那你怎麼會活着呢？不過，你以前的靈魂是被別人勾引去了，好像糊裏糊塗的，不在你自己身上的樣子。現在，你的靈魂又回到你

自己身上來了。……」

「這個……你何以見得呢？」

文珠口裏向他問，眼睛却向愛玉瞟。她心裏明白，也許妹妹已經跟他談得很詳細了。秦鍾恐怕自己說了出來，愛玉又要被文珠責罵走漏消息。因此他微微的笑道：

「這你不用問我，其實，你只要把你自己的行動回想一下，你也可以很明白了。大小姐！我覺得你們姊妹兩人的感情很好，所以我不能爲了自己而累你們發生了誤會。我們再見罷！」

「慢着，我問你，你既然很佩服妹妹是個有靈魂的女子，那麼你到底愛不愛她呢？」

秦鍾被她再三的拉住了，而且還問出這些話來。因爲不知道她的用意何在？所以心裏不免躊躇了一回，默不作聲。文珠又追問道：

「你說，你說呀！這個年頭兒，社交公開，你還是一個大學生，難道這一句話還怕着難爲情說不出來嗎？」

「其實，我們之間也說不出愛不愛的話，不過，我覺得她這位姑娘，叫人有些兒念念不忘罷了。」

「這就是了，你對她念念不忘，這就是你愛她的表示。秦先生！你家中有了妻子嗎？」

「連婚還沒有訂過哩！那裏就有了妻子？」

秦鍾覺得文珠說的話好像並沒有十分惡意，這就大了膽子回答。不過心中還在猜疑着，不知

道她到底是存的什麼意思？文珠點點頭兒，回眸又向愛玉望了一眼。低低的問道：

「妹妹！你覺得秦先生這個人使你念念不忘嗎？」

「我沒有這個感覺。」

「那怕不見得罷！我以為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你似乎不應該再向有所瞞騙了。」

「我絕對沒有瞞你，姊姊！我的意思，你還是讓他走吧！」

愛玉漲紅了臉兒，硬着心腸，說出了這兩句話。文珠微微的一笑，挨近愛玉的身旁，拍拍她的肩膀。說道：

「今天早晨，我對你說這個消息的時候，你就表示太急促，應該緩慢一點。當初我不明白你是什麼意思？不過現在我全知道了。你原來爲的就是他！這並非是我的一種猜測。

……」

「姊姊！你……」

「不用再辯白了，妹妹！我老實跟你說吧！你們兩人剛才戀戀不捨的樣子，我在門外已經窺聽了許多時候了。秦先生曾經向你再三的要求，求你不要離開上海，求你不要離開他。同時你呢！雖然是這麼的安慰他，不過你的眼淚却撲簌簌的流了下來。我知道你口裏拒絕，心中是痛苦的。在這裏我當然向你表示感激，承蒙你真心地愛護着姊姊。爲了我，而情願犧牲你自己的愛。妹妹！我從來也沒有這樣感動過，今日我才明白，骨肉手足之愛是超過了一切其他的愛……」

文珠滔滔不絕地說完了這幾句話，她握住了愛玉的手兒，眼淚像雨點一般的滾落下來。愛玉因此投入姊姊的懷抱，索性嗚嗚咽咽地哭泣起來了。秦鍾站在旁邊，這就弄得沒有了法兒，抓抓頭皮，眨眨眼睛，搓搓手兒，却深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道：

「大小姐！二小姐！你們不要傷心呀！我……太不祥了，我……覺得我還是離開了這裏，比較安靜。」

「不！秦先生！你不要走，我並沒有討厭你，剛才我跟你吵鬧，原是你開玩笑的，其實，我很願意你跟我妹妹這麼的親熱着。」

文珠聽他又要走了，方才急急的推開妹妹的身子，把他拉住了說。這幾句話聽到秦鍾的耳朵裏，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驚奇，一時望着她粉臉，倒忍不住怔怔地愣住了，但文珠却一手拉了愛玉的手，一手拉了秦鍾的手，要給他們兩人的手，慢慢地連接在一起。可是秦鍾還不知道文珠是真心還是假意？他有些畏縮的樣子。口吃地問道。

「這……這……是什麼意思？」

「我瞧你們剛才拉手的姿勢還不大好看，想請你們再拉給我看看。」

「你是不是預備給我們拍照，留着將來好做證據。」

「瞧你這人又在發傻氣了！秦先生！你不要害怕，我覺得你這人和社會上那般魑魅魍魎相較，那你似乎可愛得多了。剛才妹妹想必已經告訴過了你，我們預備離開上海，遠走高飛了。不過，我這一回飛的情形不同，多少是帶了一點冒險性的，因為有許多魔鬼，他

們也許是不允許我自由自在飛的。不過我總不能束手待斃，我要和他們搏鬥，我還是耍走的。但妹妹和他們無瓜無葛，她爲了我，也冒險一同的飛走，這實在是件犯不着的事。不過她孤零零的一個人留在上海，這當然也不大妥當，所以我帶她一同飛，原是不不得已的辦法。現在你既然跟她互相愛好，這倒使我放下了一樁心事。我預備玉成你們，把妹妹交托給你，你的意思怎麼樣呢？」

文珠在這個時候，方才把真心的話，向他們說了出來。秦鍾和愛玉面面相覷地呆住了，却不知道回答什麼才好？文珠於是繼續的說道：

「我想我這個意思，你們一定是樂而接受的吧！」

「不！姊姊！我不願你這麼的做。……」

「噯！這不是害羞的時候，我以爲這是你終身幸福最緊要的關頭。妹妹！你不用爲了我，而故意這麼的說。你姊姊不是一個自私的人，決不爲了自己，而誤了你一生的幸福。」

「大小姐！我看你也不要走吧！只要你不受這般魔鬼的引誘，我想你在上海也可以追求光明呀！」

秦鍾見愛玉對姊姊這麼戀戀不捨，而文珠又這樣的成全自己，他心裏也感動起來，遂用了誠懇的口吻，低低的挽留。文珠苦笑了一下，說道：

「我在上海是永遠再也找不到光明了。妹妹！你不用豫疑了，你還是和秦先生一塊兒走吧！我……我……也要走了。」

「姊姊！你不要強迫我這麼做，我願意跟你一塊兒走。」

文珠一面說，一面已奔到房裏，提了她自己的一隻皮箱，匆匆的奔出來。但愛玉却拉住了姊姊，也要一同走。秦鐘在旁邊急道：

「大小姐！你預備上那兒去呢？」

「茫茫四海，到處爲家，我本是一個流浪慣的女子，所以我心裏倒一些也不擔憂！」

「大小姐！我知道你所以要走，是爲了避免這般惡徒的糾纏，那麼你何不暫時離開這裏，先到我家裏去住一住，然後你們姊妹兩人再慢慢的商量吧！」

「姊姊！他這個意思倒也是一個辦法。」

愛玉很贊成他的意思，遂向文珠低低的慫恿。不料正在這個當兒，忽然室門一開，顧元洪和張得標鐵青了臉孔走了進來。這倒把文珠等大吃了一驚，但聽顧元洪哈哈的冷笑了一陣。說道：

「我以爲你們是已經走了呢！原來還待在這兒。」

「走？我走到那兒去？」

文珠一面放下皮箱，一面取了烟捲吸着，竭力鎮靜了態度，很自然地回答。張得標也冷笑着說道：

「你手裏還提着箱子哩！這不是預備走的鐵證嗎？顧先生！你說不會的，不會的，你現在相信我的話了嗎？大小姐的肚腸是不容易捉摸的啊！」

「文珠！我說你也太沒有良心了，你自己親口的答應了我，你怎麼又會中途變卦了呢？」



顧元洪聽了得標的話，遂向文珠走近了兩步，氣呼呼的問。文珠斜睨了他一眼，翹住了粉臉。冷笑道：

「這可不是笑話？我答應了你什麼？就是口頭的答應，也算不得一回事呀！奇怪！你有資格來監視我的行動嗎？」

「不錯！你們是什麼狗東西？欺侮一個弱女子！這還成什麼世界？我們走！我們只管走好了！」

秦鍾在旁邊也怒氣沖沖的說，他提了文珠的皮箱，預備拉了愛玉文珠奪門而走的意思。但却被張得標攔住了，怒目切齒的樣子，瞪着秦鍾。狠狠的罵道：

「你這小子是什麼東西？你預備拐騙兩個女孩子嗎？好傢伙！上次沒有把你揍死，你今天敢是活得不耐煩了。」

「他媽的！你敢？……」

「秦先生！你犯不着跟他們吵鬧，我倒要看看他們的顏色來對付我了。」

文珠見秦鍾要衝上去，遂把他拉過一旁，滿面怒容的說。顧元洪覺得和她強硬，也沒有什麼多大的效力。所以他和平了臉色，還是低聲下氣的樣子。說道：

「文珠！我自問良心，待你不薄，你已經答應了我，那你就是我的未婚妻一樣，所以你怎麼又可以偷偷地逃跑呢？」

「笑話？我可沒有資格做你的未婚妻？你有什麼憑據呢？」

「憑據？你瞧瞧那一張報上不登載着？難道這還不夠做憑據嗎？」

「報上無非是捕風捉影，那算不了是什麼憑據。」

「文珠！你這樣三心兩意，這似乎太使我難堪了。我到底那一件事情對你不起？你忽然又要拋棄我了呢？」

顧元洪問到這裏，他伸手抬上去連連抓着頭皮，臉上有哭笑不得的表情。文珠哼了一聲，噴去了一口煙。冷笑道：

「在外表上看來，你一切都對得起我，不但如此而已，簡直是對我好到十二分。但我所說的，是根本問題。你就是在在我身上再花得多點錢財，心思用得再周密一點，也沒有什麼用呀！」

「你所說的是什麼根本問題？我真有些兒不大明白。」

「很簡單，你家裏既然已有了太太，你就不應該再弄第二個女人。」

「這也容易解決，我不是早對你說過，我可以去離婚的，然後再跟你正式結婚。」

「這又有何苦？照你這種狠毒的行爲，就是我跟你結了婚，夫婦之間也根本得不到什麼樂趣。」

「那麼你難道一定要走嗎？」

「走不走和你們毫無關係，反正我總不會來嫁給你。」

文珠鼓着紅紅的粉腮子，說得那麼斬釘斷鐵似的，態度是相當的強硬。顧元洪氣得臉都發青

了，他愕住了一回。方才對張得標說道：

「張老關！你看這件事情怎麼的辦？」

「你的事情歸你，我的事情歸我，咱們頂好分開來談。」

「她既然不肯愛我，我又有什麼法子？你……是她的團主人，你們有合同，你應當和她有交涉的權力。」

顧元洪沒有辦法，只好向得標挑撥是非的說。得標向文珠走近了兩步，還是用了勸解的口吻。說道：

「大小姐！你這個人是很聰明的，但是把利害兩字，怎麼分得這樣不清楚呢？你和我的事情撇開了不說。像顧元洪待你這感情深義厚，你要再向他這樣無禮的行動，我認爲你太不懂人情了。」

「你懂人情？所以你幫了劊子手，預備把一頭可憐的綿羊牽到屠場裏去。哼！老實跟你們說，最好你們給我打一場官司，我靜靜的等候着，別的再沒有什麼話好說了。」

張得標被文珠碰了這一鼻子的灰，一時弄得說不上話來。和顧元洪相互地望了一眼，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不料就在這個當兒，忽然在門外又闖入一個惡狠狠的男子來。他掙得了面目，先哈哈地笑了一陣。大家回頭去望，原來是李英龍。他冷冷的說道：

「好哇！你們都在這裏？」

「你到這裏來又幹什麼？」

「鴻小姐！你不用拿這樣討厭的態度來對付我，我的來意，不過是向你要回那一樣東西。請你還給我，我馬上就走！」

「哦！原來是這一樣東西嗎？」

文珠和他搭白了兩句，她猛可的想起來了。遂回身在皮包內取出那柄手鎗，圓睜了杏眼，把鎗口對準了英龍和顧元洪，一步一步的走了上去。英龍退後幾步，慌張地說道：

「你……這算什麼意思？」

「鴻小姐！我顧元洪和你無怨無仇，你不要跟我太鬧玩笑呀！」

顧元洪唬得更加臉色灰白，連忙躲避開去，捧着腦袋，急急的說。文珠綑住了熱臉，怒目切齒的冷笑了一聲。說道：

「照道理講，你們兩人都不是東西！都是該死的奴才！你們家中既然都有妻子兒女，還要在外面胡調，以愛情爲兒戲，拿我們女人當作玩具。此刻把你們打死，還嫌遲哩！」

「大小姐！你……救救我的狗命吧！我情願不愛你了。」

「好了，好了，鴻小姐！你何必那樣認真的要唬服我呢？你還給我吧！大家就此分手，也落個乾淨。」

顧元洪是急得快要跪下來的樣子，但李英龍却含了笑容，慢慢地接近過去，一把捏住了文珠的手腕，預備奪下她握着的手鎗。文珠不肯讓他奪去，兩人這就互相爭奪。但不知怎麼的一觸動之下，那手鎗忽然走火，只聽砰的一聲，接着文珠淒厲地極叫了一聲啊呀！她放下手鎗，兩手按

了胸部，身子便跌倒地去。愛玉和秦鍾一見，急忙躡身去扶，口叫姊姊，已經是哭出聲音來了。李英龍見闖下了人命案子，一時心慌意亂，預備奪門逃奔，但被張得標早已橫身攔住。顧元洪在地上拾起那柄掉落的手鎗，喝聲你往那兒逃？把手在機鈕上一扳，又是砰的一聲，只見李英龍也倒在血汨汨的地上了。在顧元洪的心中，本來是預備嚇嚇他的意思，可是萬不料真的會把他擊斃在地上。一時不禁跳腳叫道：

「啊呀！這……是怎麼啦？這裏面還有一顆子彈嗎？」

「李英龍也死了嗎？」

文珠被愛玉抱在懷裏，她似乎還有一點知覺，微微地睜開眼睛來，含了一絲苦笑問。愛玉應了一聲是的，她說不出什麼話，眼淚像雨點似的落下來。文珠望了秦鍾一眼，又向愛玉氣喘地說道：

「愛玉！現在……現在……你總可以跟秦先生去了罷！我……我……在這國破家殘的社會上太沒有貢獻，死了，……死了也乾淨。」

「姊姊！姊姊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呀！」

「大小姐！大小姐！」

文珠的眼皮慢慢地合上了，她一縷哀怨的芳魂脫離這萬惡的社會了。愛玉和秦鍾都忍不住哭叫起來。顧元洪和張得標預備悄悄地逃走了事的當兒，忽然見梅真帶了兩名警察匆匆的進來。原來梅真在廚下聽了鎗聲，以為是盜劫，所以偷偷地把警察叫來了。當時警察舉鎗喝問兇手是